

《驯养》作品免责声明

一、作品性质声明

1. 虚构性声明：

- 本作品为**完全虚构的文学作品**，所有人物、事件、机构名称均为虚构创作
- 如有与现实人物、事件、机构的雷同，纯属巧合
- 作品不指向任何具体学校、地区、教育系统或个人

2. 创作目的澄清：

- 本作品旨在探讨权力关系、创伤心理、制度批判等社会议题
- 通过极端情境下的虚构案例，引发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 绝非对任何现实受害者、教育工作者或机构的指控或影射**

二、内容警示

1. 成人内容警示：

- 本作品包含大量**性暴力、心理暴力、身体伤害**的详细描写
- 包含**未成年性行为、性虐待、性剥削**等敏感内容
- 包含**堕胎、自残、自杀意念**等创伤性内容
- 阅读可能引发不适、创伤触发、情绪困扰

2. 阅读建议：

- 不建议18岁以下读者阅读**
- 不建议有性侵、虐待、暴力相关创伤经历的读者阅读
- 如决定阅读，建议确保有心理支持系统，并在感到不适时立即停止
- 阅读过程中如出现强烈情绪反应，请寻求专业心理帮助

三、价值立场声明

1. 对性暴力的立场：

- 作者及作品**绝对谴责一切形式的性暴力、性剥削、性虐待**
- 作品中施害者的言行**不代表作者立场**，仅为人物塑造需要
- 作品中受害者的复杂反应**不为性暴力开脱**，仅为呈现创伤的多样性

2. 对教育系统的立场：

- 作品中腐败的教育系统是**虚构的极端案例**
- 作者尊重并支持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的专业与操守
- 作品中的制度批判**旨在探讨理论可能性，非现实指控**

3. 对法律与伦理的立场：

- 作品中人物的违法行为（窃听、盗窃、教唆等）**为剧情需要**
- 不提倡、不鼓励、不认可任何违法行为**
- 现实中的受害者应通过合法渠道寻求帮助

四、社会责任声明

1. 求助信息提供：

- 如您在现实中遭遇或知晓类似侵害，请立即：
 - 拨打110报警
 - 联系当地妇女儿童保护机构
 - 拨打全国妇联维权热线：12338
 - 寻求专业心理援助（三甲医院心理科、专业心理咨询机构）

2. 资源推荐：

- 书籍推荐：《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黑箱》（伊藤诗织）
- 纪录片推荐：《日本之耻》《狩猎场》

3. 教育意义强调：

- 本作品**不能替代**正规的性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 建议读者结合正规教育资料理解相关议题
- 讨论作品时请保持理性、尊重、建设性态度

五、版权与使用声明

1. 版权归属：

- 本作品版权归作者及发布平台所有
- 未经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复制、转载、改编、商业化使用

2. 合理使用范围：

- 允许在教育、学术、公益讨论中**有限度引用**
- 引用时需注明出处及本免责声明
- 禁止断章取义、曲解原意、恶意传播

3. 衍生创作：

- 禁止基于本作品创作**色情、暴力、仇恨**等不良衍生内容
- 公益类、教育类衍生创作需事先获得许可

六、读者责任声明

1. 自主选择责任：

- 您选择阅读本作品，即表示您已了解并接受其内容可能带来的影响
- 您需为自身的阅读选择及后续反应承担责任

2. 理性讨论责任：

- 讨论作品时，请基于文本事实，避免人身攻击、恶意揣测
- 请区分**虚构作品的探讨**与**现实问题的讨论**
- 请尊重不同读者的感受与观点

3. 传播责任：

- 如分享本作品，请**同时分享本免责声明**
- 请勿向不适合的受众推荐本作品
- 请勿在无预警的情况下让他人接触本作品

七、作者意图声明

1. 创作初衷：

- 探索创伤叙事的可能性
- 呈现系统性暴力的复杂面貌
- 引发对权力、伦理、正义的深度思考
- 绝非为猎奇、煽情、商业化目的**

2. 期望影响：

- 增进对性暴力受害者处境的理解
- 促进对教育、司法等制度的建设性反思
- 推动社会对创伤心理的关注与支持
- 绝不希望造成对任何群体的污名化或伤害**

3. 责任边界：

- 作者对作品的**艺术完整性**负责
- 作者对引发的**理性讨论**持开放态度
- 作者**不承担**读者个体化解读产生的误解或误用责任

八、最终确认

在阅读本作品前，请您确认：

我已年满18岁

我无相关创伤经历，或虽有经历但已获得专业支持并确认可以阅读

我了解本作品包含极端敏感内容，可能引发强烈情绪反应

我承诺如感到不适将立即停止阅读并寻求帮助

我理解这是虚构作品，不将其等同于现实

我同意基于本免责声明的所有条款

如您无法确认以上全部，请立即关闭本页面。

紧急联系方式

如阅读过程中或阅读后出现严重心理困扰：

-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010-82951332
- 全国心理援助热线**：400-161-9995
- 简单心理（专业心理咨询平台）**：预约专业咨询师
- 当地三甲医院心理科或精神科**

生命至上，求助是勇敢的表现。

最后更新：2025年12月

生效范围：适用于《驯养》全文及所有相关讨论

阅读即表示您已理解并同意以上所有条款。

愿我们都能在文学中寻找理解，在现实中创造更好世界。

第一章：初堕

第一节：破碎的起点

琳琳从小就活在裂缝里。

父母离婚那年她六岁，记忆里最后完整的一顿饭是：

妈摔烂的碗，碎片溅到她脚背上划了道口子，血混着白菜汤流了一地。

妈跟着开货车的男人跑了，连件换洗衣服都没给她留。

爸从此变成酒瓶子：

- 那种两块钱一大瓶的劣质白酒，他一天能喝完三瓶
- 喝醉了就打人——有时候打空气，有时候打墙
- 有两次真打在琳琳身上

九岁那年冬天，爸被人发现死在两条街外的巷子里，脑袋开了瓢，血和脑浆冻成了冰碴子。

警察说是抢劫。琳琳知道不是——

爸喝醉了跟人炫耀，说自己女儿长大肯定是个美人胚子，能卖个好价钱。这话传出去了，传到不该听的人耳朵里。

爷爷奶奶来接她的时候，老太太抓着她的手哭。爷爷蹲在门口抽了一下午旱烟，最后说：

「养着吧，还能扔了咋的？」

于是她就这么被养着。两个老人七十多了，管不动，也懒得细管：

- 饭做熟了放在桌上
- 衣服洗干净了晾在院里
- 钱——没钱，低保金每个月八百，买完米面油就剩不下几个子儿

琳琳学会了偷：

学校小卖部的零食，同学文具盒里的零钱，巷口水果摊上蔫了的苹果。被抓住了就挨打，抓住了就认错，放开了继续偷。

初二那年，她第一次来了月经：

裤裆里黏糊糊一片，她蹲在公共厕所里用手抠，抠得满手是血。回家也不敢说，用卫生纸垫着，一天换七八次。

没人教她怎么当女孩，怎么当人。

第二节：那个深夜

初三上学期的某个周三，凌晨一点十四分。

琳琳缩在被窝里，手机屏幕的蓝光照着她半张脸。数学卷子摊在旁边，上面全是红叉。她盯着最后一道大题看了二十分钟，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烦躁地划开手机：

- 浏览器历史记录一片空白——她每次都删得干干净净
- 手指在搜索栏悬停了几秒
- 最后还是敲下那串背熟的网址

弹窗跳出来的时候，她心跳快了一拍：

关掉，又弹一个。再关，再弹。第三次时她没关，看着那个穿着黑丝的女人在屏幕里扭腰，镜头慢慢往下移，移到两腿之间——

琳琳呼吸停了。

她见过自己的下面：

- 在厕所隔间里偷偷看过，一瓣瓣粉色的肉，中间有条缝，摸起来软软的
- 但屏幕里这个不一样，这个被掰开了，被手指捅进去了，被一根粗大的东西撑满了

她夹紧双腿。

手机掉在枕头上，屏幕还亮着：

女人的呻吟从廉价的手机扬声器里漏出来，闷闷的，黏黏的。琳琳的手不受控制地往校服裤子里伸。

手指摸到内裤边缘，湿了一小块。她犹豫了三秒，还是把内裤往下扯了点，食指试探着按上那个从没仔细碰过的地方。

烫的。

比身上任何地方都烫：

- 她轻轻一按，一股奇怪的酥麻感从小腹深处窜上来
- 琳琳咬着嘴唇，学着屏幕里的动作，食指在那条缝上来回滑动
- 越滑越湿

她抠开那条缝，指尖探进一个从没进过的地方：

紧，湿，滑腻腻的。往里探了半截手指，碰到一圈褶皱的肉环。她轻轻按了按——

「呃……」

闷哼从喉咙里挤出来：

- 一股淫水突然涌出来，湿透了她的手指
- 湿透了内裤，在床单上洇出硬币大小的深色痕迹

手机里的女人叫得越来越浪：

琳琳的手指开始加快速度，在那圈肉上抠弄，在里面打转。床板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她整个身体绷紧了，脚趾头蜷起来。

快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轰然炸开。

她张着嘴，却叫不出声：

- 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下面那波痉挛般的快感一波接一波
- 手指抽出来的时候，带着拉丝的透明液体

屏幕暗了，视频播完了。

琳琳瘫在床上喘气，手指还在抖。过了足足五分钟，她才慢慢爬起来：

用卫生纸擦干净手和下面，把湿透的内裤塞到床垫底下。

窗外天还没亮。

她盯着天花板，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身体里有这么一个地方，碰一碰就能让人爽到忘掉所有烦心事。

第三节：玩具与妄念

三天后的傍晚，快递员把一个巴掌大的纸盒子扔在门卫室：

琳琳去拿的时候手心全是汗——她偷了爷爷五十块钱买的这东西。

躲在教学楼后的废弃厕所里拆包装：

- 手指抖得厉害，撕了半天才撕开
- 里面是个粉色的小东西，椭圆形，比鹌鹑蛋大不了多少，连着一根细细的线

说明书上印着日文，她看不懂。但有个按钮，她按了一下。

「嗡——」

那小东西在手里震动起来，震感不强，麻酥酥的：

琳琳犹豫了几秒，把校服裤子往下拉了拉，内裤扯到一边，然后咬着牙把那东西贴上去。

「嗯啊……」

她赶紧捂住嘴：

震动直接传到最敏感的那颗小豆豆上，比手指强烈十倍。腿软得站不住，只能扶着满是污渍的墙壁，慢慢往下滑，最后蹲在地上。

震动模式有三档。她调到最强。

「啊……操……」

整个人被震得直抖：

那东西像个活物，在她下面突突地跳。淫水不受控制地往外流，顺着大腿根往下淌，滴在厕所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

她跪下去了：

- 膝盖磕在地面上也不觉得疼，所有感官都集中在双腿之间
- 那震感钻进肉里，钻进子宫，钻进脑子里
- 她开始前后蹭，让那颗跳蛋更用力地摩擦那颗充血的小豆豆

「不行了……要……要去了……」

腰猛地弓起来：

这比上次手指弄要猛得多，快感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她张着嘴像离水的鱼，却发不出声音。淫水喷出来，噗嗤一声，在腿间积了一小摊。

跳蛋还在震。她瘫在地上喘气，过了好一会儿才伸手把它关掉。

小穴一抽一抽地收缩，里面空荡荡的。

从此数学课成了折磨。

不是题目难——是讲台上那个人。新来的数学老师，姓陈，大学刚毕业，戴一副细边眼镜。板书写得干净利落，手指掐着粉笔时，指关节微微发白。

琳琳开始盯着他的手发呆。

想象那手指不是捏粉笔：

- 而是捏着她下面那颗被跳蛋震得发红发肿的小豆豆
- 想象那修长的手指探进她湿透的小穴
- 在里面抠弄，打转，按在子宫口那块最敏感的软肉上

越想下面越湿。

她开始并紧双腿，在硬邦邦的木椅子上轻轻磨：

- 校服裤磨擦着湿润的阴唇，带来一阵阵细微的快感
- 有时候磨得狠了，能直接磨到高潮
- 整个人绷紧了在座位上颤抖，指甲掐进掌心才没叫出来

陈老师偶尔会看她一眼：

「琳琳，不舒服吗？」

她摇摇头，脸埋进课本里。课本页被她的呼吸打湿了一小块。

第四节：第一次试探

迟到是蓄谋了一周的。

琳琳观察过：

- 初三数学课在周二和周五的第三节
- 周二陈老师通常心情不错，周五他急着放学
- 周二更好

她提前一天晚上把闹钟往后调了半小时：

早上果然睡过头，爷爷在门外敲了两遍门，她才爬起来。慢慢刷牙，慢慢洗脸，慢慢穿衣服。

校服裙是上学期发的，她偷偷改短了五厘米：

- 底下什么都没穿——内裤也没穿
- 对着厕所那面裂了缝的镜子照了照，能看到大腿根若隐若现的阴影

走到学校门口时，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刚响：

她故意在操场边磨蹭了十分钟，等第三节课的上课铃打了，才往教学楼走。

脚步放得很慢：

- 走廊空荡荡的，每个教室都关着门
- 走到初三（二）班后门时，能听见陈老师讲课的声音，温和，清晰，带着点刚毕业的人特有的青涩感

她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

陈老师的声音停住，脚步声靠近，门开了。

「报告。」琳琳说，声音故意放得很软。

陈老师推了推眼镜看她：「琳琳？」

「睡过头了……」她低着头，手拽着裙摆。

风就在这时吹过来——

走廊尽头窗户没关，一阵穿堂风呼地灌进来。琳琳的裙摆被整个吹起，翻飞着贴在大腿上。

她没按：

就那么站着，任由裙摆飞起来。两条白生生的腿彻底暴露，再往上——那片光溜溜的阴户也暴露在空气里。阴唇微微分开，中间那条缝湿漉漉的，因为突然的凉意而轻轻收缩了一下。

时间很短，就两三秒。但足够了。

琳琳看见陈老师的视线往下一扫：

- 然后猛地挪开
- 她看见他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扶眼镜的手顿了顿
- 虽然马上就恢复了常态，但耳朵尖红透了

「进、进来吧。」陈老师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个度，「下次注意。」

琳琳走进教室，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坐到自己的位置：

她能感觉到陈老师的目光在她背上停留了几秒，然后才继续讲课。

坐下后她并拢腿，裙子盖下来：

布料摩擦着湿润的阴唇，带来一阵细密的快感。

那节课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脑子里反复回放刚才那一幕：

风，扬起的裙摆，陈老师发红的耳朵，他滚动喉结时颈部绷紧的线条。还有裤裆那里——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她好像看见他裆部顶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

下课铃响了。

陈老师收拾教案的时候又看了她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有责备，有慌乱，还有些她看不懂的东西——像被勾起的火苗，想压又压不住。

琳琳趴在桌上，脸埋在臂弯里。

腿心又湿了一大片。

她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第五节：办公室的陷阱

接下来的三天，琳琳每天穿那条改短的校服裙，底下永远真空。

她发现陈老师开始避免看她。上课时视线总停留在黑板或者前排学生身上，点名回答问题也跳过她。但偶尔，当她故意把腿分开一点，或者弯腰捡东西时——她能感觉到那道目光烫在皮肤上，虽然只有一瞬。

周五早上，她把三道数学大题全空着。字迹故意写得潦草，像赶时间瞎编的。交作业的时候她最后一个走过去，把本子放在讲台最上面。

陈老师翻到她的作业时，眉头皱起来了。

「琳琳，」他叫住她，「下课来办公室。」

心跳瞬间加速，但脸上装出惶恐：「老师我错了，我昨晚……」

「下课来。」他重复一遍，声音没什么情绪。

下午最后一节课的办公室空荡荡的。阳光斜射进来，灰尘在光柱里打转。琳琳站在门口，手在门框上抠了抠，才走进去。

陈老师坐在靠窗的位置。听见脚步声，他抬头看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琳琳慢慢坐下。椅子是铁的，夏天穿着短裙坐上去，冰凉的触感让她哆嗦了一下。她故意坐得很浅，裙子本来就短，这一坐，大腿几乎全露在外面。

「作业怎么回事？」陈老师翻开她的本子，「三道大题一字不写，前面小题也是乱做。」

「我……我不会。」琳琳低着头，声音很小。

「不会可以问。」他声音依然平静，「但你明显态度有问题。琳琳，你基础不差，初三了，该收收心——」

话说到一半顿住了。

琳琳翘起了二郎腿。

动作慢得像电影的慢镜头。左腿慢慢抬起来，架在右腿上。裙子布料本来就薄，这么一抬，直接滑到大腿根。她今天特意把下面刮干净了，两瓣嫩肉毫无遮掩地敞着，中间那道缝已经泛着湿亮的光。

办公室里死寂。

蝉鸣从窗外涌进来，一阵高过一阵。光柱里的灰尘转得更快了。

陈老师僵在椅子上。琳琳看见他眼镜片后的眼睛死死盯着她腿间——盯着那片从没被人看过的私处。他的呼吸变得粗重，喉结一下下滚动。

「老师，」她声音软得能滴出水，「你在看哪里呀？」

陈老师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移开视线。但他裤裆那儿已经鼓起一个明显的弧度，校服裤的布料绷得紧紧的，顶端甚至渗出一点深色的湿痕。

「把腿放下来！」他声音陡然拔高，但尾音发颤。

琳琳没动，反而把腿分得更开了点。那条缝里溢出的淫水拉成一根细丝，晃晃悠悠垂下来，滴在椅子边的地上。

啪嗒。

很轻的一声，但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清晰得像炸雷。

陈老师的眼睛又挪回来了。这次他控制不住了，琳琳看见他目光粘在她两腿之间，粘在那道湿漉漉的缝，粘在一颤一颤的阴唇上。

「老师那里……」她舔了舔嘴唇，「好鼓呢。」

一阵强风就在这时灌进来。

办公室窗户没关死，风猛地推开窗扇，带着夏天傍晚的热浪呼啸而入。琳琳的裙摆被整个掀起，哗啦一声翻到腰间。

什么都遮不住了。

白花花的腰肢，平坦的小腹，还有下面那片完全暴露的阴户。阴唇因为凉风刺激而微微充血，更红了，中间那颗小豆豆硬邦邦地挺立着，淫水正从小穴口一股股往外渗。

陈老师猛地站起来。

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滋啦声。他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眼镜片后的眼睛里有血丝在爬。那根东西在裤裆里硬得发痛，顶端渗出的液体已经润湿了一小块布料。

琳琳还是没动，就这么敞着腿坐着。手甚至扶在膝盖上，像在欣赏自己的展览。

「看见了吗？」她歪着头笑，「我这个小逼……是不是很骚？」

「琳琳！」陈老师的声音彻底变了调，嘶哑得像破风箱，「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知道啊。」她笑容加深，「我在勾引老师呢。」

她顿了顿，手指慢慢滑到大腿内侧，往上摸，一直摸到湿透的阴唇边缘。指尖在那里轻轻打转，撬开两瓣嫩肉，露出里面粉红的肉壁。

「老师……」她用最甜腻的声音说，「你看……都湿成这样了……」

陈老师的拳头握紧了，骨节泛白。他往前跨了一步，又停住，像在挣扎。

琳琳加了最后一把火。

她伸出两根手指，当着他的面，慢慢插进自己湿漉漉的小穴里。插到指根，在里面搅了搅，抽出来时带着黏稠的拉丝。

「想不想……」她喘息着，眼神迷离，「要这个？」

那个「要」字像最后一根稻草。

陈老师猛地上前，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扯开，力道大得像是要捏碎骨头。琳琳被他从椅子上拽起来，整个人被狠狠按在办公桌上。作业本、教案、笔筒哗啦散落一地。

「反了你了！」他咆哮，唾沫星子溅在她脸上。

另一只手粗暴地掀开她裙子——这次是彻底掀到腰上，整片屁股暴露在空气里。那道缝湿得发亮，淫水正沿着臀缝往下流。

琳琳脸贴在冰凉的桌面上，却笑了：「当老师的……真要禽学生啊？」

喘息在耳边响起，滚烫，急促。她能感觉到陈老师整个人在发抖——不是害怕，是兴奋到失控的那种抖。

皮带扣被扯开的金属声。

裤链被拉到底的刺啦声。

然后那根东西抵了上来。

琳琳扭头，看见陈老师从敞开的裤裆里掏出那根鸡巴——比她想象中还大，粗得像她手腕，青筋盘绕，龟头紫红发亮，前端裂口正渗出透明的前液。

「看什么?！」陈老师一巴掌扇在她屁股上。

啪!

清脆的响声。疼，辣辣的，但紧跟着就是一股热流从子宫里涌出来。琳琳从来不知道，挨打能让她的的小穴湿成这样。

两根手指粗暴地捅进来，在她里面胡乱搅动。

「操……这么湿……」陈老师的声音已经不像老师了，像个发情的野兽，「天天……天天用什么东西弄过? 嗯?！」

「跳……跳蛋……」琳琳喘息着。

「骚货！」他抽出手指，换龟头顶上去。

粗大的蘑菇头蹭过湿透的阴唇，顶在穴口。琳琳整个人绷紧了——第一次，除了跳蛋和手指，第一次有这么大的东西要进来。

下一秒，他猛地一挺腰。

滋——

龟头撕裂那层薄膜，长驱直入，直接撞到最深处的软肉。

「啊——!!!」

琳琳尖叫出来。疼，撕裂的疼，但只持续了一瞬就被汹涌的快感淹没。里面早就湿透了，早就被跳蛋和手指玩熟了，鸡巴捅进来时，每一寸肉壁都贪婪地缠上去。

陈老师掐着她的腰，开始疯狂抽插。

「操……操死你……」他每撞一下都要咒骂，「学生……小骚逼……这么会吸……」

琳琳被顶得一下下撞在桌沿，手腕想撑住却用不上力。小穴里那根粗大的东西每一进一出都带起水声，噗嗤噗嗤的，混着她的淫液和他的前液。

「老师……好大……啊……顶到底了……」

「喜不喜欢?！」陈老师又一巴掌扇在她发红的屁股上，「说! 喜不喜欢被老师操?！」

「喜欢……啊啊……喜欢……」

啪啪的撞击声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回荡。桌子被撞得一下下往后挪，摩擦地板发出惨叫般的吱呀声。

琳琳要疯了。那根鸡巴像要捅穿她，每次都直直撞在子宫口那块最敏感的软肉上。快感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她开始失控地叫——

「不行了……老师……要……要去了……」

腰猛地弓起来。小穴剧烈痉挛，一股股淫水喷射而出，打在陈老师的小腹和裤子上。她像条离水的鱼一样抽搐，眼前发白，脑子一片空白。

陈老师还在猛干。又几十下冲刺，最后深深抵在她最深处，龟头死死抵住子宫口。琳琳感觉到那根鸡巴在跳动，一股股滚烫的精液喷射进来，烫得她又是一阵颤抖。

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人粗重的喘息。

过了很久，陈老师才慢慢抽出来。混合着精液和淫水的液体从琳琳被操得合不拢的小穴口流出来，拉出一道长长的银丝，滴在地上积成一滩。

他松开掐着她腰的手。

琳琳瘫在桌上，浑身软得像滩烂泥。两腿还在抖，小穴一抽一抽地收缩，里面全是他的精液，正顺着大腿根往下淌。

陈老师提起裤子，系上皮带。做完这一切，他才伸手把她扶起来——动作居然有点温柔。

裙子放下来了，但裆部湿了一大片，贴在大腿上。

他捏住她的下巴，强迫她抬头。四目相对，琳琳看见他眼里的欲望还没褪尽，但多了些别的东西——某种掌控感，某种发现秘密的兴奋，还有一丝……愧疚？

「疼吗？」他问，拇指擦过她嘴角流出的唾液。

琳丽莎舔了舔嘴唇：「爽。」

陈老师的眼神暗了暗。他松开她，弯腰捡起散落的作业本，放回桌上。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纸巾，抽出几张递给她。

「擦干净。」

琳丽莎接过，但没动，就这么看着他。

陈老师背对着她站了几秒，才转过来。他脸上又恢复了那种老师的表情，但声音很低：

「今晚，」他说，「八点以后。去你家。」

琳莉莉腿软得差点跪下去。

但她笑了，舔着嘴唇露出白牙：「好啊……老师。」

放学铃在远处响起。

琳琳走出办公室时腿还是软的。走廊里已经有学生涌出来，吵吵闹闹的。她扶着墙慢慢走，每走一步，小穴里的精液就往外渗一点，把内裤和裙子又浸湿一层。

走到楼梯口时，她回头看了一眼。

办公室门关着，窗帘也拉上了。但刚才那一个多小时里——桌子撞击地板的声音，她的浪叫，他的喘息，淫水溅在地上的啪嗒声——都还烙在她耳朵里。

琳琳扶着栏杆往下走，

裤裆又湿透了。

第六节：放学后的腿软

下课铃响过十分钟，教学楼已经空了。

琳琳扶着楼梯栏杆慢慢往下走。每下一级台阶，两腿之间就有温热的液体往外渗——陈老师的精液混着她的淫水，把内裤浸得湿透，又透过校服裙在裆部洩出一片深色痕迹。

走到一楼时，她腿软得扶住墙。小穴还在微微抽搐，里面被操得太狠，肉壁又肿又麻。刚才被他按在桌上猛干时还没觉得，现在每走一步，那处被撕裂的疼就钻心地泛上来。

她蹲在墙根缓了一会儿。

裤裆湿漉漉的，风吹过来凉飕飕的。琳琳伸手摸了一把，手指碰到湿透的布料，又探进内裤边缘——里面一片黏腻，精液正顺着大腿根往下流。

得回家洗洗。

但脑子里全是刚才的画面：他掐着她腰的手，他顶进她最深处的粗大鸡巴，他射精时那根东西在她里面跳动的触感。想着想着，下面又湿了。

琳琳扶着墙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往校门走。

门卫老头在打盹，没看她。出了校门拐进小巷，她才敢把手伸进裙子里，隔着内裤按了按那个又肿又疼的小穴。指尖一碰，又是一股热流涌出来。

"操……"她低骂一声，加快了脚步。

家是那种老式筒子楼，三楼最靠里的单间。爷爷奶奶这个点应该去公园听戏了，家里没人。

琳琳掏出钥匙开门，手抖得对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推门进去，屋里一股霉味混着老人身上的药味。她反手锁门，踢掉鞋子，直接走进厨房旁边的厕所。

厕所窄得转不开身。她拧开水龙头，凉水冲下来，激得她一哆嗦。也顾不上脱衣服，直接把裙子撩到腰上，褪下湿透的内裤。

内裤裆部糊着一片白浊，混着点点血丝。那是第一次的血。

琳琳盯着看了几秒，才把它扔进洗手池。然后分开腿，就着水龙头冲洗下面。手指扒开两瓣红肿的阴唇，凉水冲进小穴里，带出更多白浊的精液。

冲了足足五分钟，流出来的水才变清。

关掉水龙头，她靠着墙喘气。镜子里的人脸红得像发烧，头发湿了几缕贴在额头上，裙子还撩在腰上，下面那片被操得红肿的阴户湿漉漉地滴着水。

琳琳伸手摸了摸。

小穴口还微微张着，阴唇肿得比平时厚了一圈。指尖轻轻一按，里面又酸又麻，还带着被撑满的余韵。

她忽然想起陈老师最后说的话。

——今晚，八点以后。去你家。

心跳猛地加速。

七点半，琳琳洗了澡换了衣服。还是那条短裙，但底下穿了条干净内裤——虽然知道穿了也会被脱掉。

她坐在床边等，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床单。外面天一点点黑下来，筒子楼里各家开始做晚饭，油烟味从门缝钻进来。

七点五十，楼道里响起脚步声。

很轻，但一步一步很稳。停在门口。

敲门声响起，三下，不紧不慢。

琳琳深吸一口气，过去开门。

陈老师站在门外。他没穿白天的衬衫西裤，换了件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手里拎着个黑色塑料袋。看见她时，眼神暗了暗。

"老师……"琳琳侧身让他进来。

陈老师走进来，环视了一圈这个不到十五平的单间。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再无其他。他视线最后落回琳琳身上。

"他们呢？"他问。

"爷爷奶奶去公园听戏了，十点才回来。"

陈老师点点头，把塑料袋放在桌上。里面窸窸窣窣响，不知道装了什么。

屋里没开大灯，只有床头一盏小台灯。昏黄的光线下，两人一站一坐，谁都没说话。

最后还是陈老师先动。他走到琳琳面前，伸手捏住她的下巴抬起脸："还疼吗？"

琳琳摇头："不疼了。"

"撒谎。"他拇指按在她嘴唇上，"下午你叫得那么惨。"

"那是爽的。"

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忽然笑了——不是平时那种温和的笑，是一种带着侵略性的，猎人看猎物的笑。

"把裙子脱了。"他说。

琳琳手抖了一下，但还是照做。拉链在侧面，她慢慢拉下来，裙子滑到脚边。上身是件宽松的T恤，下面只剩那条白色内裤。

陈老师目光落在她腿上。下午在办公室扇的那巴掌留下的红印还没完全消，在她白皙的皮肤上格外显眼。

"转过去。"他说。

琳琳转身，背对着他。T恤下摆刚好盖住屁股，但两条腿完全露在外面。

陈老师的手从后面伸过来，撩起T恤下摆。内裤被慢慢褪下，卡在大腿中部。然后他按着她肩膀，让她弯下腰，手撑在床沿上。

这个姿势，屁股完全翘起来，小穴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后面。

"下午没看清楚。"陈老师的声音在身后响起，"现在好好看看。"

琳琳感觉到他的手指探过来，拨开两瓣阴唇。先是食指，慢慢插进那个还微微张开的小穴里。

"唔……"她咬住嘴唇。

手指在里面搅动，抠挖，把下午射进去的精液又带出来一些。湿漉漉的水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这么松。"陈老师声音有点哑，"被操过一次就松成这样？"

"是老师的……太大了……"琳琳喘息着。

第二根手指加进来。两根手指在她里面扩张，抠弄，寻找那块最敏感的软肉。找到时，琳琳浑身一颤。

"是这里？"陈老师故意按着那块肉打转。

"啊……是……就是那里……"

"下午操到这儿了吗？"

"操……操到了……"

"爽吗？"

"爽……啊啊……"

手指抽出来，带出一股淫水。然后换成龟头顶上去。

这次没有下午那么粗暴。陈老师扶着鸡巴，慢慢往里送。龟头撑开穴口，一寸寸往里进。琳琳能清楚感觉到那根粗大的东西重新填满她，顶开每一寸肉壁，最后抵到最深处。

"全进去了。"陈老师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学生的小逼……吞老师的鸡巴……吞得真深。"

他开始动。

很慢，每一次抽插都又深又重。龟头退出时带出粉红的嫩肉，插入时又全部吞没。水声噗嗤噗嗤的，混着琳琳压抑的呻吟。

"叫出来。"陈老师命令，"没人听得见。"

"啊……老师……好深……"

"谁的鸡巴？"

"老师的……啊啊……"

"谁在操你？"

"老师……老师在操我……"

陈老师加快了速度。每一下都撞在子宫口上，撞得琳琳整个人往前倾。床板开始吱呀作响，和下午办公室的桌子一样。

琳琳要疯了。下午刚被开苞的小穴敏感得要命，每一次抽插都带来灭顶的快感。她开始失控地叫，眼泪都出来了。

"不行了……又要去了……"

"不准去。"陈老师掐住她的腰，动作更猛，"我让你去你才能去。"

"可是……忍不住……"

"忍不住也得忍。"他俯身在她耳边，声音低沉，"不然明天数学课，你就站着听。"

这个威胁让她浑身一颤。但小穴却因此收缩得更紧，淫水喷涌而出。

陈老师闷哼一声，显然也爽到了。但他真的停下来，鸡巴深深插在里面不动："我让你去了吗？"

琳琳摇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没有……"

"那这是什么？"他手指摸到她阴蒂，那里已经硬得像颗小石子。

"我……我控制不住……"

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忽然抽出来。鸡巴脱离小穴时发出破的一声。

"跪下去。"他说。

琳琳腿软得站不住，直接跪在地上。抬头时，看见陈老师那根还沾着她淫液的鸡巴正对着她的脸。

"舔干净。"他命令。

琳琳犹豫了一秒，还是张开嘴含住龟头。腥膻的味道在口腔里弥漫开，她学着看过的视频里的样子，用舌头舔舐马眼，舔舐冠状沟。

陈老师按住她的后脑，开始往她嘴里顶。

"深喉。"他说，"全部吞进去。"

龟头抵进喉咙深处，琳琳一阵干呕，眼泪又出来了。但陈老师没停，按着她的头一下下往自己胯下撞。鸡巴在她嘴里进出，沾满她的唾液。

"骚货。"他喘息着，"嘴也这么会吸。"

操了十几下嘴，他又抽出来。琳琳嘴角流着唾液，眼睛红红的。

"转过去。"陈老师把她拉起来，转了个身按在桌上，"趴好。"

琳琳上半身趴在桌面，屁股高高翘起。这个姿势小穴张得更开，刚才被操出的淫水正往下滴。

陈老师从后面重新插进来。

这次是真的发狠了。每一下都又重又深，撞得桌子哐哐作响。琳琳被顶得整个人在桌面上滑动，手想抓住什么却什么都抓不住。

"啊.....太深了.....老师.....太深了....."

"深才好。"陈老师的声音已经哑得不成样子，"操进你子宫里.....让你怀上....."

这句话像电流一样窜遍琳琳全身。小穴猛地收缩，高潮毫无预兆地来了。她尖叫着，淫水喷涌而出，顺着大腿往下流。

陈老师又猛干了十几下，最后狠狠抵进最深处。滚烫的精液一股股射进来，灌满她刚刚高潮过的小穴。

两人都瘫了。

陈老师趴在她背上喘气，鸡巴还插在里面，一跳一跳地往外吐精。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抽出来。

精液混着淫水从琳琳被操得合不拢的小穴口涌出来，拉成一道白浊的丝线，滴在地上积了一小滩。

陈老师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琳琳浑身软得没骨头，任由他摆布。

他从桌上拿过那个黑色塑料袋，从里面拿出一盒药。

"避孕药。"他说，又拿出一管药膏，"涂下面的，消肿。"

琳琳看着他。

陈老师拧开药膏，手指挖了一大块，轻轻涂在她红肿的小穴上。药膏凉丝丝的，缓解了火辣辣的疼。

涂完药，他给她穿上内裤，盖上薄被。

"睡吧。"他说，自己开始穿衣服。

"老师....."琳琳拉住他衣角。

陈老师回头看她。

"明天....."她声音很小，"明天还来吗？"

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很久，最后俯身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

"来。"他说，"天天来。"

门轻轻关上。

琳琳躺在黑暗里，手摸到下面涂了药膏的小穴。那里又肿又疼，但心里却涨满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

她翻了个身，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上有陈老师留下的味道。

她用力吸了一口。

裤裆又湿了。

第二章：驯养

第七节：晨课

清晨六点半，琳琳在闹钟响前就醒了。

不是自然醒，是下面疼醒的：

小穴里那种被撑裂后肿胀的钝痛一阵阵泛上来，她掀开被子查看——两瓣阴唇肿得发亮，穴口边缘有轻微的撕裂伤，周围皮肤泛着一圈不正常的红。

她摸索着下床，动作很慢：

- 每走一步都会扯到那处伤口
- 爷爷奶奶已经起床了，厨房传来稀粥煮沸的咕嘟声
- 她避开他们视线钻进厕所，反锁上门

褪下内裤时，黏腻的触感让她皱眉：

裆部糊着一层半干的白浊——昨晚陈老师射进去的精液混着她自己的淫水，经过一夜凝结成块，把内裤和腿根的皮肤黏在一起。

琳琳撕开那层粘黏，痛得吸了口气。她打开水龙头：

- 凉水冲到红肿的阴户上时，整个人都抖了一下
- 冲洗的过程中，手指不可避免地碰到敏感处
- 尽管伤口还在疼，可当指尖滑过阴蒂时，那熟悉的酥麻感还是窜了上来
- 她咬着嘴唇，快速冲干净，不敢多碰

涂药膏时她对着镜子仔细看：

那处被撕裂的伤口在左侧阴唇内侧，大约半厘米长，边缘微微外翻。陈老师给的药膏是白色的，涂上去凉丝丝的，暂时缓解了火辣辣的疼。

换好校服走出厕所，奶奶正把咸菜碟子端上桌：

“脸色这么白，”老太太瞥她一眼，“病了？”

“没睡好。”琳琳低头盛粥。

粥很烫，她小口小口地喝：

- 每咽下一口，下面就会传来一阵细微的刺痛
- 好像连吞咽动作都会牵扯到那处伤口
- 她想起昨晚陈老师把鸡巴插进她喉咙的场景，勺子差点掉进碗里

第一节就是数学课。

陈老师走进教室时，琳琳正盯着窗外发呆：

- 听见脚步声她才转回头
- **视线恰好撞上他看过来的目光**

他今天穿了件深蓝色衬衫：

没打领带，最上面两颗扣子解开着，露出一小截锁骨。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镜片后的眼睛扫过全班，*在她脸上停留的时间没有比其他人多一秒。*

“把练习册翻到第38页。”他声音温和，*和昨晚那个按着她后脑往胯下顶的人判若两人。*

琳琳低头翻书，手指有点抖。书页翻动的声音里，她听见他走近的脚步声：

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一步一步，最后停在她课桌旁。

“第3题，”陈老师的手伸过来，*食指在她练习册上轻轻一点，“这个辅助线应该这么添。”*

他俯身时，她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皂角香：

- 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药味——*是她下面涂的那种药膏的味道*
- 这个认知让她腿心一热，尽管伤口还在疼

陈老师讲完题直起身：

- **手指似是无意地擦过她肩膀**
- 只是极轻的触碰，隔着校服布料几乎感觉不到
- 但琳琳整个人都绷紧了

他走向讲台，继续讲课。琳琳盯着黑板，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她满脑子都是昨晚的画面：

- **他压在她身上的重量**
- **他插进她最深处时粗重的喘息**
- **他射精前贴在她耳边说的那句“操进你子宫里”**

腿心越来越湿：

- 伤口被淫水浸到，传来一阵刺痛
- 她并紧双腿，在椅子上轻轻蹭了蹭，想缓解那股难耐的痒意
- *却让伤口摩擦到内裤布料，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

讲台上，陈老师正在板书：

他写字时肩胛骨在衬衫下微微起伏，挽起的袖子露出线条流畅的小臂。琳琳盯着他握粉笔的手指——*就是这双手昨晚掐着她的腰，把她按在桌上操。*

下课铃响时，陈老师合上教案：

“琳琳，来办公室一趟。”

几个同学投来同情的目光。琳琳低着头站起来，跟着他走出教室。

走廊里空荡荡的，其他班还在上课。陈老师走在前面，她跟在后面半步，视线落在他被西裤包裹的臀部

昨晚就是这里在她腿间一下下撞击，把她顶得整个人在桌面上滑动。

办公室门关上，落锁的声音很轻。

窗帘拉着，屋里光线昏暗。陈老师把教案扔在桌上，**转身时已经把她拉进怀里**。动作快得她来不及反应，嘴唇就被堵住了。

这个吻比昨晚更粗暴。**他咬她的下唇，舌头撬开牙齿长驱直入，在她口腔里扫荡**。琳琳被他抵在门板上，后脑勺撞出闷响。

“疼……”她含糊地说。

陈老师松开她，拇指擦过她红肿的嘴唇，力道很重：“下面呢？”

“也疼。”

他盯着她看了几秒，忽然笑了——*不是平时那种温和的笑，是带着点讥诮的，猎人看掉进陷阱的猎物那种笑。*

“疼就记住。”他说，手已经伸进她校服裙里，“**记住是谁让你疼的。**”

内裤被扯到一边，手指直接按在红肿的阴唇上。*伤口被碰到，琳琳疼得缩了一下。*

“湿了？”陈老师低头看她，眼镜片后的眼睛在昏暗光线下深不见底，“**疼成这样还能湿？**”

琳琳咬着嘴唇点头。

“贱不贱？”他手指开始揉捏那颗敏感的小豆豆，力道时轻时重。

“贱……”

“说完整。”

“……我贱。”她声音发颤。

陈老师满意地松开手，解开皮带，拉开裤链。那根鸡巴已经硬了，从内裤里弹出来，**青筋盘绕，龟头紫红。**

“跪着。”

琳琳顺从地跪下去。地板很凉，膝盖磕在上面时她哆嗦了一下。她仰头看着他，*看着他居高临下的眼神*，然后张开嘴含住龟头。

还是那股熟悉的腥膻味。她舔舐马眼，舌尖在冠状沟打转，然后试着往下吞。**龟头顶到喉咙口时，干呕反射让她眼泪涌出来。**

陈老师按住她的后脑，开始往她嘴里插。*不是浅浅的抽送，是深喉，每一次都顶到喉咙深处。*琳琳被呛得眼泪鼻涕一起流，但没躲。

“骚货。”他喘息着，动作越来越快，“**嘴这么欠，就该用来吃鸡巴。**”

操了二十几下嘴，他抽出来。鸡巴沾满她的唾液，在昏暗光线下闪着水光。他拉起她，**把她转了个身按在办公桌上。**

又是这个姿势。琳琳上半身趴在桌面，校服裙被撩到腰上，内裤褪到膝盖。*红肿的小穴暴露在空气里，还在往外渗淫水。*

龟头顶上来时，她浑身绷紧了：“老师……真的疼……”

陈老师动作顿了顿。他从口袋里掏出那管药膏，挤了一大坨在手上，*一半抹在自己鸡巴上，一半抹在她穴口。*

冰凉的药膏缓解了火辣辣的疼。

“现在呢？”他问，龟头慢慢往里顶。

“.....好点了。”

他这才开始往里插。药膏起了润滑作用，但*伤口被撑开时还是疼*。琳琳咬着牙，手指抠紧桌沿。

全进去时，两人都舒了口气。陈老师俯身贴在她背上，嘴唇蹭着她耳朵：“**记住这个疼。**”

“嗯.....”

“以后每次疼，”他声音压得很低，“**都要想起现在。想起是谁把你操成这样，又是谁给你上药。**”

他开始慢慢抽插。每一下都很深，但比昨晚温柔。鸡巴在药膏润滑的小穴里进出，发出黏腻的水声。*疼还在，可快感像温水一样漫上来，渐渐淹没了痛感。*

琳琳开始喘息，身体本能地往后迎合。陈老师感受到她的反应，加快了速度。

“啊.....老师.....慢点.....伤口.....”

“疼才能记住。”他咬她肩膀，动作却真的放慢了些。

这种缓慢而深入的抽插反而更折磨人。**每一寸肉壁都被充分摩擦，龟头每次退出时都带出粉红的嫩肉，插入时又全部吞没。**琳琳要疯了，快感一层层堆叠，马上要到顶点——

陈老师却猛地停住。

“不准去。”他声音哑得厉害，“**我还没说可以。**”

琳琳浑身发抖，小穴剧烈收缩，淫水一股股涌出来，*却达不到高潮*。她难受得扭动腰肢，想让他继续动。

“求我。”他说。

“求.....求老师.....让我去.....”

“说清楚。”

“求老师.....操我.....操到我高潮.....”

陈老师这才重新动起来。这次是真的发狠了，**每一下都又重又深，撞得桌子哐哐作响。**琳琳被顶得整个人在桌面上滑动，手想抓住什么却什么都抓不住。

“啊——要去了——老师——要去了——”

小穴猛地收缩，**高潮来得又急又猛。**她尖叫着，淫水喷溅出来，打湿了两人的腿。

陈老师又猛干了十几下，最后狠狠抵进最深处。*滚烫的精液一股股射进来，灌满她刚刚高潮过的小穴。*

射完他没立刻抽出来，就插在里面，*感受她小穴一抽一抽地吸吮。*过了很久，他才慢慢退出。

精液混着药膏从她合不拢的小穴口流出来，**拉成一道白浊的丝线，滴在地上。**

陈老师把她抱起来，放到椅子上。他蹲下身，**用纸巾仔细擦干净她腿间的狼藉，然后给她涂上新的药膏。**

动作很轻，*和刚才操她时的粗暴判若两人。*

“晚上，”他一边给她穿内裤一边说，“**老时间。**”

“嗯。”

“药膏每天涂两次，别忘了。”

“嗯。”

他给她整理好校服，*又变回了那个温文尔雅的老师。*

“回去吧。”他说，“下节语文课，别迟到。”

琳琳腿软地走出办公室。走廊里阳光刺眼，她眯了眯眼睛。

裤裆湿透了。

药膏混着新射进去的精液，正顺着大腿根往下流。

第八节：小纤的怀疑

数学课后是语文课。琳琳趴在桌上，脸埋在臂弯里。下面还在隐隐作痛，但更折磨人的是那股挥之不去的瘙痒——

药膏混着精液干了之后，在腿间凝成一层薄薄的膜，随着她每一个细微动作摩擦着敏感的皮肤。

她悄悄并紧双腿，在椅子上轻轻蹭了蹭。这个动作带来一丝缓解，但**马上又被更强烈的痒意取代**。小穴深处像有蚂蚁在爬，那种空虚感让她忍不住夹紧大腿，试图用压力缓解那份难耐。

“琳琳？”

声音从旁边传来，很轻。琳琳猛地抬头，**对上同桌小纤担忧的眼神。**

“你脸色好红，”小纤压低声音，“是不是发烧了？”

琳琳摇头，重新把脸埋回去：“没事，就是……有点热。”

“可你在发抖。”小纤的手探过来，碰了碰她额头，“真的有点烫。”

那只手很凉，碰在发烫的皮肤上让琳琳哆嗦了一下。她躲开小纤的触碰，声音闷闷的：“真没事。”

语文老师在讲台上念课文，声音抑扬顿挫。琳琳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满脑子都是刚才在办公室的场景：

陈老师把她按在桌上，鸡巴插进她还在疼的小穴里，药膏的凉意和他精液的滚烫混在一起。

她夹紧腿，手指在桌下悄悄探进校服裙里，**隔着内裤按了按那片湿透的地方**。只是轻轻一碰，快感就窜上来，混着伤口的刺痛，让她差点叫出声。

“琳琳……”小纤的声音又响起，这次带着明显的担忧，“你到底怎么了？”

琳琳侧过脸，从臂弯缝隙里看向小纤。小纤是班里少有的对她好的人，家境不错，性格温柔，经常把带来的零食分她一半。有时候琳琳作业不会做，小纤也会耐心教她。

可现在，琳琳看着小纤干净的眼睛，脑子里想的却是：如果小纤知道她下面被操成什么样，知道她刚才在办公室跪着给老师口交，知道她今晚还要在家里等老师来操她——

“没事。”她重复道，声音比刚才更哑。

小纤没再问，但眉头皱得很紧。

下午第三节是体育课。女生们换运动服时，琳琳躲进最里面的隔间。她动作很快，脱校服时特意背对着门，不想让任何人看见她腿间那片狼藉。

但还是被看见了。

“琳琳，你腿怎么了？”

声音从旁边传来。琳琳猛地转头，看见隔壁隔间的小纤正探过头来，视线落在她大腿内侧——那里有几道清晰的指痕，是早上陈老师掐着她腰操她时留下的。

“没、没什么，”琳琳慌乱地拉上运动裤，“撞的。”

“撞的？”小纤眼神更疑惑了，“可那看起来像……”

话没说完，体育委员在外面喊集合。琳琳如蒙大赦，飞快套好衣服冲出去。

整节课她都心不在焉。跑步时下面伤口被摩擦，疼得她直冒冷汗。做仰卧起坐时，小纤压着她的脚，视线一直没离开她的脸。

“琳琳，”小纤趁老师不注意时小声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没有。”

“可你最近很不对劲。”小纤声音压得更低，“上课走神，作业乱做，还经常被陈老师叫去办公室。他是不是……为难你了？”

琳琳心脏猛地一跳。

“没有。”她回答得太快，声音都有点变调，“陈老师……就是给我补课。”

小纤盯着她看了很久，最后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但琳琳能感觉到，那道目光一直黏在她背上，像针一样。

放学铃响，学生们如潮水一样涌出教室。琳琳收拾书包时动作很慢，她在等——等陈老师那句“来办公室一趟”。

但今天陈老师只是看了她一眼，就拿着教案走了。

琳琳愣在原地。

小纤走过来：“一起走吗？”

“啊……好。”

两人并肩走出教学楼。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琳琳走得很慢，每走一步下面都疼。更糟的是，没被操过的小穴开始发痒，那种空虚感越来越强烈。

“琳琳，”小纤忽然开口，“你家住哪来着？”

“筒子楼那边。”

“远吗？”

“不远，走二十分钟。”

小纤点点头，没再说话。但走到校门口时，她忽然说：“我送你吧。”

“不用——”

“用的。”小纤语气很坚持，“你看起来……状态真的很差。”

琳琳想拒绝，但小纤已经拉着她往筒子楼方向走了。路上两人都没怎么说话，琳琳满脑子都是陈老师——*他为什么没叫她？今晚还来吗？如果来了，小纤在怎么办？*

走到筒子楼下时，天已经半黑了。楼道里灯坏了，漆黑一片。

“就送到这儿吧，”琳琳说，“谢谢你。”

小纤却没走。她站在楼道口，犹豫了几秒，忽然说：“琳琳，如果……如果有人欺负你，你要告诉我。”

琳琳心脏又猛地一跳。

“没人欺负我。”

“那这些呢？”小纤忽然伸手，撩起她运动服下摆——*大腿内侧那几道指痕在昏暗光线下依然清晰。*

琳琳猛地后退一步，拉下衣服：“我说了是撞的！”

“撞的不会是这个形状。”小纤声音有些发颤，“琳琳，你是不是……是不是被……”

“没有！”琳琳打断她，声音尖锐得自己都吓了一跳，“你烦不烦？我的事不用你管！”

小纤愣住了。她看着琳琳，眼睛里慢慢浮起一层水光。

琳琳也愣住了。她看着小纤受伤的眼神，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愧疚——*小纤是真心关心她，而她刚才说了什么？*

“对不起，”她小声说，“我……我今天心情不好。”

小纤擦了擦眼睛，点点头：“那我先走了。”

“小纤——”

“明天见。”小纤转身走了，背影在夜色里显得很单薄。

琳琳站在楼道口，看着小纤走远，心里乱成一团。她转身上楼，脚步沉重。

走到二楼拐角时，她忽然停下。

黑暗里，一个身影靠在墙上。*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

“老师……”琳琳声音发颤。

陈老师从黑暗里走出来。他掐灭烟，走到她面前，伸手捏住她的下巴。

“刚才那个，”他声音很冷，“是你同桌？”

琳琳点头。

“她看见什么了？”

“没……没有。”琳琳摇头，“她什么都不知道。”

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很久。楼道里很暗，她看不清他表情，只能感觉到*他捏着她下巴的手指在用力。*

“最好是这样。”他松开手，转身往楼上走，“开门。”

琳琳手抖着掏出钥匙。打开门，屋里一片漆黑。爷爷奶奶今晚去亲戚家了，不回来。

陈老师走进来，反手锁门。他没开灯，在黑暗里脱掉外套，然后一把将她拉到怀里。

“脱衣服。”他说。

琳琳照做。运动服、运动裤、内裤——一件件脱下来扔在地上。黑暗中她赤身裸体站在他面前，*能感觉到他审视的目光。*

“转过去。”陈老师命令。

琳琳转身，背对他。这个姿势让她想起今天在办公室的场景，*腿心又开始湿了。*

陈老师的手从后面伸过来，按在她屁股上。手指顺着臀缝往下滑，滑到那个还在红肿的小穴。

“还疼吗？”

“有……有点。”

手指探进去，在里面搅动。药膏已经化了，混着新分泌的淫水，*发出黏腻的水声。*

“那个同桌，”陈老师一边抠弄她的小穴一边问，“叫什么？”

“小……小纤……”

“她怀疑了？”

“没……没有……啊……”

手指找到敏感点，重重按下去。琳琳腿一软，差点跪下去。

“说实话。”陈老师声音很冷。

“她……她可能……有点怀疑……”琳琳喘息着，“但她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手指抽出来，换成龟头顶上去。

这次没有任何前戏，也没有涂药膏。粗大的龟头直接顶开红肿的穴口，*往里插时琳琳疼得叫出来。*

“疼……老师……疼……”

“疼就记住。”陈老师开始抽插，每一下都又重又深，“记住谁是你的主人，记住该对谁忠诚。”

“啊……老师……我错了……”

“错哪了？”

“不该……不该让她送我……啊……”

“还有呢？”

“不该……不该让她怀疑……”

陈老师猛地把她按在墙上，从后面狠狠操干。墙面冰冷，她赤裸的身体贴在上面，*胸口被摩擦得发疼。*

“那个小纤，”他一边操一边说，“明天带她来。”

琳琳一愣：“什么？”

“我说，”陈老师掐着她的腰，动作更猛，“明天放学，带她来你家。”

“可是——”

“没有可是。”他咬她肩膀，“要么带她来，要么我让她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你选。”

琳琳浑身发抖。她想起小纤干净的眼睛，想起小纤分给她的零食，想起小纤刚才受伤的眼神。

“我……我带她来……”

“乖。”陈老师动作慢下来，变成缓慢而深入的抽插，“这才是我的好母狗。”

他操了很久，最后射在她里面。精液灌满小穴，顺着腿往下流。

完事后，陈老师把她抱到床上，像昨晚一样给她涂药膏。动作很轻，*和刚才操她时的粗暴判若两人。*

“明天，”他一边涂药一边说，“你知道该怎么做。”

琳琳点头。

“睡吧。”陈老师起身穿衣服，“我走了。”

门轻轻关上。

琳琳躺在黑暗里，手摸到下面涂了药膏的小穴。*那里又肿又疼，但更疼的是心里。*

她想起小纤明天要来。

想起陈老师说的“带她来”。

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浸湿了枕头。

裤裆又湿了。

但这次不是淫水，*是药膏混着精液，还有一点点血——伤口又裂开了。*

第九节：小纤的到来

第二天琳琳一整天都心不在焉。

数学课上她不敢看陈老师，也不敢看小纤。小纤倒是如常，课间还递给她一块巧克力，*问她脸色怎么还这么差。*

“可能……可能昨晚没睡好。”琳琳接过巧克力，*指尖都在抖。*

小纤盯着她看了几秒，忽然压低声音：“琳琳，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没有。”琳琳咬了一口巧克力，*甜得发腻*，“就是……就是有点累。”

小纤没再追问，但*眼神里的担忧更浓了。*

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响起时，*琳琳的心跳快得像要炸开。*她慢吞吞地收拾书包，看着同学们一个个离开教室，最后只剩下她和小纤。

“一起走吗？”小纤问。

琳琳点头。两人走出教室，夕阳把走廊染成橘红色。走到楼梯口时，琳琳忽然停下：“小纤……你能来我家吗？”

小纤一愣：“现在？”

“嗯。”琳琳不敢看她，“我……我有话想跟你说。”

小纤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好。”

去筒子楼的路上两人都没说话。琳琳手心全是汗，书包带子被她攥得发皱。她脑子里一片混乱——一会儿想小纤如果知道了会怎么看她，一会儿想陈老师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她家等着，一会儿又想如果小纤反抗怎么办。

走到楼下时，天已经半黑了。楼道里依然漆黑一片。

“灯又坏了？”小纤问。

“嗯，一直没人修。”

琳琳掏出钥匙开门。手抖得太厉害，钥匙插了好几次才插进去。推开门，屋里没开灯，但能看见一个人影坐在床边。

小纤跟在琳琳身后进来：“你爷爷奶——”

话说到一半停住了。

陈老师站起来，打开了床头那盏小台灯。昏黄的光线下，他穿着便服，没戴眼镜，看起来和学校里那个温文尔雅的老师判若两人。

“陈老师？”小纤的声音里满是疑惑，“你怎么……”

“坐。”陈老师指了指屋里唯一一把椅子。

小纤没动。她看看陈老师，又看看琳琳，脸色慢慢变了：“琳琳，这是……”

琳琳低着头，不敢看她。

“琳琳说你有话想跟我说。”陈老师走过来，离小纤很近，“关于她的事。”

小纤后退一步，背抵在门上：“我……我只是担心她。她最近状态很不好，身上还有伤——”

“伤？”陈老师打断她，视线转向琳琳，“什么伤？”

琳琳浑身一颤。

小纤忽然明白了什么。她猛地转身去拉门，但门锁住了——刚才琳琳进来时顺手反锁了。

“开门。”小纤声音发颤，“琳琳，开门让我出去。”

琳琳没动。

陈老师走到小纤身后，一只手按在门上，把她困在自己和门板之间：“话还没说完呢，走什么？”

小纤整个人都僵住了。她能感觉到陈老师的气息喷在她颈后，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味和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陈老师，”她声音在抖，“你是老师，你不能——”

“不能什么？”陈老师另一只手撩起她校服下摆，手指按在她腰侧，“不能关心学生？”

小纤尖叫一声，猛地转身推他。但陈老师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力道大得她痛呼出声。

“琳琳！”小纤看向琳琳，眼睛里满是惊恐和哀求，“帮帮我……”

琳琳站在原地，指甲掐进掌心。她看着小纤惊恐的脸，看着她眼里涌出的泪水，脑子里一片空白。

“琳琳，”陈老师声音很平静，“过来。”

琳琳像被操纵的木偶一样走过去。陈老师把小纤的手腕交到她手里：“按住她。”

“不……”琳琳摇头，“老师，我们不能——”

“不能什么？”陈老师眼神一冷，“昨晚怎么答应我的？”

琳琳看着小纤的眼泪，心里像被刀割一样。但她还是握紧了小纤的手腕，按在墙上。

“琳琳！”小纤难以置信地看着她，“你疯了吗？！”

“对不起……”琳琳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对不起小纤……”

陈老师满意地点头。他另一只手探进小纤的校服裙里，隔着内裤按在她腿心。

小纤浑身一僵，然后开始疯狂挣扎：“放手！你放手！”

但琳琳按得很紧。陈老师的手指已经探进内裤边缘，摸到了那片从未被人碰过的地方。

“湿了？”他声音里带着讥诮，“嘴上说不要，下面倒是很诚实。”

“我没有！”小纤哭着喊，“你放开我！我要报警！”

“报警？”陈老师一把扯下她的内裤，手指直接插进干燥紧致的小穴，“等警察来了，我就说是你勾引我。是你主动带我来琳琳家，是你主动脱衣服——”

“你胡说！”小纤尖叫。

手指在里面粗鲁地搅动。小纤疼得脸色发白，眼泪不停地流。琳琳看着她痛苦的表情，手开始发抖。

“琳琳……”小纤看着她，声音破碎，“为什么……”

琳琳不敢看她的眼睛。

陈老师抽出手指，上面沾着一点点血丝——那是处女膜破裂的血。他把手指举到小纤面前：“看，证据。”

小纤盯着那抹血色，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瘫软下去。琳琳扶不住她，两人一起跌坐在地上。

陈老师蹲下来，捏住小纤的下巴强迫她抬头：“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乖乖听话，我保证你会很舒服。二是继续闹，我把这些照片发给你爸妈，发到学校论坛，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勾引老师的骚货。”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亮起——是小纤刚才挣扎时被拍下的照片，校服凌乱，内裤褪到膝盖，腿间一片狼藉。

小纤盯着屏幕，瞳孔剧烈收缩。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选吧。”陈老师说。

过了很久，小纤才闭上眼睛，轻轻点了点头。

“说话。”陈老师命令。

“……我听话。”

“乖。”陈老师松开手，转向琳琳，“给她脱衣服。”

琳琳手还在抖。她看着小纤紧闭的眼睛，看着她颤抖的睫毛，慢慢伸出手，解开了小纤校服衬衫的扣子。

一颗，两颗，三颗。

衬衫滑落，露出里面白色的少女内衣。小纤的胸部比琳琳发育得好，胸罩包裹着两团饱满的乳肉，随着她的呼吸微微起伏。

“继续。”陈老师说。

琳琳解开小纤的胸罩扣子。胸罩滑落，两只白皙的乳房弹出来，顶端两颗粉嫩的乳头已经因为恐惧和寒冷而挺立。

小纤浑身颤抖，双手本能地护在胸前。但陈老师拉开了她的手，粗鲁地揉捏那对乳肉。

“发育得不错。”他评价道，手指捏住一颗乳头，用力一拧。

小纤痛呼出声。

“疼？”陈老师笑了，“疼就记住，以后这里也是我的。”

他转向琳琳：“裙子。”

琳琳颤抖着手，拉下小纤的校服裙拉链。裙子褪到脚踝，小纤全身赤裸地坐在地上，双手抱胸，蜷缩成一团。

陈老师站起来，脱掉自己的裤子。那根鸡巴已经硬了，直挺挺地对着小纤的脸。

“舔。”他说。

小纤摇头，眼泪又涌出来。

“不舔？”陈老师拿起手机，“那我给你妈打个电话？”

“不……”小纤哭着摇头，“不要……”

“那就舔。”

小纤颤抖着伸出手，握住那根粗大的鸡巴。触感滚烫，青筋在她掌心跳动。她闭上眼，慢慢凑过去，张开嘴含住龟头。

腥膻味充满口腔，她一阵干呕。

“深一点。”陈老师按着她的后脑往自己胯下顶。

龟头顶进喉咙深处，小纤被呛得眼泪直流。她试着用舌头舔舐，动作生涩而僵硬。

陈老师看向琳琳：“教教她。”

琳琳跪到小纤身边，握住小纤的手，引导她如何舔舐冠状沟，如何吮吸马眼，如何用舌头缠绕柱身。

“对……就是这样……”陈老师喘息着，“两个骚货一起伺候老师……爽……”

小纤的眼泪滴在琳琳手上，滚烫。琳琳不敢看她，只能专注地教她口交技巧。

陈老师操了她们俩的嘴十几分钟，最后拔出来，精液射在小纤脸上。白浊的液体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滴在赤裸的胸口。

“吞下去。”陈老师命令。

小纤颤抖着伸出手舌，舔掉嘴边的精液。味道又腥又咸，她强忍着恶心咽下去。

陈老师满意地点头，转向琳琳：“躺床上去，分开腿。”

琳琳照做。她躺在床上，分开双腿，露出那个还在红肿的小穴。陈老师爬上来，龟头顶进去。

第三章：裂变

第十节：三人行

第二天早上，琳琳在教室里见到小纤时，她正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低头整理课本：

校服穿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看不出任何异常。

琳琳走过去坐下，小声问：

“你.....还好吗？”

小纤抬头看她一眼，眼神很平静：

“嗯。”

“昨晚.....”琳琳不知道该怎么说，“对不起。”

小纤打断她：

“不用道歉。是我自己选的。”

她转回头，翻开数学书预习。动作流畅自然，就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但琳琳注意到，**小纤翻书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上课铃响，陈老师走进教室。

他今天穿了件浅色衬衫，戴着细边眼镜，**站在讲台上时依然是那个温文尔雅、学识渊博的数学老师。**他翻开教案，开始讲解昨晚的作业题，声音温和清晰。

琳琳盯着他握粉笔的手，脑子里却全是昨晚的画面：

那双手掐着小纤的腰、在她腿间疯狂抽插的画面。

她看向小纤，小纤正认真听课，偶尔低头记笔记，看不出任何异样。

但琳琳知道，**小纤腿间此刻一定还残留着昨晚的疼痛——就像她自己一样。**她并紧双腿，校服裤摩擦到红肿的小穴，带来一阵细微的刺痛。

下课铃响，陈老师合上教案：

“昨晚作业还有问题的，课间来办公室。”

他说这话时眼神扫过全班，**在琳琳和小纤脸上停留的时间没有比其他人多一秒。**然后他拿起教案走出教室，皮鞋踩在地面上的声音不紧不慢。

琳琳看向小纤，小纤已经站起身。

小纤问，声音很平静：

“走吗？”

琳琳愣了下：

“去哪？”

小纤说：

“办公室。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她说完就往教室外走，琳琳赶紧跟上。两人前一后走出教室，**走廊里其他学生来来往往，没人注意到她们。**

办公室门虚掩着。小纤敲了敲门，里面传来陈老师的声音：

“进来。”

推门进去，办公室里只有陈老师一个人。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在批改作业。看见她们进来，他放下红笔：

“哪里有问题？”

小纤走到他办公桌前，翻开练习册：

“第38页第3题，辅助线这里我没太懂。”

陈老师接过练习册，推了推眼镜开始讲解。**他声音温和耐心，手指在图纸上比划，完全是个称职的好老师。**

琳琳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感觉像在做梦。**昨晚这个男人还在这个房间里把她们俩操得哭喊求饶，现在却在这里讲解数学题。

陈老师问：

“……明白了吗？”

小纤点头：

“明白了，谢谢老师。”

陈老师看向琳琳：

“琳琳呢？你哪里不懂？”

琳琳愣了下，才反应过来：

“我……我也懂了。”

陈老师点点头，合上练习册。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他说：

“今晚老时间。”

小纤点头：

“嗯。”

陈老师补充道：

“两个人一起来。”

小纤回答：

“好。”

对话简短而自然，**就像在讨论作业一样。**陈老师挥挥手：

“回去吧，下节课别迟到。”

小纤收起练习册，转身往外走。琳琳跟上她，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

陈老师已经重新拿起红笔批改作业，侧脸在晨光里显得温和儒雅。

门在身后关上。

下午放学

两人在校门口等。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学生们三三两两走出校门，没人多看她们一眼。**

小纤很安静，一直低着头看自己的影子。琳琳想找话说，但张了张嘴，最后还是闭上了。

六点十分，陈老师从教学楼出来。他没穿西装外套，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里拎着公文包。看见她们，他点点头，**转身往筒子楼方向走。**

琳琳和小纤跟上，三人之间隔着两三步的距离。**路上没人说话，脚步声在黄昏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

走到筒子楼下时，天已经擦黑。楼道里依然没灯，漆黑一片。

陈老师走在最前面，脚步声沉稳；琳琳在中间，心跳得厉害；小纤走在最后，很安静。

开门，进屋，反锁。

陈老师把公文包扔在桌上，解开衬衫最上面两颗扣子。他没开大灯，只打开床头那盏小台灯。**昏黄的光线下**，他看向小纤：
“脱衣服。”

小纤站在原地没动。

陈老师走过来：
“要我帮你？”

小纤摇头，自己开始解校服扣子。一颗，两颗，三颗。衬衫滑落，胸罩露出来。她顿了顿，还是解开胸罩扣子，**两只乳子弹出来，顶端挺立。**

然后是裙子，内裤。

不到一分钟，她就赤身裸体站在房间中央。灯光在她白皙的皮肤上镀了一层暖黄，**腿间那片阴影格外显眼。**

陈老师看向琳琳：
“你也脱。”

琳琳照做。脱光后，她走到小纤身边站定。**两个少女赤裸相对，都能看见对方身上的痕迹**——琳琳大腿内侧的指痕还没完全消，小纤胸前和腰侧也有几块淤青。

陈老师走过来，手抚上小纤的乳房。**他揉捏得很用力，小纤疼得皱眉，但没出声。**

陈老师问：
“昨晚疼吗？”

小纤点头。

陈老师又问：
“今天还想疼吗？”

小纤摇头。

陈老师继续问：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

小纤顿了顿，然后跪下去。她仰头看着陈老师，**张开嘴含住他已经半硬的鸡巴。**动作比昨晚熟练了一些，舌头在龟头上打转，然后慢慢往下吞。

陈老师按着她的后脑，**开始往她嘴里插。深喉，一次比一次深。**小纤被呛得眼泪直流，但没躲。

琳琳站在一旁看着，**腿心开始湿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反应——看着小纤被这样对待，她应该感到愧疚，应该愤怒，可下面那股躁动却真实存在。

陈老师抽出来，鸡巴上沾满小纤的唾液。他转向琳琳：
“你也来。”

琳琳跪到小纤身边，**两人一起含住那根鸡巴。**舌头碰到一起时，两人都僵了一下，但很快就开始配合：

- 一个舔龟头，一个舔柱身
- 一个吮吸马眼，一个含住睾丸

陈老师喘息着，手按着两人的后脑，**把鸡巴轮流插进她们嘴里。**有时插得太深，两人脸贴在一起，能闻到对方嘴里精液和唾液混合的味道。

操了十几分钟嘴，陈老师拔出来。他拉起小纤，**把她按在床上，分开她的腿。**

小纤腿间已经湿了，**淫水在灯光下闪着光。**陈老师手指插进去搅了搅，抽出来时带出黏稠的液体。

陈老师评价道，语气听不出是赞赏还是讥讽：
“昨晚才开苞，今天就湿成这样。”

他挺腰插进去。**小纤疼得弓起身子，但这次没尖叫，只是咬着嘴唇忍耐。**

陈老师开始抽插，**每一下都又深又重。**床板发出吱呀的响声，小纤的身体随着撞击一下下颤抖。琳琳站在床边看着，**手不自觉地摸到自己下面——那里已经湿透了。**

“过来。”陈老师对琳琳说。

琳琳走过去。陈老师抓住她的手，按在小纤胸前：“**揉。**”

琳琳的手抖了一下，但还是照做了。她揉捏着小纤的乳房，**指尖擦过挺立的乳头。**小纤浑身一颤，呻吟声从咬紧的牙关里漏出来。

“她乳头很敏感。”陈老师说，“**你多揉揉。**”

琳琳加大力道，拇指和食指捏住一颗乳头，轻轻拉扯。小纤的呻吟声更大了，身体开始扭动。

陈老师加快了抽插速度。小纤的小穴紧紧裹着他的鸡巴，**淫水随着每次进出发出噗嗤噗嗤的水声。**

“要……要去了……”小纤喘息着。

“不准去。”陈老师命令，“**等我。**”

他继续猛干，**每一下都撞在子宫口上。**小纤浑身颤抖，淫水一股股涌出来，却达不到高潮。

陈老师抽出来，鸡巴上沾满她的淫液。他转向琳琳：“**躺下。**”

琳琳躺到小纤身边。陈老师分开她的腿，**龟头顶进去——小穴还是肿的，插进去时琳琳疼得吸了口气。**

陈老师开始操她，**动作比操小纤时温柔一些。**但每一下还是很深，龟头每次都撞到那块最敏感的软肉。

琳琳要去了。她夹紧双腿，**小穴剧烈收缩。**但陈老师停住了。

“我让你去了吗？”他问。

琳琳摇头，眼泪涌出来：“**没……没有……**”

“那就忍着。”

他继续操，动作很慢，但每一下都很深。琳琳难受得扭动腰肢，小穴一抽一抽地收缩，却达不到高潮。

陈老师看向小纤：“过来舔她。”

小纤愣住了。

“听不懂？”陈老师语气冷下来。

小纤爬起来，跪到琳琳腿间。她看着那片湿漉漉的阴户，看着那根在琳琳小穴里进出的鸡巴，犹豫了几秒，还是低下头，伸出舌头。

舌头舔过阴唇，舔过阴蒂。琳琳浑身一颤，呻吟声不受控制地溢出来。

“对……就是那里……”陈老师指挥小纤，“多舔舔那颗豆子。”

小纤照做。她的舌头很软，舔得又轻又慢。琳琳要疯了，快感和得不到满足的煎熬混在一起，让她浑身颤抖。

陈老师加快了抽插速度。琳琳的小穴越来越湿，淫水顺着臀缝往下流。小纤的舌头跟着那根鸡巴进出，有时会舔到陈老师的蛋蛋，有时会舔到琳琳的穴口。

“啊……不行了……真的不行了……”琳琳哭着说。

“求我。”陈老师说。

“求……求老师……让我去……”

“说清楚。”

“求老师……操我……操到我高潮……”

陈老师猛地加快速度，每一下都又重又深。琳琳尖叫着到达高潮，小穴剧烈收缩，淫水喷溅出来，打湿了小纤的脸。

陈老师又猛干了十几下，最后深深抵进最深处。精液射进去，滚烫的液体灌满她刚刚高潮过的小穴。

射完他没立刻抽出来，而是转向小纤：“该你了。”

小纤躺下。陈老师抽出还在流精的鸡巴，直接插进小纤湿透的小穴里。小纤疼得皱眉——里面还肿着，但很快就被快感淹没。

陈老师操得比刚才更猛。小纤被他顶得整个人在床上滑动，乳房随着撞击上下晃动。琳琳爬过来，含住她一颗乳头吮吸。

小纤喘息着：

“啊……琳琳……不要……”

但琳琳没停。她吮吸得很用力，舌头在乳头上打转。小纤的呻吟声越来越浪，身体开始迎合陈老师的抽插。

小纤哭着说：

“要……要去了……”

陈老师说：

“去吧。”

小纤到达高潮时浑身剧烈颤抖，小穴紧紧裹着那根鸡巴，淫水混着昨晚残留的精液流出来。陈老师又操了几下，最后射在她里面。

三人都瘫在床上，房间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

过了很久，陈老师才爬起来，开始穿衣服。他穿好裤子，看向床上两个赤裸的少女：“明天继续。”

小纤点头：“嗯。”

琳琳也点头。

陈老师走了。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两人。

琳琳看向小纤，小纤正盯着天花板，眼睛很红，但没有哭。过了很久，她才说：“琳琳。”

“嗯？”

“我们回不去了，是不是？”

琳琳没说话。

小纤转过头看着她，眼神很平静：“那就一起下地狱吧。”

琳琳伸手抱住她。小纤也抱住她，两人赤裸的身体贴在一起，能感觉到对方皮肤上的汗，还有腿间黏腻的液体。

窗外的天完全黑了。

房间里没开灯，只有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两人身上投下淡淡的光影。

琳琳感觉到小纤的眼泪滴在自己肩上，温热的。她也哭了，眼泪混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

但下面又湿了。

这次不知道是谁的淫水，混着精液，在两人腿间积了一小滩。

第十一节：日常的崩坏

日子开始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规律起来。

每天早上七点半，琳琳和小纤在校门口碰面，一起走进教室。她们依然坐同桌，依然会讨论数学题，依然会在体育课上互相压腿做仰卧起坐。

但有些东西变了。

琳琳注意到小纤不再穿有蕾丝花边的内裤，改穿最简单的纯棉款式——因为更容易脱，也更容易洗干净上面的精液。她自己也是。

小纤注意到琳琳走路时偶尔会微微岔开腿——不是因为下面还疼，是因为塞了东西。有时是跳蛋，有时是陈老师让她们带的小号按摩棒，保持小穴随时处于被填满的状态。

两人心照不宣，谁都不说破。

数学课上，陈老师依然温文尔雅。他讲课细致耐心，批改作业认真负责，偶尔有学生问难题，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解到对方听懂为止。

但琳琳和小纤都知道，那双握着粉笔的手，那双批改作业的手，会在放学后掐着她们的腰，把她们按在床上操到哭。

她们学会了看陈老师的眼神。当他推眼镜时手指在镜框上轻轻敲三下，意思是今晚要口交；当他解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意思是今晚要玩点特别的；当他批改作业时红笔在某个数字上画圈，意思是今晚要拍照。

她们也学会了配合。小纤乳房更敏感，琳琳小穴更紧；小纤擅长深喉，琳琳擅长舔肛；小纤能忍着疼，琳琳能忍着不叫。

她们成了陈老师最满意的玩具。

周五下午，最后一节数学课。

陈老师正在讲台上讲解周考试卷。他声音平稳清晰，偶尔在黑板上写几个公式，粉笔敲在黑板上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

琳琳盯着试卷上的分数——78分，比上次进步了10分。陈老师批改得很仔细，每道错题都写了详细的解题步骤，还在旁边批注：思路正确，计算粗心。

她想起昨晚陈老师操她时说的话：“数学考不到80分，明天就别想高潮。”

当时她正被他从后面干着，整个人趴在床上，屁股高高翘起。鸡巴插得很深，每一下都撞在子宫口上。她已经快要到了，小穴一抽一抽地收缩，但陈老师停住了。

“多少分？”他问，鸡巴还插在里面。

“不……不知道……”琳琳喘息着。

陈老师抽出来，把她翻过来，手指插进她湿透的小穴搅动：“明天就知道分数了。要是不到80分……”

他手指找到那块敏感肉，狠狠按下去。琳琳尖叫着到达高潮，淫水喷了他一手。

“要是不到80分，”他重复道，把沾满她淫液的手指塞进她嘴里，“我就操到你下周考试都坐不了椅子。”

琳琳吮吸着他的手指，含糊地应着：“嗯……”

现在看着试卷上那个78，她心里一沉。差两分。

下课铃响，陈老师合上教案：“试卷带回去让家长签字，周一交。”

学生们开始收拾书包。琳琳坐着没动，小纤也没动。等教室里人都走光了，陈老师才走过来，拿起琳琳的试卷。

“78。”他念出分数，没什么表情。

琳琳低着头。

“差两分。”陈老师说，“你说怎么办？”

“我……我下次努力……”

“下次是下次的事。”陈老师把试卷折起来放回她桌上，“今晚的惩罚，你认吗？”

琳琳点头：“认。”

“小纤呢？”陈老师看向小纤的试卷——85分。

小纤小声说：“我到了……”

“到了有到了的奖励。”陈老师说，“走吧。”

三人像往常一样走出教室，走出校门，走向筒子楼。路上没人说话，但琳琳能感觉到小纤偶尔投来的目光——是同情，还是别的什么，她分不清。

到了楼下，陈老师忽然说：“今天换个地方。”

琳琳一愣：“去哪？”

“我家。”

陈老师的家在另一个小区，比筒子楼新很多。一室一厅，装修简单但干净。客厅里摆着书架，上面全是数学教材和专业书；卧室里一张双人床，床单是深灰色的。

“脱衣服。”陈老师关上门就说。

琳琳和小纤照做。校服、内衣、内裤，一件件脱下来扔在门口。两人赤身裸体站在客厅里，能看见对方身体上的痕迹——旧的还没完全消，新的又添上了。

陈老师从卧室里拿出一个盒子，打开，里面是各种东西：跳蛋、按摩棒、乳夹、绳子、皮拍。

琳琳看见那个皮拍，腿软了一下。

“过来。”陈老师说。

琳琳走过去。陈老师让她趴在沙发上，屁股翘起来。然后拿起皮拍，在手里掂了掂。

“78分，”他说，“差两分。一分一下，公平吧？”

琳琳咬着嘴唇点头。

第一下抽下来时，她整个人都绷紧了。皮拍打在臀肉上发出清脆的响声，火辣辣的疼瞬间蔓延开。

“啊——”

“不准叫。”陈老师说，“叫一声加一下。”

第二下抽在另一边屁股上。同样的疼，但她死死咬着嘴唇，没出声。

第三下、第四下、第五下……每一下都又重又狠，臀肉很快红肿起来，皮肤表面浮现出皮拍的纹路。

琳琳疼得浑身发抖，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流，但没出声。她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能感觉到臀肉在一次次抽打下颤抖。

打到第十下时，陈老师停住了。他伸手摸了摸那片又红又肿的皮肤：“疼吗？”

琳琳点头，声音带着哭腔：“疼……”

“记住这个疼。”他说，“下次考试，差一分打五下。记住了吗？”

“记住了……”

陈老师放下皮拍，转向小纤：“该你了。”

小纤走过来。陈老师让她跪在沙发前，然后掏出已经硬了的鸡巴。

“85分，”他说，“奖励是深喉，直到我射。”

小纤张开嘴含住龟头。陈老师按着她的后脑开始操她的嘴，动作很猛，每次都顶到喉咙深处。小纤被呛得眼泪直流，但没躲。

琳琳趴在沙发上看，屁股还在火辣辣地疼，但下面却湿了。她看着小纤被操嘴的样子，看着陈老师享受的表情，手不自觉地摸到自己腿间。

淫水已经流出来了，顺着大腿往下滴。

陈老师注意到了。他一边操着小纤的嘴一边说：“自己玩，让我看看。”

琳琳手指插进小穴，在里面搅动。里面早就湿透了，手指进出时发出黏腻的水声。她找到那块敏感肉，用力按下去。

“啊……”她忍不住呻吟出声。

陈老师加快了操嘴的速度。小纤的喉咙被顶得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唾液顺着嘴角往下流。

琳琳手指插得更快，另一只手揉捏自己的阴蒂。快感一层层堆叠，她马上就要到了——

“不准去。”陈老师说。

琳琳停住，难受得扭动腰肢。

陈老师从小纤嘴里抽出来，鸡巴上沾满唾液。他走到琳琳身后，龟头顶在她臀缝里，蹭了蹭。

“这里还没用过吧？”他问。

琳琳浑身一僵。

陈老师挤了一大坨润滑剂，涂在自己鸡巴上，也涂在她后穴。冰凉的液体让她哆嗦了一下。

“放松。”陈老师说。

龟头顶在穴口，慢慢往里挤。后穴比前面紧得多，琳琳疼得指甲抠进沙发垫里。

“疼……老师……疼……”

“忍着。”陈老师继续往里插。

那种被强行撑开的感觉比第一次被开苞还疼。琳琳浑身发抖，眼泪不停地流。她能感觉到那根粗大的鸡巴一寸寸挤进她身体最深处，填满每一寸空间。

全进去时，两人都舒了口气。

陈老师开始动。每一下抽插都带来撕裂般的疼痛，琳琳哭喊着，但陈老师没停。

“78分，”他喘息着说，“这是惩罚。”

他操得很猛，每一下都又深又重。琳琳疼得几乎晕过去，但身体却在疼痛中产生一种诡异的快感。后穴紧紧裹着那根鸡巴，随着每次进出收缩。

小纤爬过来，跪在琳琳面前。她看着琳琳痛苦的表情，犹豫了一下，还是低下头，含住琳琳的阴蒂。

舌头舔上去的瞬间，琳琳浑身一颤。前面的快感和后面的疼痛混在一起，让她分不清是痛苦还是舒服。

“啊……小纤……不要……”

但小纤没停。她舔得很认真，舌头在阴蒂上打转，时不时吮吸一下。琳琳要疯了，快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淹没了疼痛。

琳琳哭着说：

“要……要去了……”

陈老师说：

“去吧。”

琳琳到达高潮时浑身剧烈颤抖，前后两个穴同时收缩。陈老师又猛干了十几下，最后深深抵进她后穴最深处，精液射在里面。

射完他没立刻抽出来，而是转向小纤：

“过来。”

小纤爬过来。陈老师抽出还在流精的鸡巴，直接插进小纤湿透的小穴里。小纤疼得皱眉——后穴的精液流出来，混进她前面的小穴。

陈老师操得比刚才更猛。小纤被他顶得整个人在沙发上滑动，乳房随着撞击上下晃动。琳琳爬起来，从后面抱住小纤，含住她一颗乳头吮吸。

小纤喘息着：

“啊……琳琳……不要……”

但琳琳没停。她吮吸得很用力，手指插进小纤的另一个乳头揉捏。小纤的呻吟声越来越浪，身体开始迎合陈老师的抽插。

小纤哭着说：
“要……要去了……”

陈老师说：
“去吧。”

小纤到达高潮时浑身剧烈颤抖，小穴紧紧裹着那根鸡巴，淫水混着琳琳后穴流出的精液涌出来。陈老师又操了几下，最后射在她里面。

三人都瘫在沙发上，房间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

过了很久，陈老师才爬起来，开始穿衣服。他穿好裤子，看向沙发上两个赤裸的少女：“周日晚上，老时间。”

小纤点头：“嗯。”

琳琳也点头，屁股和后穴都在火辣辣地疼。

陈老师走了。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两人。

琳琳看向小纤，小纤正盯着天花板，眼睛很红。过了很久，她才说：“你后面……流血了。”

琳琳伸手摸了摸，指尖沾上一点血色。她看着那抹红，忽然笑了。

“疼吗？”小纤问。

“疼。”琳琳说，“但下次考试，我一定能考80分。”

小纤看着她，也笑了。那笑容很淡，但很真实。

两人爬起来，互相帮忙清理。湿纸巾擦过红肿的臀肉，擦过还在流精的小穴，擦过沾满唾液和精液的脸。

擦干净后，她们穿上衣服。校服遮住了一切痕迹，她们又变回了那两个普通的女学生。

走到门口时，小纤忽然说：“琳琳。”

“嗯？”

“我们是不是……坏掉了？”

琳琳想了想，摇头：“不是坏掉了。”

“那是什么？”

“是习惯了。”

小纤沉默了很久，最后点点头：“嗯，习惯了。”

两人走出门，走进夜色里。

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她们并肩走着，像过去无数个放学的傍晚一样。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琳琳走路时微微岔着腿，因为后穴还在疼。小纤偶尔会揉揉喉咙，因为深喉太久，喉咙还在发痒。

她们都没说话，只是安静地走着。

裤裆又湿了。

这次是药膏混着精液，还有一点血——琳琳后穴的伤口裂开了，血混着精液正顺着大腿往下流。

但她没停，继续往前走。

路灯一盏盏后退，影子拉长又缩短。

她们就这样走回家，走进那个回不去的日常里。

第四章：黑暗的蔓延

第十二节：李雪入局

十月的第三个周三，数学课。

陈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解三角函数，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光滑的曲线。琳琳盯着那些起伏的波浪，脑子里却想起昨晚——陈老师的手指在她小穴里抠弄出相似的弧度，问她：

“正弦波的最大值是多少？”

她当时喘息着回答：

“1.....”

陈老师又插进一根手指：

“那你的高潮值是多少？”

她没有答案。陈老师于是说：

“那我们来测测。”

然后就是长达半小时的“测量实验”。

琳琳晃了晃头，想把那些画面赶出去。她侧过脸看向小纤——小纤正低头记笔记，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但琳琳注意到，小纤握笔的指节发白，左手一直按在大腿上。

那是昨天陈老师用皮带抽过的地方。

陈老师的声音把琳琳拉回课堂：

“这道题还有一种解法。李雪，你上来试试。”

教室里响起轻微的骚动。李雪——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那个女生，数学常年不及格，性格张扬，穿着打扮总是比校规允许的再短一点、再紧一点。

她站起来，裙子短得差点露出大腿根。在几个男生的口哨声中，她扭着腰走上讲台，接过陈老师手里的粉笔。

琳琳看见陈老师的视线在李雪腿上停留了两秒。

李雪转过身，身体几乎贴在陈老师胸前：

“老师，这里是不是要加辅助线？”

陈老师后退半步，推了推眼镜：

“对，从B点做垂线。”

李雪弯腰画线，衬衫领口垂下来，露出一片白皙的乳沟。教室里响起吞咽口水的声音。陈老师的喉结也动了动。

李雪侧过脸问，嘴唇离陈老师的耳朵只有几厘米：

“然后呢？”

陈老师清了清嗓子：

“然后……然后连接C点和D点。”

李雪画完，转身面对全班，身体依然贴着陈老师：

“老师，我做得对吗？”

陈老师声音有点哑：

“对。回去吧。”

李雪走下讲台，经过陈老师身边时，手指似是无意地擦过他裤裆。陈老师整个人僵了一下。

琳琳和小纤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某种预感。

放学后，琳琳和小纤在教室里等。陈老师今天没说“来办公室”，但她们知道该等。

五点十分，陈老师走进来，身后跟着李雪。

陈老师对琳琳和小纤说：

“你们俩先回去。李雪有道题要单独问。”

琳琳站起来，低头收拾书包。她能感觉到李雪投来的目光——带着点得意，带着点挑衅。

小纤也站起来，动作很慢。她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正好看见李雪的手搭在陈老师手臂上。

门关上。

走廊里很安静。琳琳和小纤都没说话，只是并肩往外走。走到楼梯口时，琳琳忽然说：

“她会出去吗？”

小纤摇头：

“不知道。”

琳琳问：

“陈老师会让她……加入吗？”

这次小纤沉默了很久，最后说：

“也许。”

第二天，琳琳在厕所隔间里听见了李雪的声音。

李雪的声音带着夸张的炫耀：

“真的，陈老师昨天单独给我补课到七点多。他还请我吃了晚饭。”

另一个女生说：

“哇，陈老师好偏心。他怎么不给我补课？”

李雪笑：

“你？你有我这个资本吗？”

隔间外响起布料摩擦的声音。琳琳从门缝看出去，看见李雪把衬衫扣子解开了两颗，露出胸罩边缘——黑色的，带蕾丝。

李雪说：

“看见没？男人都喜欢这种。陈老师昨天盯着这儿看了好久。”

另一个女生问：

“你勾引老师啊？”

李雪扣好扣子：

“勾引？这叫互惠互利。我数学差，他‘补课’；他寂寞，我‘陪他’。各取所需。”

两个女生笑着走出厕所。琳琳在隔间里站了很久，腿都在发抖。

她想起昨晚做的梦——梦里李雪取代了她的位置，跪在陈老师腿间给他口交，陈老师摸着李雪的头说：
“你比琳琳会舔。”

醒来时，她下面湿了一片。

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

陈老师走进教室，手里拿着一张名单：

“以下同学放学后留下来，补交作业。”

他念了五个名字，包括琳琳、小纤，还有李雪。

放学铃响，其他学生离开后，教室里只剩下他们四个人。陈老师关上门，拉上窗帘，然后走到讲台上坐下。

陈老师问：

“作业呢？”

琳琳和小纤把作业本递上去。李雪却空着手：

“老师，我作业本忘带了。”

陈老师推了推眼镜：

“忘带了？那怎么办？”

李雪走到讲台前，身体靠在桌沿：

“老师想怎么办？”

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笑了——那种琳琳熟悉的，猎人看猎物的笑。

陈老师说：

“你过来。”

李雪绕过讲台，站到陈老师身边。陈老师伸手，撩起她的校服裙摆——底下是那条黑色蕾丝内裤。

陈老师问：

“没穿安全裤？”

李雪笑：

“穿了怎么让老师检查？”

陈老师的手指探进内裤边缘，李雪浑身一颤，但没躲。

陈老师说：

“湿了。”

李雪说：

“老师摸的，能不湿吗？”

陈老师抽出手指，上面沾着透明的液体。他把手指举到李雪嘴边：

“舔干净。”

李雪愣了下，但还是伸出舌头，舔掉了那些淫水。

陈老师拍拍她的脸，然后看向琳琳和小纤：

“你们俩，过来。”

琳琳和小纤走过去。陈老师让她们跪在讲台两侧，然后拉开裤链，掏出那根已经半硬的鸡巴。

陈老师说：

“李雪，让她们教你怎么做。”

李雪看着那根鸡巴，咽了口唾沫。琳琳能看见她眼里闪过一丝犹豫，但很快就被兴奋取代。

小纤小声说，声音很平静：

“先含住龟头。用舌头舔马眼。”

李雪照做。她含住龟头，舌头生涩地舔舐。陈老师舒服地叹了口气。

琳琳说：

“深一点。全部吞进去。”

李雪试着往下吞，但龟头顶到喉咙时，她干呕着退出来。

陈老师按住她的头：

“慢慢来。多练几次就会了。”

他看向琳琳：

“你示范一下。”

琳琳跪直身体，含住鸡巴，慢慢往下吞。她能感觉到那根东西顶进喉咙深处，带来熟悉的窒息感。她没吐出来，只是调整呼吸，让喉咙放松。

陈老师按着她的头操了几下嘴，然后抽出来，鸡巴上沾满她的唾液。

陈老师对李雪说：

“看见没？要这样。”

李雪重新含住，这次吞得更深。陈老师满意地按住她的头，开始往她嘴里插。

琳琳和小纤跪在旁边看着：

- 琳琳注意到小纤的手在抖
- 她悄悄握住小纤的手，发现那只手冰凉冰凉的

陈老师操了李雪十几分钟嘴，最后射在她脸上：

精液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滴在讲台上

陈老师命令：

“吞下去。”

李雪伸出舌头，舔掉嘴边的精液：

- 她皱了下眉，但还是咽下去了

陈老师拉上裤链：

“今天先到这儿。李雪，你学得很快。”

李雪擦掉脸上的精液，笑了：

“是老师教得好。”

陈老师看向琳琳和小纤：

“你们俩先回去。李雪留下，我还有几道题要讲。”

琳琳和小纤站起来，腿都跪麻了：

- 她们走出教室，门在身后关上

走廊里已经没人了：

｜ 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一切都染成橘红色

琳琳小声问：

“她会留下来吗？”

小纤没回答，只是看着窗外。过了很久，她才说：

“琳琳，我有点害怕。”

琳琳问：

“怕什么？”

小纤的声音很轻：

“怕……怕我们的人越来越多。”

琳琳握住她的手：

“不会的。”

但她说这话时，心里也没底。

晚上八点，琳琳躺在自己床上，脑子里全是白天的画面：

- 李雪含住陈老师鸡巴的样子
- 李雪舔精液的样子
- 李雪离开时那个得意的眼神

她下面又湿了。

手机震动，是小纤发来的短信：

“睡不着。”

琳琳回：

“我也是。”

过了几分钟，小纤又发：

“你想过逃跑吗？”

琳琳盯着那行字，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很久，最后打出：

“逃去哪？”

没有回复。

琳琳放下手机，手摸到腿间：

- 那里已经湿透了，内裤黏在皮肤上
- 她褪下内裤，手指插进小穴

里面很湿，很滑：

｜ 她想起陈老师昨天操她时说的话：**“你的小穴被我操松了，但还是很紧。”**

她手指插得更深，找到那块敏感肉，用力按下去。

快感涌上来，但很空虚：

- 她需要更粗的东西
- 需要被填满

- 需要被操到哭

她想起李雪：

想起李雪可能会取代她

手指抽插得更快。她闭上眼睛，幻想陈老师正操着李雪，而她在旁边看着：

幻想陈老师对李雪说：“你比琳琳会叫。”

高潮来得很快，但很浅。她瘫在床上，大口喘息。

手机又震动，还是小纤：

“我刚自慰了。”

琳琳回：

“我也是。”

小纤又发：

“我幻想的是陈老师操李雪。”

琳琳盯着这条短信，手指发抖。过了很久，她回：

“我也是。”

小纤发：

“我们是不是疯了？”

琳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放下手机，看着天花板：

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墙上投下淡淡的光影

她想起小时候，奶奶常说：

“女孩子要自重自爱。”

她现在还配得上“自重自爱”这四个字吗？

裤裆又湿了：

- 这次是她自己的淫水，混着一点血——手指插得太用力，伤口又裂开了

但她没管，只是躺着，看着天花板。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

像一只冷漠的眼睛，看着这一切

第十三节：周雨的观察

周一早晨的数学课，琳琳在教室后排看见了一个新面孔：

女生坐在靠窗的角落：

- 校服穿得一丝不苟
- 头发扎成低马尾
- 戴着一副细边眼镜
- 听课很认真，笔记做得飞快
- 偶尔推推眼镜，眼神冷静得像在分析标本

下课后，琳琳听见前排女生议论：

“那就是周雨？转学生？”

“听说她原来在一中，数学竞赛拿过奖，不知道为什么转来我们这儿。”

“家里出事了吧？看她那阴沉样。”

琳琳没多想。她自己的事已经够多了。

但下午第二节数学课，陈老师点名让周雨上台解题。

周雨站起来，步伐平稳地走上讲台：

- 她从陈老师手里接过粉笔时，两人的手指碰了一下
- 陈老师的手明显顿住了

琳琳看见了那一秒的停顿。

周雨在黑板上解题：

- 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 解题方法比陈老师讲的更简洁
- 用了几个高中还没学的公式

周雨转过身，推了推眼镜：

“这里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会更简单。老师，可以讲吗？”

陈老师愣了两秒，点头：

“可以。”

周雨开始讲解：

- 声音平稳，逻辑清晰
- 班里几个数学好的男生都听呆了

讲完后，教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响起掌声：

陈老师也跟着鼓掌，但琳琳看见他盯着周雨后背的眼神——不是欣赏，是审视，还带着点别的什么

下课后，陈老师说：

“周雨，来办公室一下。”

周雨点点头，收拾书包跟了出去。

琳琳和小纤对视一眼。等教室里人走光了，琳琳小声说：

“她也会……”

“不一定。”小纤说：

“她看起来不一样。”

“李雪一开始也不像。”

小纤沉默了。

晚上在筒子楼，陈老师比平时更粗暴。

他让琳琳和小纤跪在地上，用皮带抽她们的屁股：

- 每一下都很重

- 皮肤很快红肿起来

陈老师一边抽一边问：

“今天那个周雨，你们认识吗？”

琳琳摇头：

“不……不认识……啊！”

又一皮带抽下来。

陈老师停下动作，拉上裤子拉链：

“她数学很好。比你们都好。”

琳琳趴在地上，屁股火辣辣地疼：

她听见陈老师走到窗边点烟的声音，听见打火机“咔哒”一声

陈老师吐出一口烟：

“她要参加下个月的数学竞赛。如果拿奖，可以保送。”

小纤小声问：

“老师要辅导她吗？”

陈老师没回答。他抽完烟，把烟头按灭在窗台上，走回来拉起琳琳。

陈老师说：

“张嘴。”

琳琳张开嘴。陈老师把还在发烫的烟头按在她舌头上。

琳琳疼得浑身发抖，但没敢吐出来：

“唔——！”

烟头的灼热混着烟草的苦味在嘴里扩散：

- 她眼泪涌出来
- 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

陈老师说：

“含着。直到我让你吐。”

琳琳含着烟头，舌尖被烫得发麻。她能感觉到烟灰在嘴里化开，混着唾液流到喉咙口。

陈老师转向小纤：

“你过来。”

小纤爬过来。陈老师解下皮带，命令她：

“叼着。”

小纤用嘴接过皮带扣。金属部分抵着上颚，很凉。

陈老师说：

“跪好。”

两人并排跪着，一个含着烟头，一个叼着皮带。陈老师坐在床边看着她们，眼神很冷。

过了大概三分钟，陈老师说：

“吐。”

琳琳把烟头吐在地上，舌头已经麻得没知觉了。小纤也吐出皮带。

陈老师站起来：

“今天到此为止。穿衣服，回去。”

琳琳和小纤互相搀扶着站起来，腿都跪麻了。她们穿好衣服，一瘸一拐地走出门。

下楼时，琳琳的舌头还在疼。她小声说：

“他生气了。”

小纤问：

“因为周雨？”

“可能。”

“为什么？”

琳琳想了想：

“也许因为……她不需要他。”

小纤没听懂。

琳琳也没再多说。她只是觉得，陈老师看周雨的眼神里，除了那种熟悉的欲望，还有别的东西。

是忌惮。

周三下午，数学竞赛辅导班。

琳琳本来没资格参加，但陈老师把她和小纤的名字都加进去了。辅导班在实验楼小教室，一共十五个学生，周雨坐在第一排正中间。

陈老师讲题时，周雨偶尔会举手：

“老师，这里用反证法会不会更直观？”

或者：

“这个结论可以用数学归纳法推广。”

每次她发言，陈老师都会停顿一下，然后点头：

“对，你说得对。”

琳琳坐在最后一排，看着周雨的侧脸。周雨听课时的表情很专注，但那种专注里没有崇拜，没有向往，只有冷静的分析。像是在解一道题，而陈老师只是题目的一部分。

课间休息时，周雨去了洗手间。琳琳也跟进去。

洗手间里没人。周雨在洗手台前洗手，洗得很仔细，从手指到手腕，用了三遍洗手液。

琳琳站在她旁边，假装洗手。她从镜子里偷看周雨——周雨也在镜子里看她。

两人的目光在镜中相遇。

周雨先开口：

“你叫琳琳？”

琳琳点头。

周雨关掉水龙头：

“你数学成绩进步很快。上次月考你考了85，这次周考92。”

琳琳一愣：

“你怎么知道？”

周雨抽出纸巾擦手：

“我看了成绩单。你的错题集中在函数和几何，需要加强空间想象能力。”

她说这些话时语气平静，像在陈述客观事实。

琳琳忍不住问：

“你……为什么转学？”

周雨动作顿了顿，然后继续擦手：

“家庭原因。”

“哦。”

周雨把纸巾扔进垃圾桶，转身面对琳琳：

“陈老师给你开小灶吗？”

琳琳心脏猛地一跳。

她小声说：

“我……我数学差，老师额外辅导。”

周雨重复这个词，推了推眼镜：

“额外辅导。什么样的辅导？”

琳琳不敢回答。

周雨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说：

“你脖子后面有淤青。”

琳琳下意识捂住后颈——那是昨晚陈老师掐着她脖子操她时留下的。

她慌乱地说：

“我……我撞的。”

周雨的语气依然平静：

“撞的淤青是片状的，你这是指痕。拇指在左侧，四指在右侧，施加压力的人比你高大约20厘米，右手惯用手。”

琳琳浑身发冷。

周雨走近一步，压低声音：

“他打你？还是……”

琳琳后退：

“没有！老师没有！”

周雨说：

“我没有说是陈老师。但你提到了他。”

琳琳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转身想跑。周雨拉住她的手腕——力道不大，但很稳。

周雨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晰：

“听着，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可以帮你。”

琳琳说：

“我不需要——”

周雨打断她：

“你需要的。但你现在不敢要。没关系。”

她松开手，从书包侧袋掏出一支笔，拉过琳琳的手，在她掌心写下一串数字。

周雨说：

“这是我的手机号。你想说话的时候，打给我。任何时候。”

琳琳盯着掌心那串数字，手指发抖。

周雨转身离开洗手间。走到门口时，她回头说：

“顺便，你的校服裙拉链没拉。”

琳琳低头，看见裙子侧面的拉链确实开着——是刚才陈老师课间把她叫到储物间，撩起裙子摸她时拉开的，她忘了拉回去。

她慌忙拉上拉链，再抬头时，周雨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琳琳盯着手机里存的那个号码，看了很久。

周雨。

这个名字像一根刺，扎进她混乱的生活里。

她想起周雨冷静眼神，想起周雨说的话：“你需要的，但你现在不敢要。”

琳琳把手机扔到一边，用枕头蒙住头。

她不需要帮助。她需要的是陈老师操她，需要的是那种被填满的感觉，需要的是数学考高分后陈老师的表扬。

她不需要一个转学生来可怜她。

但半夜两点，琳琳还是爬起来，拿起手机，给那个号码发了条短信：

“你是谁？”

她以为不会收到回复，但五分钟后，手机亮了：

“周雨。睡不着？”

琳琳盯着那行字，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很久，最后打出：

“嗯。”

“想聊聊？”

“聊什么？”

“随便。数学题？或者别的。”

琳琳想了想，打出：

“你为什么转学？”

这次等了十分钟才有回复：

“我妈死了，我爸再婚，新家没我位置。满意了？”

琳琳愣住了。她赶紧回：

“对不起。”

“不用。事实而已。你呢？为什么跟陈老师？”

琳琳手抖得打不出字。

周雨又发来：

“不想说没关系。但你知道他在对李雪做同样的事吗？”

琳琳的心沉下去：

“你怎么知道？”

周雨回复：

“我观察力比较好。李雪昨天脖子上有吻痕，今天数学课她一直揉手腕——手腕上有勒痕。陈老师看她的眼神，和看你的眼神一样。”

琳琳不知道该怎么回。

周雨继续发：

“你不是一个人。但如果你继续沉默，你会越来越孤独。”

琳琳终于问出这个问题：

“我该怎么办？”

周雨回复：

“第一步：承认你需要帮助。你做到了吗？”

琳琳看着这条短信，眼泪涌出来。她打出：

“没有。”

周雨回复：

“那就先睡觉。明天数学课，如果你听懂了我讲的第三种解法，对我点点头。这是我们的暗号。”

琳琳问：

“什么暗号？”

周雨回复：

“‘我还活着’的暗号。”

琳琳盯着这句话，哭了很久。最后她回：

“好。”

周雨回复：

“晚安，琳琳。记住：你不是他的玩具，你是人。”

琳琳放下手机，躺在黑暗里。

窗外的月光很亮。

她想起周雨说的“暗号”。

“我还活着”。

原来她还活着吗？她以为那个在陈老师身下呻吟、在办公室里口交、在筒子楼里被抽打的人，已经死了。

原来她还活着。

裤裆又湿了。

但这次，她没有自慰。她只是躺着，让眼泪流进枕头里。

手机又亮了一下，是周雨的最后一条短信：

“活下去，琳琳。用任何方式。活下去。”

第四章：黑暗的蔓延（续）

第十四节：暗号与试探

周四的数学课，琳琳整节课都在偷看周雨。

周雨坐在第二排靠走道的位置，背挺得很直。陈老师讲题时，她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偶尔会推一下细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冷静得像两潭深水。

“所以这个函数的极值点在这里。”陈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个圈，“还有问题吗？”

周雨举手：“老师，如果用导数定义直接推导，步骤会不会更严谨？”

陈老师顿了顿，点头：“可以。你上来写一下。”

周雨站起来，步伐平稳地走上讲台。她从陈老师手里接过粉笔时，两人的手指又碰了一下——这次琳琳看得很清楚，陈老师的手指微微蜷缩，像是碰到了什么烫手的东西。

周雨在黑板上写下推导过程。她的字迹工整利落，每一个等号都对得整整齐齐。写到第三步时，她忽然停笔，转身面向全班：

“其实这里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她开始讲解，声音清晰平稳。琳琳听不懂那些数学术语，但她看见陈老师的表情——他的嘴角在抽搐，那是他生气的征兆。

周雨讲完了，教室里响起窃窃私语。几个数学好的男生在点头，女生们则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周雨——有佩服，也有嫉妒。

“很好。”陈老师的声音有点干，“回座位吧。”

周雨放下粉笔，走向座位。经过琳琳身边时，她的视线在琳琳脸上停留了一秒，然后移开。

那一秒里，琳琳看见周雨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是询问。

琳琳想起昨晚的短信：“如果你听懂了我讲的第三种解法，对我点点头。”

她听不懂周雨的解法——那些公式像天书一样。但她还是对着周雨的侧脸，轻轻点了点头。

很小很小的动作，小到几乎看不见。

但周雨看见了。她的嘴角微微上扬，推了推眼镜，继续低头记笔记。

下课铃响，陈老师说：“周雨，来办公室。”

周雨合上笔记本，跟着陈老师走出教室。琳琳盯着她的背影，心跳得厉害。

小纤碰了碰她的胳膊：“你说……她会不会……”

“不会。”琳琳打断她，但自己也不确定。

她们在教室里等了十分钟，周雨还没回来。琳琳坐不住了，她站起来：“我去看看。”

“别去——”

但琳琳已经走出教室。她走到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她从门缝往里看。

办公室里只有陈老师和周雨两个人。周雨站在办公桌前，陈老师坐在椅子上，两人之间隔着桌子。

“你的解题思路很特别。”陈老师说，“跟谁学的？”

“自学的。”周雨回答，“网上有很多竞赛课程。”

“自学能学到这个水平，很厉害。”陈老师顿了顿，“你……家里情况还好吗？”

“还好。”

“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跟老师说。”

“谢谢老师。”周雨的声音很平静，“不过我没什么需要帮助的。”

沉默。

琳琳看见陈老师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那是他不耐烦时的习惯动作。

“下个月的竞赛，你有把握吗？”陈老师问。

“有。”

“想拿第几名？”

“第一。”

陈老师笑了：“这么自信？”

“实力足够，自然自信。”周雨说，“老师，还有事吗？我还要去图书馆。”

“没事了。”陈老师挥挥手，“去吧。”

周雨转身往外走。琳琳赶紧躲到走廊拐角。周雨走出办公室，没往图书馆方向走，而是直接下楼。

琳琳跟了上去。

周雨走到教学楼后面的小树林。那里有一张石桌，平时很少有人来。她在石桌旁坐下，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

琳琳躲在树后，不知道该不该过去。

“出来吧。”周雨头也不抬地说，“你跟了我一路了。”

琳琳慢慢走出来，坐到周雨对面。

周雨合上笔记本，推了推眼镜：“想知道刚才在办公室发生了什么？”

琳琳点头。

“什么都没发生。”周雨说，“他试探我，我拒绝了。”

“怎么试探？”

“问我需不需要‘帮助’，问我晚上有没有时间‘补课’。”周雨的语气很平淡，“老套路了。”

琳琳低下头：“你……你怎么知道？”

“我观察他两周了。”周雨说，“他对你，对小纤，对李雪，用的都是同一套话术。先建立信任，再试探边界，最后突破底线。”

琳琳浑身发冷。

“你为什么不……”她不知道该怎么说，“为什么不告诉别人？”

“告诉谁？”周雨反问，“告诉校长？校长是他舅舅。告诉警察？你们都没满14岁？还是没使用暴力？还是你们‘自愿’去的？”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刀，扎进琳琳心里。

“那……那怎么办？”她小声问。

周雨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说：“琳琳，你数学最近进步很快。”

琳琳一愣：“什么？”

“上次月考85，这次周考92。”周雨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表格，“按照这个趋势，期末你能考到100分以上。”

“你……你怎么会有我的成绩？”

“我整理了全班的成绩单。”周雨说，“不只是你，还有小纤、李雪，以及所有陈老师‘特别关注’的女生。”

琳琳看着那些表格，手在发抖。

“你发现规律了吗？”周雨指着表格，“所有被他‘辅导’过的女生，数学成绩都会在短期内快速提升。然后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其他科目成绩会下降。”

琳琳仔细看——确实，她的英语和语文最近都退步了。

“他在用分数控制你们。”周雨说，“考得好，奖励。考不好，惩罚。你们为了不被惩罚，为了得到奖励，会越来越依赖他。”

琳琳的眼泪涌出来：“我……我不知道……”

“现在你知道了。”周雨合上笔记本，“所以，你要做选择。”

“什么选择？”

“继续当他的玩具，用身体换分数。或者……”周雨顿了顿，“或者反抗。”

“怎么反抗？”琳琳哭着说，“他会毁了我……”

“他不会。”周雨的声音很冷静，“他比你更怕被毁。你有证据吗？”

琳琳摇头。

“那就收集证据。”周雨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推给琳琳，“这里面有微型录音笔。下次他见你，带着它。”

琳琳盯着那个小盒子，像盯着一个炸弹。

“我……我不敢……”

“那就继续现在的生活。”周雨站起来，“直到你受不了为止。”

她拿起书包要走。琳琳拉住她的衣角：“等等。”

周雨回头。

“你为什么要帮我？”琳琳问，“你也是……受害者吗？”

周雨沉默了很久。阳光透过树叶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松动，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我不是受害者。”她说，“我是幸存者。”

“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在另一个学校，遇到过另一个‘陈老师’。”周雨的声音很轻，“我用了六个月时间，收集了足够他坐十年牢的证据。他进去的那天，我转学了。”

琳琳瞪大眼睛。

“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做。”周雨说，“但前提是，你要愿意做。”

她把录音笔塞进琳琳手里：“充电一次能用八小时。开关在这里。录完发给我。”

琳琳握紧那个冰凉的小盒子，手心全是汗。

“如果我……如果我做不到呢？”

“那就扔掉它。”周雨说，“但别扔掉这个念头——你值得更好的生活，琳琳。”

她转身离开。走到树林边缘时，回头说：“对了，今晚陈老师会叫你去筒子楼。他会要求肛交，因为昨天李雪同意了。如果你不愿意，就说生理期。但要做好被惩罚的准备。”

琳琳愣在原地：“你怎么知道？”

“李雪昨晚在论坛发帖炫耀。”周雨说，“虽然匿名，但她用了和数学作业本上一样的错别字。”

说完，她消失在树林尽头。

那天晚上七点，琳琳的手机响了。是陈老师的短信：“老地方，现在。”

琳琳握着手机，另一只手握紧口袋里的录音笔。她想起周雨的话：“你值得更好的生活。”

但她真的值得吗？

她想起自己第一次主动张开腿的样子，想起自己吞下精液的样子，想起自己被打到高潮的样子。

这样的人，还配得上“更好的生活”吗？

手机又震了一下：“别让我等。”

琳琳站起来，穿上外套。出门前，她把录音笔塞进内衣里——周雨说那里最不容易被发现。

走到筒子楼楼下时，她看见周雨站在路灯下。

周雨没说话，只是对她点了点头。

那是一个很轻的动作，但琳琳突然有了勇气。

她走进楼道，爬上楼梯，站在那扇熟悉的门前。

门开了，陈老师穿着睡衣，手里拿着皮带。

“迟到了三分钟。”他说。

琳琳走进去，门在身后关上。

录音笔在内衣里，开始工作。

当晚十一点，琳琳回到家。她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浑身发抖。

她做到了。

她录下了全部——陈老师的命令，她的哭泣，皮带抽打的声音，还有最后他射在她脸上时粗重的喘息。一共47分钟。

她从内衣里掏出录音笔，上面的小红灯还在闪烁。她按掉开关，把录音笔紧紧握在手心。

手机震动，是周雨的短信：“还活着吗？”

琳琳哭着打出：“活着。”

“录音了？”

“录了。”

“发给我。然后删除你手机里的所有记录。”

琳琳照做。她把录音文件发给周雨，然后清空聊天记录，删除短信，把录音笔藏进书架最里面。

周雨回复：“收到。做得好。”

“接下来怎么办？”

“等。继续正常上学，正常见他。表现得和以前一样。”

“可是……”

“琳琳，这只是第一步。”周雨发来，“我们还需要更多。小纤的，李雪的，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受害者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琳琳盯着“系统工程”这个词，突然觉得可笑——她的人生，成了一项需要系统解决的工程。

但她还是回：“好。”

“睡觉吧。明天数学课，如果陈老师问你昨晚疼不疼，你就说‘习惯了’。这是第二阶段的暗号。”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开始麻木了。而他会因此放松警惕。”

琳琳放下手机，躺到床上。

她闭上眼睛，脑子里回放着今晚的一切——

陈老师把她按在床上，皮带抽在屁股上。她哭着求饶，但心里在数数：一下，两下，三下……

数到第二十七下时，她高潮了。

陈老师很满意，他说：“看，你的身体比你的嘴诚实。”

然后他插进她后面。很疼，但她没哭出声。她只是看着天花板，想：周雨现在在干什么？她在听录音吗？她会觉得我恶心吗？

结束后，陈老师帮她清理，动作意外地温柔。他说：“琳琳，你是我最乖的学生。”

她当时想：不，我不是学生。我是证据。

第二天数学课，陈老师果然问：“昨晚疼吗？”

琳琳按照周雨教的，平静地回答：“习惯了。”

陈老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琳琳第一次看见他笑得那么放松，那么……得意。

“好孩子。”他说。

琳琳低下头，假装在记笔记。她用余光瞥向周雨——周雨正在笔记本上写什么，写完一页，翻过去。

那一页的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很小的字：

“第二阶段：信任建立。继续。”

琳琳收回视线，继续听课。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课桌上，暖洋洋的。

她忽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还活着。

裤裆还是湿的——昨晚陈老师射进去的精液，今早还没流干净。

但这次，她没觉得羞耻。

她觉得那是证据。

是活下去的证据。

(第十四节完)

第四章：黑暗的蔓延（续）

第十五节：分裂的日记

琳琳开始写两本日记。

第一本放在书桌抽屉里，奶奶要是翻到，会看见这样的内容：

10月25日，晴

今天数学课讲三角函数，好难。陈老师很耐心，放学后还给我补了课。我要更努力，考上大学让奶奶过好日子。

10月28日，阴

考试考了92分，陈老师表扬我了。奶奶很开心，给我煮了鸡蛋。我要继续加油。

第二本藏在床垫和床板之间的夹层里，用透明塑料袋包着，封口处贴了三层胶带。这本日记用只有她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缩写写成，但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10月25日，周三

筒子楼。皮带27下，后面流血了。他射在我伤口上，说“消毒”。我高潮了，真贱。录音笔47分钟，发给周雨。她说“做得好”。我哭了，不是因为疼。

10月28日，周六

下午李雪也在。他让我们互相舔。李雪很兴奋，舌头伸进我里面时，我想吐。但我湿了。他拍了视频，说“留念”。周雨让我记住摄像机的位置——在书架第二层，黑色的小方盒。她怎么知道？

10月30日，周一

数学课，他说“昨晚疼吗”，我说“习惯了”。他笑了。周雨在笔记本上写“第二阶段”。什么意思？我要变成什么样？

写完第二本日记，琳琳会把它仔细包好，塞回床垫下。然后她会躺到床上，手伸进内裤里。

最近她自慰时不再幻想陈老师了。

她幻想周雨。

幻想周雨用那种冷静的声音指挥她：“手指插深一点。对，就是那里。你现在感觉到什么？”

她会照做，然后小声回答：“感觉……我在活着。”

高潮时，她会咬住枕头，不让自己哭出声。

周五下午，陈老师说：“放学后都来筒子楼。有‘集体活动’。”

琳琳的心沉下去。

放学后，她、小纤、李雪三个人跟着陈老师走出校门。路上没人说话，但李雪一直在哼歌，心情很好的样子。

到了筒子楼，陈老师打开门。房间里和平时不一样——地上铺了塑料布，墙上挂着几根绳子，床头柜上摆着一排东西：跳蛋、按摩棒、乳夹、低温蜡烛。

“脱衣服。”陈老师说。

三个人开始脱。琳琳动作很慢，她在观察——周雨说的摄像机还在书架第二层。墙角多了一个三脚架，上面架着另一台摄像机，镜头盖没打开。

“今天拍点特别的。”陈老师指着三脚架，“留念。”

李雪眼睛亮了：“要拍色情片吗？”

“教学片。”陈老师纠正，“教你们怎么取悦男人。”

琳琳的胃开始抽搐。她想起周雨的话：“如果他要拍视频，尽量背对镜头，或者用头发挡脸。不要看镜头，不要说话。”

她低下头，让头发垂下来遮住脸。

“先从基本的开始。”陈老师拿起跳蛋，“琳琳，躺下，分开腿。”

琳琳照做。塑料布很凉，贴在皮肤上很不舒服。

陈老师把跳蛋按在她阴蒂上，打开开关。震动传来，她浑身一颤。

“小纤，你负责控制强度。”陈老师把遥控器给小纤，“李雪，你负责计时。我要她高潮三次，每次间隔不超过五分钟。”

小纤接过遥控器，手在抖。李雪拿出手机计时。

跳蛋在阴蒂上震动，强度逐渐加大。琳琳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叫出声。她能感觉到小纤在看她，眼神很复杂。

“叫出来。”陈老师说，“拍出来才有效果。”

琳琳摇头。

陈老师走过来，蹲下，捏住她的下巴：“叫。”

“啊……”琳琳小声哼了一下。

“大声点。”

“啊……！ 嗯……！”

跳蛋的强度突然调到最大，琳琳尖叫着达到高潮。身体剧烈颤抖，淫水喷出来，溅在塑料布上。

“第一次，三分十七秒。”李雪报时，“还不错。”

陈老师没让跳蛋停，继续震动着已经敏感过度的阴蒂。琳琳疼得扭动身体，但小纤按着她的腿。

“第二次要来了吗？”陈老师问。

琳琳摇头：“不……不行……太疼……”

“疼才记得住。”陈老师转向小纤，“加大强度。”

小纤的手指在遥控器上悬停了一秒，然后按了下去。

更强烈的震动传来，琳琳疼得眼泪直流。但身体背叛了她——在疼痛中，快感又开始堆积。

“啊……不要……停……！”

“停？”陈老师笑了，“这才刚开始。”

第二次高潮来得很快，但很痛苦。琳琳感觉阴蒂肿了，每一次震动都像针扎。

“第二次，两分四十八秒。”李雪的声音带着兴奋，“比第一次快。”

陈老师满意地点头，然后转向李雪：“该你了。”

李雪脱光衣服躺下。陈老师没给她用跳蛋，而是直接插进去。他一边操李雪一边对小纤说：“继续震琳琳，我要她在我射的时候第三次高潮。”

小纤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但她还是按着遥控器，把强度调到最大。

琳琳疼得几乎晕过去。她能听见李雪放荡的叫声，能听见陈老师粗重的喘息，能听见摄像机运转的细微声音。

在陈老师射进李雪体内的同一秒，琳琳第三次高潮。

这次她没叫，只是张着嘴，无声地痉挛。

结束后，三个人都瘫在塑料布上。陈老师站起来，检查摄像机：“拍得不错。你们俩，互相清理。”

琳琳和小纤爬起来，用湿纸巾擦掉彼此身上的精液和淫水。李雪躺在旁边看着，脸上带着满足的笑。

“下周六继续。”陈老师一边导出视频一边说，“下次玩点更刺激的。”

晚上九点，琳琳回到家。她没开灯，直接走进卫生间，打开淋浴。

热水冲在身上，她蹲下来，抱住膝盖。

今天在塑料布上，她第三次高潮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画面是周雨的脸。

周雨用那种冷静的眼神看着她，说：“记住这个感觉。这是你活着的证据。”

琳琳当时想：不，这是我死掉的证据。

但她还是记住了。

洗完澡，她裹着浴巾回到房间，从床垫下拿出第二本日记。今天她不想用符号了，想写点能看懂的字。

她翻开新的一页，笔尖悬了很久，最后写下：

今天他拍了视频。

我高潮了三次。

小纤在看我，她在想什么？

李雪很享受。

我想死。

但周雨说“活下去”。

所以我活着。

我真贱。

写到这里，她停下笔。看着“我真贱”三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起笔，在这三个字上画了一个圈，旁边打了个箭头，写：

但贱也是活着的一种方式。

写完这句，她愣住了。

这是她第一次为自己辩护。

哪怕是用这么扭曲的方式。

手机震动，是周雨的短信：“视频拍了吗？”

琳琳回：“拍了。”

“你露脸了吗？”

“没有，按你说的，用头发挡住了。”

“好。他储存视频的设备是什么？”

“一个黑色的移动硬盘，放在书架最上层。”

“型号？”

琳琳努力回忆：“上面写着……WD，还有一个二维码。”

“WD My Passport，容量大概1TB或2TB。好，知道了。”

琳琳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你要做什么？”

“收集证据链。”周雨回，“视频文件、存储设备、拍摄地点、参与人员。越多越好。”

“然后呢？”

“然后等时机成熟。”

“什么时候时机成熟？”

这次周雨隔了很久才回：“当你再也受不了的时候。”

琳琳盯着这句话，眼泪掉在手机屏幕上。

她打出：“我现在就受不了了。”

发送。

周雨秒回：“那就再忍忍。为了小纤，为了其他可能受害的人。你不是一个人，琳琳。”

琳琳哭出声。她捂住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她回：“我今天高潮的时候，想到的是你。”

发送完她就后悔了，赶紧撤回。

但周雨已经看见了。她回：“我知道。”

琳琳心脏狂跳：“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一样。”周雨说，“我收集证据的时候，高潮时想的是那个老师的脸。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在对抗他。快感来自对抗，不是服从。”

琳琳盯着这段话，看了三遍。

“你……你也自慰？”她问完就觉得这个问题很蠢。

周雨回：“我也是人。而且我19岁了，比你大两岁。”

琳琳愣住：“你不是转学生吗？怎么19岁？”

“留过两级。因为之前那件事，抑郁休学一年。”

琳琳不知道该说什么。

周雨又发来：“所以，别觉得自己特别惨。惨的人很多，只是有些人学会了用惨当武器。”

“怎么用？”

“比如现在，你在哭，对吧？”

“嗯。”

“哭的时候，记住这个感觉。记住你的眼泪是咸的，记住你的心脏在疼，记住你的手在抖。这些都是证据——证明你还有感觉，证明你还活着，证明你还能反抗。”

琳琳擦掉眼泪，打字的手不再抖了。

“我记住了。”她回。

“好。现在睡觉。明天数学课，如果陈老师问你今天爽不爽，你就说‘爽’。这是第三阶段的暗号。”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开始享受了。而他会因此完全放松警惕。”

琳琳放下手机，躺到床上。

她闭上眼睛，脑子里回放今天的画面。

塑料布。跳蛋。摄像机。小纤颤抖的手。李雪的笑。

还有高潮时，周雨的脸。

她把手伸进内裤，手指找到阴蒂——那里还肿着，一碰就疼。

但她还是开始揉。

一边揉一边想周雨的话：“快感来自对抗，不是服从。”

她对抗的是谁？

是陈老师？还是她自己？

手指动作加快。疼痛和快感混在一起，分不清界限。

高潮来临时，她咬住手腕，不让自己叫出声。

结束后，她瘫在床上，大口喘息。

裤裆又湿了。

这次是她自己的淫水，混着一点血——阴蒂上的伤口破了。

她没管，只是躺着，看着天花板。

窗外的月光很亮。

她忽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开始享受了。

享受这种在深渊里，还能看见一点点光的感觉。

哪怕那光是另一个深渊反射过来的。

(第十五节完)

第十六节：镜子的两面

周一早晨，琳琳在洗手间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

脸色苍白，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嘴唇因为昨晚咬得太狠有点肿。她撩起校服衬衫的衣领，看见锁骨下方有一块新鲜的淤青——昨天陈老师掐着她脖子操她时留下的。

她盯着那块淤青看了一会儿，然后扣好扣子，整理好衣领。

镜子里的女孩看起来很普通。梳着简单的马尾，校服穿得整整齐齐，脸上没什么表情。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女孩的阴道里还残留着昨晚的精液，肛门因为过度的使用还在隐隐作痛，阴蒂上的伤口结了薄薄一层痂。

琳琳伸手摸了摸镜子里的自己。

镜面很凉。

她忽然想起周雨说过的话：“镜子不会说谎，但人会对自己说谎。”

她对自己说了什么谎？

“我还好。”

“我能承受。”

“这是为了考大学。”

谎言说多了，连自己都快信了。

数学课，陈老师一进教室就看向琳琳。

“琳琳，上来做这道题。”

琳琳站起来，走到讲台上。题目是昨晚陈老师“辅导”她时随手写在草稿纸上的那道——他一边插她后面，一边在她耳边念题目：“已知函数 $f(x)=\ln(x+1)$ ，求 $f'(0)$ 的值……”

她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知道后面很疼，前面在流水。

“答案是-1/2。”琳琳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解题过程。

步骤完全正确。

陈老师笑了：“很好。昨晚的辅导有效果。”

教室里响起几声轻笑。有些男生看琳琳的眼神变了——他们可能以为“辅导”真的是辅导。

琳琳低着头回到座位。她能感觉到小纤投来的目光，也能感觉到周雨从教室另一侧投来的目光。

下课铃响，陈老师说：“琳琳，来办公室。”

琳琳站起来，跟在他身后。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一眼——周雨对她微微点头。

那是一个很轻的动作，但琳琳看懂了。

“记住，你是去收集证据的，不是去挨操的。”

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陈老师关上门，拉上窗帘。

“脱裤子。”他说。

琳琳照做。她解开校服裤的扣子，褪到膝盖。内裤是湿的——从早上起来就一直湿着。

陈老师走过来，手指探进她腿间：“这么湿？想我了？”

琳琳按照周雨教的第三阶段暗号，小声说：“嗯……想。”

陈老师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一种琳琳从未见过的笑容——放松的，得意的，甚至带着点宠溺。

“乖孩子。”他拉开自己的裤链，“今天用嘴。”

琳琳跪下来，含住那根已经硬了的鸡巴。她舔得很认真，舌头在龟头上打转，然后慢慢往下吞。

陈老师舒服地叹气，手按着她的头：“深一点……对……就是这样……”

琳琳全部吞进去，喉咙被顶得发胀。她能感觉到龟头顶在喉咙深处，能尝到前列腺液咸涩的味道。

她一边舔一边想：周雨现在在干什么？在教室看书？在图书馆查资料？还是在计划下一步怎么收集证据？

想到周雨，她突然觉得嘴里的鸡巴没那么恶心了。

这只是一根证据。一根会射精的，肉做的证据。

陈老师开始操她的嘴，动作不算太粗暴。他今天心情好像很好，一边操一边说：“你最近进步很快……数学能考到前二十了……继续努力……老师会好好奖励你……”

琳琳被呛得眼泪直流，但没躲。她能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的咕噜声，能感觉到唾液顺着嘴角往下流。

操了大概十分钟，陈老师按住她的头，深深抵进喉咙最深处，射了出来。

精液很烫，量很大。琳琳全部咽了下去，一滴没漏。

“吞下去了？”陈老师有点惊讶。

琳琳点头，用手背擦掉嘴角的精液：“老师给的……我都吃。”

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把她拉起来，抱进怀里。

这是一个真正的拥抱，不是那种带着性意味的搂抱。他的手臂环着她的肩膀，手掌轻轻拍着她的背。

“好孩子。”他重复道，“真是个好孩子。”

琳琳僵在他怀里，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这是第一次，陈老师在没有性交的时候抱她。

也是第一次，她在他怀里没有觉得恶心。

她甚至……觉得有点温暖。

这个念头让她浑身发冷。

中午，琳琳在食堂找到周雨。周雨一个人坐在角落，面前摆着一份几乎没动的饭菜。

“我能坐吗？”琳琳问。

周雨点头。

琳琳坐下，压低声音说：“今天他抱我了。”

周雨夹菜的手停了一下：“什么情况下？”

“我给他口交，吞了精液，然后他抱了我。像……像爸爸抱女儿那样。”

周雨放下筷子，推了推眼镜：“这是情感控制的高级阶段。当你开始服从时，他用惩罚。当你开始享受时，他用奖励。当你完全依赖时，他用温情。”

“我……”琳琳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当时……觉得有点温暖。”

“正常。”周雨的语气很平静，“人是渴望温情的动物。即使温情来自施虐者。”

“我是不是……很贱？”

周雨看着她：“你想听真话吗？”

琳琳点头。

“是，你很贱。”周雨说，“但你贱是因为你被训练成了这样。就像狗被训练成听到铃铛就流口水。你不是天生贱，你是被驯化成了这样。”

琳琳的眼泪涌出来。

“但你有两个选择。”周雨继续说，“第一，继续当被驯化的狗，享受他偶尔给的温情，用身体换分数，直到他玩腻了或者你废了。第二，记住这份温情也是驯化的一部分，用它来麻痹他，收集更多证据，然后在他最放松的时候，咬断他的喉咙。”

琳琳擦掉眼泪：“我想咬断他的喉咙。”

“那就记住现在的感觉。”周雨说，“记住他抱你时的温暖，记住你当时的感动。这些都是武器——让你知道他的弱点在哪。”

“他的弱点是什么？”

“他需要被爱。”周雨说，“即使是被扭曲的爱。他需要你们依赖他，需要你们把他当成神。这就是他的弱点——他太贪心了，既要性，又要权力，还要感情。”

琳琳似懂非懂地点头。

周雨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一页，上面画着复杂的图表和箭头。

“这是他的行为模式图。”周雨说，“我根据你们的描述画的。你看这里——”

她指向图表中的一个分支：“当他给予温情后，接下来三天内，他会提高要求。比如，今天他抱了你，那么周三或周四，他会要求你做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可能是多P，可能是更暴力的玩法，可能是录像时露脸。”

琳琳的心沉下去：“那我该怎么办？”

“两个选择。”周雨竖起两根手指，“第一，提前拒绝，让他失望，回到惩罚阶段。第二，接受，但留下证据。”

“留下什么证据？”

“他提高要求的证据。”周雨说，“比如，如果他要求录像露脸，你就录下他提出要求的全过程。如果他安排多人，你就记下所有人的特征。如果他使用暴力工具，你就拍下工具的细节。”

琳琳握紧拳头：“我……我怕我做不到。”

“那就选第一项。”周雨合上本子，“拒绝，挨打，回到起点。但那样的话，我们收集证据的进度会延迟。”

“延迟会怎样？”

“李雪已经在论坛上炫耀得越来越过分了。”周雨说，“我查了她的IP，发现她不仅在学校发帖，还在本地色情论坛发。迟早会有人认出她，然后顺藤摸瓜找到陈老师。到那时，如果我们还没有足够证据，陈老师可能会销毁一切，然后反咬你们勾引老师。”

琳琳浑身发抖。

“所……所以我们要快？”

“对。”周雨站起来，“在你被他完全驯化之前，在他玩腻之前，在李雪引来外界注意之前。时间不多，琳琳。”

她端起餐盘要走，又回头说：“对了，今晚他可能会发短信要照片。别发露脸的。如果他要，就说手机坏了，明天去学校拍。”

“你怎么知道？”

“行为模式。”周雨指指自己的太阳穴，“我研究他很久了。”

那天晚上八点，琳琳的手机果然响了。

陈老师发来：“拍张自拍发给我。要露脸的。”

琳琳按照周雨教的回：“老师，我手机摄像头坏了，拍出来全是黑的。明天去学校拍可以吗？”

过了几分钟，陈老师回：“行。明天课间来办公室拍。”

琳琳松了口气，但马上又紧张起来——明天就要拍了。

她给周雨发短信：“他明天要拍露脸照。”

周雨秒回：“正常。按计划进行。明天我会在办公室外等你，用我的手机录下全过程。你的任务就是进去，让他拍照，但尽量找借口拖延时间，让我录清楚。”

“什么借口？”

“比如光线不好，比如头发乱了，比如衣服不整齐。女生的借口很多。”

琳琳盯着这条短信，突然觉得周雨真的很可怕。

她好像什么都能算到。

“周雨，”琳琳打出，“你以前……到底经历过什么？”

这次等了很久才有回复：

“我以前的数学老师，在我15岁到16岁那一年，每周二周四晚上‘辅导’我。他喜欢拍视频，喜欢让我叫爸爸。我收集了七个月的证据，最后他判了十二年。但证据里没有我的脸，因为我从来不看镜头，从来不露正脸。”

琳琳的手指在颤抖。

周雨又发来：“所以我懂。我懂怎么在镜头下生存，懂怎么收集证据，懂怎么在被他操的时候还在脑子里背数学公式。因为背公式能让我我不哭。”

琳琳哭了。她打出：“对不起。”

“不用对不起。帮我结束这一切，就是最好的道歉。”

“我会的。”

“好。现在睡觉。明天记得穿有领子的衣服，可以挡一部分脸。”

琳琳放下手机，躺到床上。

她想起陈老师今天抱她时的温暖。

想起周雨说的：“记住这份温情也是驯化的一部分。”

她把手伸进内裤，手指找到阴蒂。

这次她没有自慰。

她只是摸着那个还在疼的地方，然后把手拿出来，闻了闻指尖的味道。

精液的腥味，淫水的骚味，还有一点血的味道。

她把手指含进嘴里，舔干净。

然后对自己说：

“记住这个味道。这是证据的味道。”

窗外的月亮很圆。

镜子里的自己很陌生。

但她知道，镜子里那个人，正在学着活下去。

用最脏的方式。

活在最干净的希望里。

(第十六节完)

第十七节：镜头的审判

周二上午第二节课间，琳琳站在办公室门外。

她按照周雨的嘱咐，穿了件立领的校服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成高马尾，露出整张脸——这也是周雨的意思：“他要看脸，就给他看。但表情要控制，不要笑，不要哭，就面无表情。”

琳琳深吸一口气，抬手敲门。

“进来。”

推门进去，办公室里只有陈老师一个人。他坐在办公桌后，桌上摆着一台单反相机，镜头对着门口的方向。

“锁门。”陈老师说。

琳琳反手锁上门。

“过来。”

她走到办公桌前。陈老师站起来，绕到她身后，双手按在她肩膀上：“转过去，背对着我。”

琳琳转身。她能感觉到陈老师的手从她肩膀滑到腰侧，然后撩起校服衬衫的下摆。

“衣服脱了。”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只脱上衣。”

琳琳的手指在颤抖。她解开衬衫扣子，一颗，两颗，三颗……衬衫滑落，露出里面的白色胸罩。

“胸罩也脱。”

她伸手到背后，解开搭扣。胸罩松开，两只乳房弹出来，暴露在空气中。

办公室的空调开得很冷，乳尖很快硬了。

陈老师的手从后面伸过来，抓住她的乳房，用力揉捏。

“疼……”琳琳小声说。

“忍着。”陈老师的手指捏住她的乳头，拧了一下，“这样拍出来好看。”

他推着她走到办公桌前，让她上半身趴在桌面上，屁股翘起来。这个姿势，她的脸侧贴在冰凉的桌面，正好对着窗户的方向。

窗户外面是教学楼的外墙，没有人。

但琳琳知道，周雨就在这层楼的某个地方——可能是隔壁的空教室，可能是楼梯间的窗户，用长焦镜头或录音设备在记录这一切。

“看镜头。”陈老师调整相机角度，“我要你的眼睛看着镜头。”

琳琳抬起头，看向那个黑洞洞的镜头。

那一瞬间，她想起周雨的话：“镜头是武器。可以伤害你，也可以保护你。取决于谁握着它。”

现在握着镜头的是陈老师。

但记录这一切的，是周雨。

“表情再骚一点。”陈老师命令。

琳琳试着做出一个表情——不是笑，不是哭，是那种她照镜子时经常看到的，麻木中带着点空洞的表情。

陈老师似乎很满意。他按下快门，咔嚓咔嚓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拍了几张后，他说：“手放到下面去，把内裤扒开。”

琳琳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她拉下校服裤和内裤，手指扒开自己的阴唇，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嫩肉。

“再分开一点。”陈老师的声音有点哑，“让我看见里面。”

琳琳照做。她能感觉到自己的淫水正顺着大腿往下流。

相机快门声又响起。

“换个姿势。”陈老师走过来，把她翻过来，让她仰躺在办公桌上，“腿分开，手抓着乳房。”

琳琳躺下，冰凉的桌面贴着她赤裸的背部。她分开腿，手抓住自己的乳房，往中间挤压。

这个姿势让她完全暴露在镜头前。

陈老师拍了几张，然后放下相机，走过来。

“我改变主意了。”他说，“光拍照不够。”

他的手按在她腿间，两根手指插进她湿透的小穴。

“老师……”琳琳的声音在抖，“不是说……只拍照吗？”

“我说了算。”陈老师的另一只手解开自己的皮带，“拍点更真实的。”

琳琳的心沉到谷底。她看向窗户——外面什么都没有。

周雨能看到吗？能听到吗？

陈老师掏出已经硬了的鸡巴，抵在她穴口。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咚咚咚。

很轻的三下。

陈老师动作僵住，低骂一声：“谁？”

门外传来小纤的声音：“老师，班主任让我送作业过来。”

陈老师迅速拉起裤子，把琳琳从桌上拽起来：“穿上衣服，快。”

琳琳手忙脚乱地套上胸罩和衬衫，扣子都扣错了。她刚穿好裤子，陈老师已经走到门口，打开一条缝。

“作业给我。”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温和。

小纤把一摞作业本递进来。从门缝里，琳琳看见小纤的眼睛——那双眼睛飞快地扫过办公室内部，在琳琳凌乱的衣领上停留了一秒，然后移开。

“谢谢。”陈老师接过作业本，“还有事吗？”

“没……没了。”小纤的声音有点颤。

“那回去吧。”

门关上。陈老师反锁，转身看向琳琳。

他的表情很冷。

“她看见了。”他说。

琳琳摇头：“没……没有……”

“她看见你的扣子扣错了。”陈老师走过来，帮她把扣子重新扣好，“小纤很聪明。她一定猜到了。”

琳琳浑身发冷。

“她不会说出去的。”陈老师像是在安慰自己，“她不敢。”

他拿起相机，删除刚才拍的照片——一张张删，动作很慢。

“今天先到这里。”他说，“你回去吧。”

琳琳如蒙大赦，转身要走。

“等等。”陈老师叫住她，“明天，带小纤一起来。”

琳琳僵在门口。

“既然她可能知道了，那就让她加入。”陈老师的语气很平静，“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好朋友应该分享。”

琳琳的指甲掐进掌心。

“听见了吗？”陈老师的声音冷下来。

“……听见了。”

“去吧。”

琳琳走出办公室，腿都是软的。走廊里空荡荡的，小纤已经不见了。

她走到楼梯间，周雨从阴影里走出来。

“录到了。”周雨手里拿着一个手机，“七分钟。包括他让你脱衣服，拍照，还有最后要操你的那段。”

琳琳看着她：“小纤……”

“我知道。”周雨说，“我看见了。她故意来的。”

“故意？”

“作业本是她自己从班主任办公室拿的，班主任根本没让她送。”周雨推了推眼镜，“她在帮你。”

琳琳愣住。

“她知道你今天有危险，所以来打断。”周雨说，“但她可能没想到，这会让她自己也陷进来。”

琳琳想起陈老师的话：“明天，带小纤一起来。”

她突然觉得恶心，扶着墙干呕起来。

周雨递给她一瓶水：“漱漱口。”

琳琳漱了口，还是觉得恶心。

“我该怎么办？”她问，“我不能带小纤去……”

“你必须带。”周雨的声音很冷静，“如果你不带，陈老师会怀疑小纤，然后单独找她。那样更危险。”

“可是——”

“琳琳，听着。”周雨按住她的肩膀，“小纤早就陷进来了。从她第一次被迫参与，从她第一次帮你清理，从她第一次在你们被操的时候在旁边看着——她就陷进来了。现在只是从观众变成演员而已。”

琳琳的眼泪掉下来：“是我害了她……”

“不。”周雨摇头，“是陈老师害了你们。你，小纤，李雪，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人。你们都是受害者。”

“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互相伤害？”

“因为这是他的游戏规则。”周雨说，“分而治之。让你们互相竞争，互相嫉妒，互相牵制。这样你们就不会联合起来对抗他。”

琳琳擦掉眼泪：“那我们……联合起来？”

“对。”周雨点头，“从明天开始。你，小纤，还有我。我们三个，对抗他一个。”

“李雪呢？”

“李雪已经享受这种游戏了。”周雨说，“她暂时不是盟友。但我们可以利用她——她炫耀的欲望，会帮我们吸引外界注意。”

琳琳似懂非懂地点头。

“现在，去找小纤。”周雨说，“告诉她明天的事。但不要说是我说的，就说陈老师让你带她去。”

“她会恨我的。”

“恨比恐惧更有力量。”周雨把手机收起来，“恨会让她活下去。”

琳琳在体育馆后面的器材室找到了小纤。

小纤坐在一堆旧垫子上，抱着膝盖，脸埋在臂弯里。

“小纤。”琳琳小声叫她。

小纤抬起头，眼睛是红的。

“你看见了。”琳琳说。

小纤点头。

“谢谢你。”

“谢我什么？”小纤的声音很哑，“谢我打断你们的好事？”

“不是的……”

“那是什么？”小纤站起来，“琳琳，你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让他拍那种照片？”

琳琳不知道该怎么说。她不能说出周雨，不能说出证据的事。

“我……我需要分数。”她只能重复这个谎言，“他说……拍一张照片，期末考试给我加十分。”

小纤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笑了——那是一种绝望的笑。

“十分？”她说，“琳琳，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是什么样？”

“以前你会为了数学考八十分开心一整天，会为了奶奶给你煮的鸡蛋感动，会为了我借你橡皮说谢谢。”小纤的眼泪掉下来，“现在呢？现在你为了十分，可以脱光衣服让人拍。”

琳琳的眼泪也涌出来：“对不起……”

“我不要你的对不起。”小纤擦掉眼泪，“我要你告诉我，明天是不是还要去？”

琳琳点头。

“带我一起？”

琳琳又点头。

小纤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她的眼神变了——从悲伤变成了某种冰冷的东西。

“好。”她说，“我去。”

“小纤……”

“既然躲不掉，那就面对。”小纤的声音很平静，“但琳琳，你要记住——是你带我去的。如果有一天我疯了，死了，都是因为你。”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琳琳心里。

她想说“不会的”，想说“我们想办法”，但最后说出口的只有：“对不起。”

小纤不再说话，转身离开了器材室。

琳琳一个人坐在垫子上，哭了很久。

晚上，琳琳给周雨发短信：“我跟小纤说了。她恨我。”

周雨回：“恨比麻木好。恨会让她活下去。”

“你觉得她明天会配合吗？”

“会。但可能会用她的方式。”

“什么意思？”

“小纤很聪明。她可能会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换你的安全，或者反过来。你们之间会开始复杂的博弈。”

琳琳看着这条短信，手指在颤抖。

“我不想跟她博弈……”

“由不得你。”周雨回，“游戏已经开始，所有人都是棋子。包括我。”

琳琳想起周雨在楼梯间的眼神——那种冷静的，近乎冷酷的眼神。

“周雨，”她打出，“你恨过吗？”

这次等了很久才有回复：

“恨过。恨那个老师，恨我自己，恨所有旁观者。但现在不恨了。”

“为什么不恨了？”

“因为恨太耗能量。我要留着能量，去做事。”

琳琳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她放下手机，拿出第二本日记。

今天她不想写符号了。她翻开新的一页，用最工整的字写下：

今天他拍我照片，要操我时，小纤敲门了。小纤救了我，但我把她拖进来了。明天我们要一起去。周雨说这是战争。我是士兵，小纤是士兵，周雨是指挥官。敌人是他。战场是我们的身体。武器是疼痛，是快感，是眼泪，是精液。胜利是什么？活下去。或者一起死。

写完后，她合上日记，躺到床上。

手伸进内裤，手指找到阴蒂。

今天她没有自慰。

她只是摸着那个地方，然后对自己说：

“记住，这是战场。”

窗外的月光很亮。

镜子里的自己，眼神很冷。

像士兵的眼神。

(第十七节完)

第五章：脆弱的联盟

第18节：既定的共犯

周三放学后，琳琳和小纤站在教室门口等。

两人都没说话，但这次和以往不同：

不再那种初次涉险的颤抖，也没有被迫顺从的屈辱。小纤抱着胳膊靠在墙上，眼睛盯着走廊尽头的地砖裂缝，表情平静得像在等公交车。

琳琳用余光观察她：

- 小纤的校服领口下隐约能看见一道红痕，是昨晚陈老师用牙齿留下的
- 但她的站姿很放松，甚至有点慵懒

五点十分，陈老师从办公室出来，看见她们：

“都到了？走吧。”

嘴角勾起一个满意的弧度

三人走出教学楼：

- 陈老师走在中间，琳琳和小纤一左一右
- 夕阳把三个人的影子拉长又交叠，像某种诡异的图腾

路上陈老师居然主动开口：

“期中考试排名出来了。琳琳年级第35，小纤第42。比上次都有进步。”

琳琳的心跳快了一拍——她不知道今天会公布成绩。

小纤淡淡地“嗯”了一声：

“数学单科呢？”

“你87，琳琳89。”陈老师的语气带着赞赏：

“都在进步。尤其是你，小纤，上次才72。”

小纤的嘴角动了动，没说话：

但琳琳看见她眼底闪过一丝光——那是得到认可的满足感

琳琳突然想起周雨的话：

“他用分数当狗粮。你们为了这口粮，会越来越卖力。”

她现在就感觉很卖力：

- 身体甚至因为这个分数而微微发热

到了筒子楼，陈老师开门时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脸色微变：“**我接个电话，你们先进去。**”

琳琳和小纤走进房间：

- 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陈老师在走廊里的低语

房间里很安静：

- 地上依然铺着塑料布
- 今天多了一张矮桌，上面摆着几样东西：一副手铐，一根黑色的假阳具，一瓶润滑剂，还有一个琳琳没见过的小盒子

小纤走到矮桌前，拿起那个小盒子打开：

里面是几个小小的金属夹子，夹口有细密的锯齿

“**乳夹。**”小纤说，语气像在介绍文具：

“**带齿的，会疼。**”

琳琳看着她：

“**你不怕吗？**”

小纤转过头，眼神很平静：

“**怕有用吗？第一次怕，第二次怕，第十次呢？第一百次呢？**”

她放下盒子：“**怕会变成习惯，然后习惯会变成……别的。**”

“**别的什么？**”

小纤没回答：

- 她走到墙边，那里挂着一面旧镜子
- 对着镜子整理头发，把马尾重新扎紧
- 解开校服衬衫最上面两颗扣子，露出锁骨上的红痕

“**好看吗？**”她问镜子里的琳琳。

琳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小纤转过来，背对着镜子，撩起衬衫下摆：

后腰上有一片新鲜的淤青，是昨晚被按在桌沿上撞出来的

“**这也是他留下的。**”小纤说：

“**但你知道吗？昨晚我数学作业全对。他批改的时候，摸了我的头。**”

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秘密。

琳琳突然明白了“别的”是什么：

- 是交易
- 是换算
- 是用身体的疼痛和耻辱，换分数，换认可，换那一点点虚假的温情

门开了，陈老师走进来，脸色不太好看：

“**手机给我。**”他对琳琳说。

琳琳一愣：

“**什么？**”

“手机。你们两个的，都给我。”

琳琳和小纤对视一眼，掏出手机递过去：

- 陈老师接过，直接关机，然后扔进抽屉锁起来

“今天不用拍视频。”他说：

“但有新玩法。”

他走到矮桌前，拿起那副手铐：

“今天玩审讯游戏。”

琳琳的心沉下去：

- 她想起周雨昨天发的警告：**“如果某天他突然改变模式，比如收手机，比如不录像，可能是察觉到什么。”**
- 她努力让自己的表情保持平静

陈老师让两人面对面跪在塑料布上，中间隔着矮桌：

- 先铐住琳琳的左手和小纤的右手，让两人的手连在一起
- 然后拿起乳夹

“问题一。”陈老师走到琳琳面前，夹子在她左乳头上方悬停：

“你们私下有没有讨论过我？”

琳琳摇头：

“没有。”

夹子落下，锯齿咬住乳尖：

“啊——！”琳琳疼得弓起身子。

“撒谎。”陈老师说：

“我看见你们课间在走廊说话。”

他转向小纤，另一个夹子夹住她的右乳头：

- 小纤咬住嘴唇，没叫出声，但脸色瞬间白了

“问题二。”陈老师走回桌后坐下，像真正的审讯官：

“有没有告诉过别人这里的事？”

两人都摇头。

陈老师拿起那根假阳具，涂满润滑剂，然后走到琳琳身后，抵在她后穴入口。

“再问一次，有没有？”

琳琳哭着摇头：**“没有……真的没有……”**

假阳具慢慢插进去。很粗，很凉，每进一寸都带来撕裂般的疼痛。

“小纤呢？”陈老师一边往琳琳身体里推假阳具一边问。

小纤看着琳琳痛苦的表情，深吸一口气：**“有。”**

陈老师的动作停住了。

琳琳也僵住了。

"有?"陈老师的语气冷下来,"告诉谁了?"

"李雪。"小纤说,"她猜到了,问我是不是也在跟老师'补课'。我说是。"

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突然笑了:"李雪那个大嘴巴,确实藏不住事。"

他把假阳具从琳琳身体里抽出来,带出一些血丝。然后走到小纤身后:"你很诚实。诚实有奖励。"

假阳具插进小纤的后穴。小纤疼得浑身一抖,但没叫。

"继续。"陈老师一边慢慢抽插一边说,"还告诉谁了?"

"没了。"小纤喘息着,"只告诉了李雪。她说.....她早就知道了,还问我爽不爽。"

陈老师的动作顿了一下:"你怎么回答?"

"我说.....刚开始疼,后来....."小纤的声音断断续续,"后来就.....习惯了。"

这个回答似乎取悦了陈老师。他加快了抽插速度,假阳具在小纤身体里进出,发出黏腻的水声。

琳琳跪在旁边看着,左手还和小纤的右手铐在一起。她能感觉到小纤的手在抖,能听见小纤压抑的喘息。

小纤在保护她。

小纤故意说告诉了李雪——因为李雪确实可能猜到了,这不算完全的谎言。但这个回答转移了陈老师的注意力,让他不再追问"还有没有告诉别人"。

假阳具抽出来时,小纤的后穴已经红肿不堪。陈老师把沾满血和润滑剂的假阳具扔在塑料布上,然后解开手铐。

"今天到此为止。"他说,"穿衣服。"

琳琳和小纤互相搀扶着站起来。穿衣服时,小纤的动作很慢,每一次弯腰都疼得皱眉。

陈老师坐在床边看着她们,突然说:"下个月有全市数学竞赛。我想推荐你们俩去。"

两人都愣住了。

"名额只有两个。"陈老师说,"李雪也想要,但她成绩不够。你们如果拿了奖,高考可以加分。"

琳琳的心脏狂跳。竞赛,加分,大学——这些词像遥远的梦。

"但名额要给最乖的学生。"陈老师站起来,走到她们面前,手指抚过小纤红肿的乳头,"你们.....够乖吗?"

小纤低头:"够。"

"琳琳呢?"

琳琳也点头:"够。"

"证明给我看。"陈老师说,"周六晚上,老时间。我要你们两个.....伺候我。用你们学到的所有方法。"

他拍了拍两人的脸,然后拿起外套:"走吧。手机明天来拿。"

走出筒子楼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走了很远,小纤才开口:"我刚才撒谎了。"

"我知道。"琳琳说,"谢谢你。"

"不完全是为你。"小纤停下脚步，"如果让他知道我们在收集证据，会死得更惨。"

琳琳看着她："你在帮周雨？"

小纤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在帮自己。"

她从书包夹层里掏出一个东西——一支口红大小的黑色圆筒。

"录音笔。"小纤说，"周雨给我的。今天全程录了。"

琳琳瞪大眼睛："你怎么……"

"她昨天找我谈过了。"小纤把录音笔收好，"她说得很直接——要么一起沉下去，要么一起游上岸。我选了上岸。"

琳琳的眼泪涌出来，但这次不是悲伤的眼泪。

是某种……希望的眼泪。

"周六怎么办？"她问，"他要我们‘伺候’他。"

"那就伺候。"小纤的语气很平静，"但要多录点东西。周雨说，我们需要他明确索贿的证据——用性换竞赛名额。"

琳琳懂了。这不再是单纯的性侵，这是交易。是明确的犯罪。

"你怕吗？"她问小纤。

小纤想了想："怕。但更怕一辈子这样。"

两人继续往前走。快到分岔路时，小纤说："琳琳，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把他送进去了……"

"嗯？"

"你会觉得……可惜吗？"

琳琳愣住了。

可惜？

可惜那些分数？可惜那些虚假的温情？可惜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不会。"她听见自己说，"我会觉得……自由。"

小纤笑了。那是琳琳很久没见过的，真正的笑。

"那就为了自由。"小纤说，"再忍忍。"

她转身走向自己家的方向，背影在路灯下显得很单薄，但很坚定。

琳琳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周雨的短信："小纤拿到录音了。做得很好。周六按计划进行，我会在外面接应。"

琳琳回："好。"

她走回家，脚步比以往轻快。

裤裆还是湿的——刚才的疼痛和恐惧让她又高潮了一次。

但这次，她没有觉得羞耻。

她觉得那是燃料。

燃烧自己，烧出一条路的燃料。

(第十八节完)

第十九节：价码

周六晚上七点，筒子楼房间里的灯调成了暗红色。

塑料布换成了新的，在灯光下泛着廉价的油光。矮桌上今天摆的东西更多了：三份打印好的A4纸，一盒印泥，还有一台崭新的摄像机，镜头上的红灯一闪一闪。

琳琳和小纤跪在塑料布上，两人都穿着校服——陈老师要求的，“要有学生样”。但校服里面什么都没穿，扣子解开到第三颗，能看见胸罩边缘。

陈老师坐在床边抽烟，烟灰掉在地板上。他看起来很疲惫，眼下的黑眼圈很重。

“竞赛报名表下来了。”他说，声音有点哑，“两个名额。我推荐了你们俩。”

琳琳的心脏猛地一跳。她想起周雨的话：“他一定会用这个做交易。他要的不是性，是‘自愿’的证据。”

“但是——”陈老师弹掉烟灰，“学校要求签一份辅导协议。证明你们是自愿接受我的额外辅导。”

他指了指矮桌上的A4纸。

琳琳伸手拿过一份。标题是《数学竞赛专项辅导自愿协议书》，正文用标准的合同语言写着：

“本人自愿接受陈明老师的课外辅导，辅导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课堂教学延伸、解题技巧训练、心理素质培养。辅导时间、地点、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本人承诺辅导过程完全自愿，不存在任何强迫或交易行为。”

落款处有两个签名栏：学生签名、监护人签名。

“签了字，按手印。”陈老师说，“明天我就交上去。下周开始，每周六晚上七点到十点，正式辅导。”

小纤盯着那份协议，手指在颤抖。

“老师，”她小声问，“辅导内容包括什么？”

陈老师笑了。那笑容在暗红色灯光下显得很诡异。

“包括你们学过的所有内容。”他说，“口交，肛交，双飞，录像。所有内容。”

琳琳的胃在抽搐。她抬头看向摄像机——红灯还在闪。

“签不签？”陈老师问，“不签的话，名额给李雪。她昨天来找我，说她什么都愿意。”

琳琳想起李雪最近的变化。数学课不再捣乱，作业认真完成，甚至开始问问题。她在用她的方式竞争。

“我签。”小纤说。

她拿起笔，在“学生签名”栏写下自己的名字。字迹很工整，像在写作业。然后她打开印泥盒，拇指按下去，在名字上按了个鲜红的手印。

陈老师看向琳琳。

琳琳的手在抖。她想起周雨昨晚的短信：“签。但签的时候要说不一句话——‘老师，签了这个，竞赛名额就是我的了对吗？’。一定要让他回答‘对’。”

她深吸一口气，拿起笔。

“老师。”她的声音在抖，“签了这个……竞赛名额就是我的了对吗？”

陈老师盯着她看了两秒，然后笑了：“对。签了就是你的。”

琳琳写下自己的名字。王琳琳。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最后一笔拉得很长，像在拖延时间。

她按下手印。红色在纸上晕开，像血。

“很好。”陈老师站起来，走到摄像机后面，“现在，证明你们值得。”

他让两人面对面跪好，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两个振动棒。不是普通的跳蛋，是那种粗大的，带螺纹的，顶端会旋转的东西。

“自己放进去。”他说，“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我要看着。”

琳琳接过振动棒。塑料外壳很凉。她慢慢躺下，分开腿，把振动棒抵在自己湿透的小穴入口。

“转着进。”陈老师说，“慢一点。”

她开始旋转着往里推。螺纹摩擦着内壁，带来陌生的胀痛感。全部进去后，她感到振动棒在深处开始震动，很轻微，但持续不断。

小纤也照做了。但她后面还没完全恢复，振动棒插进去时她疼得脸色发白。

“打开开关。”陈老师命令。

琳琳摸到振动棒尾部的开关，按下去。

嗡——

强烈的震动从体内炸开。她整个人弓起来，尖叫卡在喉咙里。

“第二档。”陈老师说。

她按到第二档。更强烈的震动，每一下都撞在子宫口上。她开始失控地抽搐，淫水一股股涌出来，混着振动棒带出的润滑剂，在塑料布上积了一小滩。

小纤那边也是。但她没叫，只是咬着嘴唇，眼泪不停往下流。

“现在，”陈老师走到琳琳身边，解开自己的裤子，“我要操你。振动棒不准关。”

他插进来时，琳琳感觉要死了。前面是粗大的振动棒在旋转震动，后面是陈老师的鸡巴在抽插。两种刺激混在一起，让她的大脑一片空白。

“啊……不行了……要死了……”

“死不了。”陈老师喘着气，“这才刚开始。”

他加快速度，每一下都又深又重。琳琳的尖叫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呜咽，身体像离水的鱼一样痉挛。

就在这时，她感觉到振动棒的震动模式变了——不再是规律的震动，而是一短一长、一长两短的组合。

摩斯密码。

周雨教过她。短震是“·”，长震是“—”。

· · · · — — — · · · · · · ·

S O S

求救信号。

然后变成：

. - - - - - -
A B C C T

“ABCT”？不对……是“证据”。

琳琳猛地反应过来——周雨在提醒她，要证据。要陈老师说出那句关键的话。

她咬住嘴唇，在又一次被顶到深处时，哭着问：“老师……竞赛……竞赛名额……啊……真的给我吗……”

陈老师正在兴头上，想都没想：“给……操完就给……啊……”

“签了协议……就确定……对吗……”

“对！操你妈的……对！”

琳琳记住了。她闭上眼睛，让身体随着撞击摇晃，脑子里却在重复：他说了“签了协议就确定”。他说了。

振动棒的密码又变了：

. - - - . . . - -
G O O D J O B

做得好。

琳琳哭了。这次不是疼哭的，也不是爽哭的。是某种复杂的，说不清的情绪。

陈老师射在她里面时，振动棒也同时调到最强档。双重高潮让她眼前发白，全身剧烈颤抖，然后瘫软下去。

小纤那边也结束了。陈老师从琳琳身体里抽出来，走到小纤身边，没再插她，只是让她含着射了一嘴。

完事后，三人瘫在塑料布上。振动棒还插在琳琳和小纤体内，但已经关了。

陈老师抽着烟，看着天花板：“下周六，正式辅导开始。每周一次，直到竞赛结束。”

琳琳侧过脸，看向矮桌上那两份协议。鲜红的手印在暗红色灯光下像两滩血。

“协议……”她小声说，“我们可以留一份吗？”

陈老师看她一眼：“留一份干什么？”

“纪念。”琳琳说，“第一次……签这种东西。”

陈老师想了想，笑了：“行。一人一份。收好了，别让人看见。”

他起身，从摄像机里取出内存卡，然后把协议递给她们。

琳琳接过那份还温热的纸，小心折好，放进校服口袋。

“穿衣服，走吧。”陈老师说，“下周见。”

走出筒子楼时，琳琳的腿还在抖。振动棒已经取出来了，但身体里那种被填满的余韵还在。

小纤跟在她身后，很安静。

走到巷子口，周雨从阴影里走出来。

“录到了。”她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屏幕上显示着波形图，“他说的‘签了协议就确定’，很清晰。”

琳琳看着她：“振动棒……”

“我改装的。”周雨说，“远程控制。摩斯密码是临时加的，怕你忘了。”

“我没忘。”琳琳说，“SOS，证据，做得好。”

周雨点点头，然后看向小纤：“你的那份协议，给我。”

小纤从口袋里掏出协议。周雨接过，用手机拍了正反面，然后还给她。

“原件收好。”周雨说，“这是关键证据。证明他用竞赛名额交换性服务。”

琳琳想起陈老师射在她里面的样子，想起他说的“操完就给”。

“接下来怎么办？”她问。

“等。”周雨把平板电脑收起来，“等竞赛开始，等他给你们‘辅导’几次，等证据链完整。然后——”

她顿了顿，“然后收网。”

小纤忽然问：“李雪呢？她不会闹吗？”

“李雪有别的用处。”周雨说，“她越闹，陈老师越需要你们‘忠诚’。这是好事。”

琳琳不懂这些算计。她只是觉得很累，身体累，心也累。

“我想回家。”她说。

周雨看着她，眼神软了一瞬：“回去吧。好好睡一觉。明天数学课，正常表现。”

琳琳点点头，转身往家走。走了几步，回头看见周雨和小纤还站在巷子口，在低声说着什么。

路灯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像两个在策划阴谋的间谍。

琳琳转回头，继续走。

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份协议。纸张很薄，但很重。

这是她的卖身契。

也是她的武器。

回到家，琳琳没开灯。她摸黑走进房间，从床垫下拿出第二本日记。

今天她不想写太多。只写了一行：

今天签了卖身契。

他用竞赛名额买我。

我卖了。

但我也录了他买我的证据。

我们都在交易。

只是他不知道，我卖的是他的牢狱之灾。

写完后，她躺到床上。

手伸进内裤，摸到自己下面。那里又红又肿，一碰就疼。

但她还是把手指插了进去。

里面很湿，很热。残留的精液混着她的淫水，黏糊糊的。

她抽插了几下，然后停下来。

突然觉得很恶心。

不是恶心精液，不是恶心疼痛。

是恶心她自己——她刚才居然因为想到“证据”而有点兴奋。

她抽出手指，在床单上擦干净，然后闭上眼睛。

窗外的月亮很圆。

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很空洞。

像一具已经卖掉灵魂的躯壳。

(第十九节完)

第二十章：裂缝

周一早上，数学课代表把期中考试排名贴在教室后墙。

琳琳挤在人群里，看见自己的名字排在年级第27位。数学单科92分，班级第三。她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92，离周雨说的135还差43分。

还差很多次“辅导”。

小纤站在她旁边，指着名单上一个名字：“李雪，年级189，数学61。”

琳琳顺着她的手指看去。李雪的名字几乎在最后几行，数学那栏的红色数字格外刺眼。

“她完了。”小纤小声说。

话音刚落，李雪就冲进了教室。她没回座位，直接走到后墙，盯着排名表看了三秒，然后转身冲出了教室。

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急促而愤怒。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窃窃私语响起：

“李雪又发什么疯？”

“数学61，换我也疯。”

“听说她最近可努力了，天天问陈老师题呢。”

琳琳和小纤对视一眼，回到座位。第一节课就是数学，陈老师还没来。

上课铃响过五分钟，陈老师才走进教室。他的脸色很难看，嘴唇紧抿着，眼镜片后的眼睛扫过全班，在琳琳和小纤脸上多停了一秒。

“上课。”他的声音很沉。

整节课他都讲得心不在焉，写错两次公式，还差点把粉笔捏断。下课铃一响，他立刻收起教案：“李雪，来办公室。”

李雪从座位上站起来，跟着他走出去。她的背挺得很直，像要去打仗。

办公室的门关着，但隔音不好。

琳琳假装去教师办公室交作业，在走廊里能听见里面的声音。

“老师，为什么没有我？”李雪的声音很尖，“我明明比她们努力！”

“努力和成绩是两回事。”陈老师的声音很平静，“竞赛名额要给最有希望拿奖的学生。”

“最有希望？还是最听你话？”

“李雪，注意你的言辞。”

“我注意个屁！”李雪的声音陡然拔高，“琳琳和小纤凭什么？她们数学也就比我高二三十分，我要是也有‘特殊辅导’，我——”

“李雪！”陈老师打断她，“出去。”

“我不出去！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不然我就——”

“你就怎么样？”陈老师的声音冷下来，“去校长那儿告状？说我给你们‘特殊辅导’？你有证据吗？”

沉默。

琳琳贴在墙边，手心全是汗。

“我……我有。”李雪的声音忽然低了，“我有照片。”

陈老师没说话。

“上次在筒子楼，我偷偷拍的。”李雪的声音带着哭腔，“你抱着琳琳，手伸进她衣服里。虽然模糊，但能认出来是你。”

琳琳的心脏差点停跳。她想起那次——李雪也在，陈老师让她和琳琳互相舔，李雪在旁边计时。她居然偷拍了。

“你想怎么样？”陈老师问。

“我要竞赛名额。”李雪说，“给我，照片我删了。不给我，我就发出去。”

更长的沉默。

然后陈老师说：“你先把照片给我看。”

“不行。你答应了我才给。”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

“你可以赌。”李雪的声音又硬起来，“赌我有没有照片，赌我敢不敢发。”

琳琳听见椅子拖动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她赶紧转身离开，假装刚走过来。

办公室门开了，李雪走出来，眼睛红红的，但嘴角带着笑。

看见琳琳，她停下脚步，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哟，未来的竞赛选手。”

琳琳没说话。

李雪凑近，压低声音：“别得意太早。他能给你的，也能拿走。”

说完，她昂着头走了。

琳琳站在办公室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琳琳？”陈老师在里面叫她。

她走进去。陈老师坐在椅子上，脸色铁青。

“关上门。”他说。

琳琳关上门。

“李雪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琳琳犹豫了一下，点头。

“她有照片。”陈老师说，“她说有。你觉得呢？”

“我……我不知道。”

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说：“周六的协议，你带了吗？”

琳琳从书包里掏出那份折好的A4纸。

陈老师接过去，展开，看着上面的签名和手印。

“这份协议，能证明你是自愿的。”他说，“但如果李雪的照片流出去，别人不会管你是不是自愿。他们会说，老师睡学生，老师该死。”

他放下协议，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所以，我们不能让照片流出去。”

“怎么……不让？”

陈老师没回答，而是问：“你和李雪熟吗？”

“不熟。”

“小纤呢？”

“也不熟。”

“那周雨呢？”陈老师的眼睛眯起来，“那个转学生。她和李雪说过话吗？”

琳琳的心脏狂跳：“我……我不知道。”

“你知道。”陈老师站起来，走到她面前，“琳琳，别对我撒谎。我看得出来。”

他的手按在她肩膀上，力道很重。

“周雨很聪明。”他说，“太聪明了。聪明得不像个学生。她在观察我，我知道。”

琳琳的呼吸停住了。

“你去告诉她。”陈老师的声音很低，“告诉她，李雪手里有照片。告诉她，如果照片流出去，倒霉的不止我一个。你们三个——你，小纤，李雪——都会完蛋。学校会开除你们，档案会留下记录，大学不会要你们。”

他的手从肩膀移到脖子，轻轻掐住。

“听懂了吗？”

琳琳点头，眼泪涌出来。

“乖。”陈老师松开手，拍拍她的脸，“去吧。放学之前，我要知道周雨的态度。”

琳琳在图书馆找到了周雨。

周雨坐在最里面的角落，面前摊着几本厚厚的数学竞赛题集。看见琳琳过来，她合上书。

“他找你了？”周雨问。

琳琳点头，把办公室里的对话复述了一遍。

周雨听完，推了推眼镜：“李雪有照片。可能性80%。”

“那怎么办？”

“好事。”周雨说，“李雪在帮我们加速。”

“加速什么？”

“加速他的崩溃。”周雨翻开笔记本，上面画着复杂的箭头图，“你看，他现在有三个威胁：李雪的照片，我的观察，你们可能的反水。压力越大，他越容易犯错。”

琳琳不懂这些算计。她只觉得害怕。

“他说……如果照片流出去，我们也会完蛋。”

“他在吓唬你。”周雨的语气很平静，“照片只能证明他和你有亲密接触，不能证明性关系。而且你是未成年，舆论只会同情你。”

“可是学校……”

“学校最怕丑闻。”周雨说，“如果真的曝光，学校第一反应是压下去，是安抚你，是让他滚蛋。而不是开除你。”

琳琳还是不安。

周雨看着她，忽然问：“你怕什么？怕被开除？怕考不上大学？”

琳琳点头。

“那就用这个怕。”周雨说，“告诉他，你怕，所以你会配合。但你要提条件。”

“什么条件？”

“钱。”周雨说，“告诉他，你需要钱。奶奶生病，或者别的借口。让他给你钱，作为‘封口费’。这是另一项证据——受贿。”

琳琳瞪大眼睛：“我……我不敢。”

“那就继续被他操，直到竞赛结束，直到他玩腻了，直到他找到新的玩具。”周雨的语气冷下来，“琳琳，这是战争。你要么拿武器，要么当炮灰。”

琳琳的眼泪掉下来。

周雨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一些：“对不起。我太急了。”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包纸巾，递给琳琳。

“你知道我为什么转学吗？”周雨忽然问。

琳琳摇头。

“因为上一个老师的事曝光后，学校想让我转学。”周雨说，“他们说，我在学校‘影响不好’。我爸妈同意了，因为他们觉得丢人。”

她摘下眼镜，擦了擦——琳琳看见她的眼睛很红。

“我哭了一个月。”周雨说，“然后我想通了。眼泪没用，害怕没用，只有行动有用。”

她重新戴上眼镜，又变回了那个冷静的周雨。

“所以，行动吧。”她说，“告诉他，李雪的事你会帮忙解决。但你要钱，要很多钱。就说奶奶住院了，需要手术费。”

琳琳擦掉眼泪：“多少钱？”

“五千。”周雨说，“对他来说不多，但足够构成受贿金额。”

“如果他不同意呢？”

“他会同意的。”周雨说，“他怕李雪，更怕你。你是他最‘乖’的学生，如果你也闹，他就完了。”

琳琳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好。”她说，“我去要。”

放学后，琳琳去了办公室。

陈老师一个人在批改作业。看见她进来，他放下红笔。

“说了？”

“说了。”琳琳说，“周雨说，她会帮忙稳住李雪。”

陈老师松了口气：“很好。她怎么稳？”

“她说……她有办法让李雪删照片。”琳琳按照周雨教的撒谎，“但需要时间。”

“多久？”

“一周。”

陈老师点头：“行。一周。”

琳琳深吸一口气：“老师，我还有件事。”

“说。”

“我奶奶……住院了。”琳琳的声音在抖，“需要手术费。五千块。”

陈老师愣住了。

“我……我没钱。”琳琳的眼泪又涌出来，“家里也没钱。奶奶要是死了，我就……”

她说不下去了。一半是演的，一半是真的——奶奶确实身体不好，但还没到住院的地步。

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很久。

“五千？”他重复。

琳琳点头。

陈老师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从抽屉里拿出钱包，数出一叠钱。

“这里三千。”他把钱放在桌上，“剩下的下周给你。”

琳琳看着那叠粉红色的钞票，手在抖。

“拿着。”陈老师说。

琳琳拿起钱。很厚，很重。

“谢谢老师。”她小声说。

“不用谢。”陈老师走到她面前，捏住她的下巴，“记住，你拿了我的钱。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琳琳点头。

“照片的事，处理好。”陈老师说，“处理不好，这钱你得还。还得加利息。”

“我……我会的。”

陈老师松开手：“去吧。”

琳琳把钱塞进书包，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陈老师又叫住她。

“琳琳。”

她回头。

“你是个好孩子。”陈老师说，“别让我失望。”

琳琳点点头，关上了门。

走廊里空荡荡的。她靠着墙，腿软得站不住。

书包里的三千块钱像一块烧红的铁，烫着她的背。

她想起周雨的话：“这是受贿证据。”

她成了受贿者。

成了共犯。

成了和他一样脏的人。

晚上，琳琳把钱交给周雨。

周雨数了数，点头：“三千。够了。剩下的我会让他给。”

“你……你怎么让他给？”

“我有办法。”周雨把钱装进一个信封，“这钱你奶奶需要吗？”

琳琳摇头：“奶奶不知道。”

“那就存起来。”周雨说，“等事情结束，当你的大学学费。”

琳琳看着她：“周雨，我们……真的能赢吗？”

周雨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她诚实地说，“但我知道，不反抗一定会输。”

她把信封收好，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

“这个给你。”

琳琳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银色的小吊坠，形状像一把钥匙。

“这是什么？”

“报警器。”周雨说，“按三下，会发出高分贝警报，同时向我的手机发送定位。如果某天他突然发病，想杀你灭口，就用这个。”

琳琳盯着那个吊坠，浑身发冷。

“你觉得……他会杀我？”

“可能性很小，但不是零。”周雨说，“狗急跳墙，兔子急了咬人。他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琳琳把吊坠戴在脖子上。金属贴皮肤，很凉。

“谢谢。”她说。

周雨摇头：“不用谢。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这句话和陈老师说的一模一样。

但意思完全不同。

琳琳回到家，奶奶已经睡了。她轻手轻脚走进房间，关上门，从床垫下拿出第二本日记。

今天她写了三行：

今天要了三千块钱。

他说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周雨也这么说。

但我知道，我们不是同一条船。

他是贼船，周雨是救生艇。

我是那个在中间，不知道该跳船还是该继续划桨的人。

写完后，她躺到床上。

手伸进内裤，摸到自己下面。那里已经不疼了，只是有点肿。

她没有自慰。

只是摸着那个地方，然后对自己说：

“这是受贿的钱买来的身体。”

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住了一半。

镜子里的自己，脖子上多了一把银色的钥匙。

像囚徒的项链。

像自由的钥匙。

她分不清。

(第二十节完)

第五章：脆弱的联盟（续）

第二十一节：照片

周二下午，体育课自由活动时间。

琳琳躲在体育馆后面的树荫下，手里捏着周雨给她的匿名手机——一个旧款的黑色诺基亚，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屏幕亮着，是一条刚收到的信息：

“器材室。现在。一个人来。——李雪”

琳琳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十秒，然后收起手机，朝器材室走去。

器材室在体育馆最里面，常年锁着，只有体育老师有钥匙。但琳琳走到门口时，发现门虚掩着。她推门进去，里面很暗，只有高处的窗户透进几缕阳光。

李雪坐在一堆旧垫子上，手里拿着一个手机。

“锁门。”她说。

琳琳反手锁上门。

李雪把手机屏幕转向她。上面是一张照片，有点模糊，但能看清内容——筒子楼的房间，陈老师从后面抱着琳琳，一只手伸进她校服衬衫里，另一只手按在她腿上。琳琳的脸侧对着镜头，眼睛闭着，嘴唇微微张开。

照片的拍摄角度很低，像是从下面偷拍的。日期水印显示是四周前的周六。

“看清楚了吗？”李雪问。

琳琳点头，喉咙发干。

“我还有三张。”李雪滑动屏幕，“这一张，他摸你胸。这一张，你跪着给他口。这一张，他射在你脸上。”

每一张都比前一张更清楚，更露骨。最后那张，琳琳能看见自己脸上挂着精液，眼睛空洞地看着镜头方向。

“你……”琳琳的声音在抖，“你怎么拍的？”

“手机藏在地板缝里。”李雪说，“我提前放的。你们都没发现。”

琳琳想起那天——李雪负责计时，她确实在地上趴了很久，说是在“休息”。

“你要干什么？”琳琳问。

“我要竞赛名额。”李雪收起手机，“陈老师答应你了，对吧？签了协议？”

琳琳没说话。

“不说话就是默认。”李雪站起来，走到琳琳面前，“我要你让给我。”

“我怎么让？”

“简单。”李雪说，“下次‘辅导’的时候，你故意惹他生气。让他觉得你不听话，让他觉得我更好。然后我趁机表现。”

琳琳看着她：“你为什么要参加竞赛？你数学……”

“我数学不好，我知道。”李雪打断她，“但拿了竞赛奖，高考能加分。加了分，我就能上大学。上了大学，我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睛里有种近乎疯狂的光。

“琳琳，你和我不一样。”李雪说，“你成绩好，就算不加分也能考上大学。我不行。我需要这个名额。”

“陈老师不会同意的……”

“所以你要帮我。”李雪抓住琳琳的手腕，“你帮了我，照片我删了。你不帮，我就发到网上。到时候，你看陈老师是保你，还是自保？”

琳琳的手腕被捏得很疼。她想起周雨的话：“李雪在帮我们加速。”

但李雪不是在帮她们，是在帮自己。

“让我想想。”琳琳说。

“没时间了。”李雪松开手，“周五之前，给我答复。周五晚上，陈老师约了我。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把照片给他看，告诉他，是你让我拍的。”

琳琳浑身一僵：“我让你拍的？”

“对。”李雪笑了，“我说是你想留纪念，让我帮忙拍。你觉得他会信谁？”

琳琳盯着她，突然觉得李雪很陌生。那个在数学课上抛媚眼的女生，那个在筒子楼里兴奋呻吟的女生，现在变成了一个冷静的威胁者。

“你为什么……”琳琳的声音在抖，“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要活下去。”李雪说，“你们都有路可走。你有成绩，小纤有周雨，我有什么？我只有这个身体，和这点脑子。”

她拍拍琳琳的脸：“好好想。周五之前。”

说完，她打开门走了出去。

琳琳一个人站在昏暗的器材室里，浑身发冷。

下午放学，琳琳在公交站等车时，周雨出现了。

“李雪找你了？”周雨问。

琳琳点头，把器材室里的对话复述了一遍。

周雨听完，推了推眼镜：“照片我要看。”

“她说周五之前……”

“我知道。”周雨打断她，“但我们需要知道照片的具体内容。如果只是亲密照，威胁不大。如果有性交画面，就是另一回事了。”

琳琳想起最后那张——陈老师射在她脸上的照片。

“有……性交画面。”她小声说。

周雨的眼睛亮了一瞬：“很好。”

“好什么？”

“证据。”周雨说，“李雪的照片，加上我们手里的录音、协议，就能形成完整证据链。”

“可是李雪不会给我们……”

“她会。”周雨说，“只要价格合适。”

琳琳愣住：“你要买？”

“不。”周雨摇头，“我要让她觉得，我是她唯一的盟友。”

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琳琳：“这里面有两千块。明天你给李雪，就说是我给的。告诉她，我愿意帮她拿到竞赛名额，但照片要分我一份。”

琳琳接过信封，很厚。

“她会信吗？”

“她需要钱。”周雨说，“我查过她家，父亲赌钱，母亲跑了。她最近在接客，就是为了攒钱离开。两千块，对她来说是巨款。”

琳琳握紧信封：“那我们……真的要帮她拿名额？”

“名额只有一个。”周雨说，“给了她，你就没了。”

“我……”

“但我们可以骗她。”周雨的语气很平静，“告诉她，名额是你的，但你可以‘让’给她。让她相信，拿了名额就能翻身。等她放松警惕，我们再拿走照片，然后举报。”

琳琳盯着周雨：“你在利用她。”

“对。”周雨承认，“她在利用你，我在利用她。这就是游戏规则。”

“那……那我呢？”琳琳问，“你在利用我吗？”

周雨沉默了很久。

“琳琳，”她说，“我是在救你。但救你需要手段。干净的手段救不了人。”

琳琳想起陈老师说的“一条船上的人”。

现在船上又多了两个人——李雪，和这个正在把所有人都当棋子的周雨。

“如果我不同意呢？”琳琳问。

“你可以不同意。”周雨说，“那李雪就会发照片，陈老师就会崩溃，事情会提前曝光。但那样的话，我们手里的证据不够，陈老师可能只会被调走，而你们三个会被开除。”

她看着琳琳：“你选哪个？”

琳琳没有选择。

她只有一条路——跟着周雨走，哪怕这条路很脏。

“我同意。”她说。

周雨点点头：“明天把钱给李雪。然后告诉她，我想见她。”

“在哪见？”

“筒子楼。”周雨说，“周五晚上，陈老师不是约了她吗？我也去。就说……我是去‘辅导’数学的。”

琳琳的心一沉：“你要去筒子楼？”

“对。”周雨说，“我要亲眼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的语气很平静，但琳琳听出了一丝别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兴奋，是某种冷静的好奇。

像科学家观察实验对象。

周三中午，琳琳在教学楼天台找到了李雪。

李雪在抽烟，看见琳琳，她吐出一口烟圈：“想好了？”

琳琳把信封递过去：“周雨给你的。”

李雪接过，打开看了一眼，眼睛瞪大了：“这么多？”

“两千。”琳琳说，“她说，愿意帮你拿名额。但照片要分她一份。”

李雪数了数钱，然后小心地装进书包：“她想要照片干什么？”

“她说……留作证据。”琳琳按照周雨教的撒谎，“万一陈老师反悔，可以用照片威胁他。”

李雪笑了：“聪明。我就喜欢聪明人。”

“她还说……周五晚上，她也想去筒子楼。”

李雪的笑容僵住了：“她去干什么？”

“她说，想看看陈老师是怎么‘辅导’的。”琳琳说，“她说，她也想参加竞赛。”

李雪盯着琳琳看了很久，然后说：“她在打什么主意？”

“我不知道。”琳琳摇头，“但她说，多一个人，多一份筹码。”

李雪想了想，点头：“行。让她来。但你要告诉她，别耍花样。我手里不止照片，还有别的。”

“别的什么？”

“录音。”李雪说，“陈老师说过的一些话。比如……‘你们都是我的狗’之类的。”

琳琳的心跳停了一拍。

“你……什么时候录的？”

“每次。”李雪说，“我手机一直开着录音。虽然不清楚，但能听出来是他。”

琳琳突然意识到，李雪可能比她们想象的更危险。

也更聪明。

“我会告诉她的。”琳琳说。

李雪又抽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琳琳，你知道吗？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

“羡慕我什么？”

“羡慕你还有人愿意帮你。”李雪说，“周雨，小纤，她们都在帮你。而我，只有我自己。”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琳琳从未听过的疲惫。

“如果这次成功了……”李雪继续说，“如果我拿到名额，上了大学，我就重新开始。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好好读书，好好生活。”

她看着远方，眼神很空。

琳琳忽然觉得，李雪说的可能是真的。

她可能真的只是想离开。

用她能用的任何方式。

晚上，琳琳给周雨发短信：“钱给了。她说她有录音。”

周雨回：“意料之中。录音内容？”

“她说陈老师说过‘你们都是我的狗’。”

“好。周五我会想办法拿到录音。”

琳琳又发：“她说她只是想离开。”

这次周雨隔了很久才回：

“每个人都想离开。但离开的方式，决定了你离开后还是不是人。”

琳琳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出第二本日记，写下：

今天李雪给我看了照片。

我在照片里的样子，很贱。

周雨给了她两千块钱。

李雪说她想重新开始。

周雨说离开的方式决定你是不是人。

我不知道我离开的时候，还会不会是人。

也许早就不是了。

写完后，她躺到床上。

手伸进内裤，摸到自己下面。

那里很干，很冷。

她没有自慰。

只是摸着那个地方，然后对自己说：

“这是照片里的地方。这是证据。这是我。”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

镜子里的自己，脖子上挂着银色钥匙吊坠。

像囚徒。

像钥匙保管员。

她分不清。

(第二十一节完)

第二十二节：三方会谈

周五晚上七点，筒子楼房间里的灯全开着，亮得刺眼。

塑料布换成了深蓝色的，像是刻意想营造某种“正式”氛围。矮桌上没摆情趣玩具，反而放着一摞数学竞赛真题集，几支笔，还有三瓶矿泉水——看起来真像个补习班。

陈老师坐在唯一的椅子上，穿着衬衫西裤，打着领带，像个正经的辅导老师。但他放在腿上的手在微微发抖，琳琳看见了。

她和小纤跪坐在塑料布上，穿着校服，手里拿着笔和本子——也是周雨要求的，“要有学生样”。

七点零五分，敲门声响起。

陈老师站起来，深吸一口气，走过去开门。

李雪和周雨站在门外。李雪化了淡妆，穿着校服裙但配了黑丝袜，嘴角带着那种熟悉的、挑衅的笑。周雨则是一身灰色运动服，背着书包，戴着眼镜，像个走错地方的好学生。

“进来。”陈老师侧身。

两人走进来。周雨的目光快速扫过房间——从天花板到地板，从窗户到门锁，最后落在琳琳和小纤身上。她的眼神很平静，但琳琳能感觉到那种审视的意味。

“坐。”陈老师指了指塑料布。

周雨没坐，她走到矮桌前，拿起一本真题集翻了翻：“2018年的题。难度适中，但第三题有陷阱。”

陈老师愣了下：“你做过？”

“做过。”周雨放下书，“去年参加省赛的时候。那道题的正确率只有17%。”

她转过身，推了推眼镜：“陈老师，我们开始吧。”

陈老师看着她，眼神复杂。他可能没想到周雨会这么直接。

“先不急。”李雪开口了，她在塑料布上坐下，双腿交叠，黑丝袜在灯光下反光，“老师，我们先谈谈条件。”

陈老师的脸沉下来：“什么条件？”

“竞赛名额。”李雪从书包里掏出手机，“还有，这个。”

她点开屏幕，播放了一段录音——

“你们都是我的狗……我叫你们舔就得舔，叫你们跪就得跪……谁敢不听话，我就让她在学校待不下去……”

陈老师的声音，有点失真，但能听出来是他。背景音里有女人的呻吟，琳琳认出那是自己的声音。

陈老师的脸色瞬间惨白。

“关掉。”他说。

李雪没关，反而把音量调大：“还有呢。这段是上周六的——”

“我叫你关掉！”陈老师猛地站起来。

李雪按了暂停。房间里一片死寂。

周雨开口了，声音很平静：“陈老师，这段录音如果流出去，你至少会被开除。严重的话，可能涉嫌威胁恐吓。”

陈老师盯着她：“你想怎样？”

“我不想怎样。”周雨说，“我只是来参加数学辅导的。但既然李雪同学提出了疑问，我觉得作为老师，你应该给个解释。”

她在“老师”两个字上加了重音。

陈老师的手握成了拳头。琳琳看见他手背上的青筋在跳。

“解释什么？”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解释为什么用这种语言对待学生。”周雨说，“解释为什么竞赛名额需要用‘听话’来换。解释为什么每周六晚上，会有女生来这个房间‘补习’。”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刀。

陈老师后退一步，靠在了墙上。他看起来有点晕，像是缺氧。

“你们……”他喘着气，“你们想怎么样？”

李雪笑了：“很简单。竞赛名额给我。另外，再给我五千块钱。”

“五千？”

“封口费。”李雪说，“给了，录音我删了。不给，我就发到网上。标题我都想好了——《某中学数学老师性侵女生实录》。”

陈老师闭上眼睛。过了很久，他睁开眼，看向周雨：“你呢？你要什么？”

周雨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一页：“我要三样东西。第一，琳琳和小纤的竞赛名额不能动。第二，从今天起，所有‘辅导’必须提前24小时通知我，征得我同意。第三——”

她顿了顿，抬头看着陈老师：“我要你电脑里所有视频的备份。”

陈老师浑身一震：“什么视频？”

“你拍的那些。”周雨的语气依然平静，“琳琳的，小纤的，李雪的，可能还有别人的。我要拷贝一份。”

“凭什么？”

“凭这个。”周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插在手机上，播放了一段视频——是陈老师在办公室让琳琳脱衣服拍照的画面，虽然模糊，但能看清人脸。

陈老师盯着屏幕，呼吸越来越重。

“你……”他看着周雨，“你什么时候……”

“我一直都在。”周雨说，“从你第一次碰琳琳开始，我就在看着。只不过，我在对面楼。”

她收起手机：“现在，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答应我的条件，我们继续‘合作’。第二，拒绝，我今晚就把所有证据打包发给教育局、公安局、还有本地媒体。”

陈老师跌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

琳琳跪在塑料布上，看着这一幕。她突然觉得陈老师很可怜——像个被戳破的气球，一下子瘪了。

但下一秒，她想起他插进自己身体时的样子，想起他打她屁股时的样子，想起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狗”时的样子。

那点怜悯消失了。

“我答应。”陈老师的声音从指缝里传出来，闷闷的，“都答应。”

李雪笑了，拿出手机开始操作：“五千块，现在转账。”

周雨走到陈老师的电脑前——那台笔记本就放在床头柜上。她打开，输入密码（琳琳看见她输的是陈老师的生日加车牌号后四位），然后插上自己的移动硬盘。

“视频在D盘，隐藏文件夹。”周雨说，“文件名是‘教学资料’。”

她开始拷贝。进度条在屏幕上缓慢移动。

李雪收到了转账，满意地收起手机：“录音我删了。但备份我留着，以防万一。”

陈老师抬起头，眼睛血红：“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周雨一边操作电脑一边回答：“我们想活下去，陈老师。和你一样。只是我们的方式不同。”

她转过头，看着琳琳和小纤：“你们俩，今天不用‘辅导’了。回去吧。”

琳琳愣住：“可是……”

“回去。”周雨重复，“今晚这里只需要我。”

小纤站起来，拉了拉琳琳。琳琳也跟着站起来，腿有点麻。

走到门口时，周雨叫住她：“琳琳。”

琳琳回头。

周雨看着她，眼神很复杂：“明天数学课，如果我被开除了，记得继续做题。第三题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别用柯西。”

琳琳的心脏猛地一缩。

周雨在说遗言。

“你……”琳琳的声音在抖，“你不会被开除的。”

“希望如此。”周雨笑了笑，转回头继续操作电脑。

琳琳和小纤走出房间，关上门。在门缝合上的最后一秒，琳琳看见周雨从书包里拿出了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黑色方块，像是某种电子设备。

下楼时，小纤突然说：“周雨在赌。”

“赌什么？”

“赌陈老师不敢动她。”小纤的声音很轻，“赌我们手里的证据足够让他屈服。”

“如果……他敢呢？”

小纤没回答。

两人走到楼下，发现李雪站在路灯下抽烟。

“你们俩。”李雪吐出一口烟圈，“跟着周雨，小心点。”

琳琳看着她：“什么意思？”

“她比陈老师更可怕。”李雪说，“陈老师要的是我们的身体，她要的是我们的命。”

“她是在帮我们……”

“帮？”李雪笑了，“琳琳，你太天真了。她是在用我们当棋子，下一盘大棋。等棋下完了，棋子就没用了。”

她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我走了。下周竞赛报名，我会去的。至于你们……自求多福吧。”

她转身离开，高跟鞋的声音在夜色里渐行渐远。

小纤拉住琳琳的手：“我们回家吧。”

琳琳点头。两人并肩走着，谁都没说话。

走到分岔路时，琳琳的手机响了——是周雨发来的短信：

“视频拷贝完成。安全到家后回复。”

琳琳回：“快到了。”

过了一会儿，周雨又发来：

“今晚我留下来。有些事需要和他单独谈。别担心，我有准备。”

琳琳盯着“有准备”三个字，想起那个黑色方块。

“那是什么？”她问。

“信号屏蔽器。防止他录音或报警。”周雨回，“还有防狼喷雾。足够我脱身。”

琳琳还是不放心：“你为什么要留下来？”

这次等了很久才有回复：

“因为我要让他明白，从今晚开始，游戏规则变了。他不再是猎人，我们也不是猎物。我们是……合作伙伴。”

琳琳看不懂这个词。合作伙伴？和强奸犯合作？

但她没再问，只是回：“小心。”

“嗯。明天见。”

琳琳回到家，奶奶已经睡了。她轻手轻脚走进房间，关上门，从床垫下拿出第二本日记。

今天她写了很多：

今晚周雨和李雪去了筒子楼。

李雪放了录音，陈老师脸色白了。

周雨要了他所有视频的备份。

她说我们是合作伙伴。

我不懂。

李雪说周雨比陈老师更可怕。

我也不懂。

我只知道，今晚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陈老师怕了。

周雨赢了第一局。

而我，还是跪在塑料布上的那个我。

只是现在，我不知道该向谁跪了。

写完后，她躺到床上。

手伸进内裤，摸到自己下面。

那里很干，很冷。

她突然想起周雨说的“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会互相利用，互相算计，互相提防。

就像现在这样。

(第二十二节完)

第二十三节：新规则

周六晚上七点，筒子楼房间里的灯光调成了白色日光灯，亮得像教室。

塑料布撤掉了，换成了一张廉价的蓝色地毯。矮桌上依然摆着数学竞赛题集，但旁边多了一个黑色的计时器，还有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那是周雨的。

周雨坐在房间唯一的椅子上，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好的A4纸。她穿着灰色运动服，头发扎成低马尾，看起来像个严肃的监考老师。

陈老师站在窗边抽烟，没穿西装外套，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他抽烟的频率很高，一根接一根，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

琳琳和小纤跪坐在地毯上，穿着校服，手里拿着笔和本子。但今天她们膝盖下垫了软垫——周雨带来的，“长时间跪坐对膝盖不好”。

七点整，周雨按下计时器。

“今晚的‘辅导’现在开始。”她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宣布上课，“时间三小时，中间休息十五分钟。内容分为三部分：数学真题讲解、身体训练、心理疏导。”

陈老师掐灭烟，走过来：“谁定的规矩？”

“我。”周雨抬头看他，“有问题吗？”

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坐下：“没有。”

“好。”周雨翻开笔记本，“第一部分，数学。琳琳，你来做这道题。”

她把题集推到琳琳面前。是那道陷阱题，正确率17%的那道。

琳琳拿起笔，开始解题。手在抖，但脑子出奇地清醒。她想起周雨说的“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开始在草稿纸上列公式。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周雨在看表计时，陈老师在抽烟，小纤在低头看自己的题。

十分钟后，琳琳解完了。

“答案？”周雨问。

“最大值是3，在点(1,2)处取得。”琳琳说。

周雨点头：“正确。用时9分47秒，比平均速度快两分钟。”

她在笔记本上记录。

陈老师凑过来看琳琳的解题过程：“步骤很规范。谁教你的？”

“周雨。”琳琳小声说。

陈老师的眼神暗了暗，但没说什么。

“第二部分，身体训练。”周雨合上题集，看向陈老师，“陈老师，今晚的训练内容是什么？”

陈老师愣了一下。他可能没想到会被这样问。

“我……”他顿了顿，“常规训练。”

“具体内容。”周雨像在问教案。

陈老师的脸有点红：“口交，肛交，双人配合。”

“时长？”

“各……各二十分钟。”

“道具？”

“跳蛋，振动棒，乳夹。”

周雨一一记录，然后说：“根据上周的数据，琳琳的肛交耐受时间平均只有十五分钟，超过会出血。建议调整为十五分钟。”

陈老师盯着她：“你在教我做事？”

“我在优化训练方案。”周雨的语气依然平静，“目标是提高成绩，不是造成永久性损伤。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可以重新讨论合作条件。”

陈老师的手握成了拳头，但最后还是松开了：“行。十五分钟。”

“好。”周雨在笔记本上打了个勾，“现在开始。琳琳，小纤，脱衣服到只剩内衣。陈老师，你坐到地毯上。”

没有人动。

周雨抬起头：“需要我重复吗？”

琳琳先动了。她解开校服扣子，脱掉衬衫，剩下白色胸罩。然后脱掉裙子，剩下白色内裤。小纤也跟着做。

陈老师慢慢坐到地毯上，背靠着床沿。

“第一部分，口交。”周雨按下计时器，“琳琳主，小纤辅助。目标是深喉保持三十秒以上。开始。”

琳琳跪到陈老师腿间。他的鸡巴已经半硬了，但她能感觉到他在微微发抖——是紧张，还是愤怒，她分不清。

她含住龟头，慢慢往下吞。喉咙被顶开的感觉很熟悉，但她今天没觉得恶心，只觉得……任务感。

小纤跪在旁边，手放在陈老师大腿上，轻轻按摩——这也是周雨安排的，“辅助放松”。

“三十秒。”周雨说，“好，吐出来，换小纤。”

两人轮换。周雨在旁边计时，记录，偶尔说一句“头再低一点”或者“放松喉咙”。

陈老师闭着眼睛，表情很奇怪——不是享受，也不是痛苦，是一种茫然的顺从。

二十分钟很快过去。

“休息三分钟。”周雨按下暂停，“喝水。”

琳琳和小纤拿起矿泉水喝。陈老师也喝了一口，但手在抖，水洒了一些在地毯上。

“第二部分，肛交。”周雨重新计时，“陈老师，今天用润滑剂。琳琳，趴下，屁股抬高。”

琳琳趴在地毯上。周雨走过来，递给她一管新的润滑剂：“自己涂。”

琳琳接过，挤出一些涂在自己后面。手指插进去时，她疼得皱了下眉——还没完全恢复。

“可以了。”周雨说，“陈老师，开始。注意力度，前五分钟缓慢适应。”

陈老师跪到琳琳身后，龟头顶在她穴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周雨——像是在确认。

周雨点头。

他慢慢插进去。很疼，但比之前好一些。琳琳咬住嘴唇，开始数数。数到一百，就不疼了——她一直这样告诉自己。

“五分钟到。”周雨说，“可以加速，但不要超过中速。”

陈老师加快了抽插速度。琳琳能感觉到他动作里的犹豫——他不敢太用力，因为周雨在看着。

十五分钟准时结束。

“第三部分，双人配合。”周雨说，“陈老师躺下。琳琳坐上去，小纤负责刺激乳头。”

陈老师躺下，琳琳骑到他身上，慢慢坐下去。小纤跪在旁边，手指捏住琳琳的乳头，轻轻拉扯。

周雨在旁边记录：“配合度良好。琳琳，尝试自己动。”

琳琳开始上下动。这个姿势让她能控制节奏，没那么难受。她甚至能分心去看周雨——周雨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表情专注得像在做实验报告。

三十分钟后，陈老师射了。琳琳也到了高潮，但很浅，像完成作业后的放松。

“时间到。”周雨按下计时器，“今晚的辅导结束。琳琳，小纤，去卫生间清理。陈老师，我们谈谈。”

琳琳和小纤互相搀扶着站起来，走进卫生间。关上门，小纤小声说：“好奇怪。”

“什么？”

“他今天……很听话。”小纤说，“像被驯服的狗。”

琳琳想起陈老师回头看周雨的眼神——那种确认的，请示的眼神。

“周雨赢了。”她说。

清理完出来，陈老师 and 周雨坐在矮桌两边，正在说话。

“……视频备份我已经加密保存了。”周雨说，“密码只有我知道。如果我出事，文件会自动发送到十个预设邮箱。”

陈老师点头：“明白。”

“下周的辅导，我建议增加体能训练。”周雨翻着笔记本，“琳琳的耐力需要提升，小纤的柔韧性不够。另外，心理疏导部分要加强——她们需要建立更积极的联想，把身体训练和数学成绩直接挂钩。”

“怎么挂钩？”

“每次高潮后，立刻做一道数学题。”周雨说，“用多巴胺峰值强化学习效果。我查过文献，理论上可行。”

陈老师看着她：“你到底是来帮我的，还是来搞研究的？”

“两者都有。”周雨合上笔记本，“帮你维持系统，研究系统优化。这很公平。”

陈老师沉默了。过了很久，他说：“周雨，你让我害怕。”

“恐惧是控制的基石。”周雨站起来，“但恐惧需要适度。太少了，你不听话。太多了，你会崩溃。我在找那个平衡点。”

她背起书包：“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会提前发训练计划给你。”

说完，她走出房间。琳琳和小纤跟着出去。

下楼时，周雨走在最前面。她的脚步很稳，背挺得很直。

走到楼下，她突然停下，转身看着琳琳和小纤：“今晚感觉怎么样？”

琳琳想了想：“很奇怪。不疼，但……也不爽。”

“不爽？”

“像在完成任务。”琳琳说，“没有以前那种……那种被他控制的感觉。”

“那是好事。”周雨说，“说明你们开始从受害者变成参与者。参与者有自主权，受害者没有。”

小纤问：“你为什么要帮他优化……那个系统？”

“因为系统存在。”周雨说，“我不能让它消失，但我可以改造它。把它从一个纯粹的施虐系统，改造成一个……交易系统。一个对你们伤害更小的系统。”

“但还是在伤害。”琳琳说。

“对。”周雨承认，“但伤害的程度和频率，我们可以控制。这是止损，不是拯救。拯救需要时间，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她看了看表：“回去吧。明天数学课，我会检查你们的作业。”

她转身要走，琳琳叫住她：“周雨。”

“嗯？”

“你……不害怕吗？”琳琳问，“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周雨想了想：“害怕。但害怕有用吗？没用。所以我把害怕转化成计划，转化成数据，转化成对他弱点的分析。”

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这里，比身体更有用。”

说完，她走了。背影在路灯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

琳琳回到家，奶奶已经睡了。她轻手轻脚走进房间，关上门，从床垫下拿出第二本日记。

今天她只写了一行：

今晚的辅导像上课。

周雨是老师，陈老师是学生，我们是教具。

教具不会疼，教具不会哭。

教具只需要完成指令。

也许当教具，比当受害者好。

写完后，她躺到床上。

手伸进内裤，摸到自己下面。

那里已经清理干净了，不疼，也不湿。

她突然想起周雨说的“多巴胺峰值强化学习”。

如果每次高潮后做数学题，真的能提高成绩吗？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今晚的高潮很浅，很空。

像完成任务后的空虚。

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住了。

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很平静。

像教具的眼睛。

(第二十三节完)

第二十四节：数据与代价

周一清晨六点，琳琳在卫生间里吐了。

她跪在马桶前，胃里翻江倒海，但吐出来的只有黄色的胆汁和酸水。奶奶在门外敲门：“琳琳？怎么了？”

“没……没事。”琳琳擦掉嘴角的污渍，“可能吃坏东西了。”

她站起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眼下有深深的黑眼圈。她撩起睡衣下摆，摸了摸小腹——还是平坦的，但总觉得里面有东西在动。

是错觉吧。她这样告诉自己。

但这个月例假没来。已经推迟了十五天。

数学课上，陈老师把期中考试的成绩单发下来。

琳琳盯着自己的分数——数学98，总分年级第22。她又进步了。按照这个速度，期末可能真的能考到周雨说的135分。

但她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胃里又开始翻涌，她捂住嘴，强忍着呕吐的冲动。

“琳琳。”陈老师叫她，“上来讲解第五题。”

琳琳站起来，腿有点软。她走到讲台上，拿起粉笔，盯着黑板上的函数图像。那些曲线在她眼前晃动，扭曲，像某种恶心的爬虫。

“这道题……”她的声音在抖，“可以用导数……”

话没说完，她吐了。

粉笔从手里滑落，她弯腰对着讲台边的垃圾桶干呕，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酸水。教室里一片哗然。

陈老师快步走过来，扶住她：“怎么了？”

“我……我不知道……”琳琳的眼泪涌出来，一半是因为难受，一半是因为丢脸。

“小纤。”陈老师说，“送她去医务室。”

小纤扶起琳琳，走出教室。走廊里很安静，能听见教室里陈老师继续讲课的声音：“我们看下一题……”

走到楼梯口，小纤小声问：“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琳琳打断她，“我真的不知道。”

医务室的校医是个中年女人，态度很冷淡。她给琳琳量了体温，正常。测了血压，正常。

“可能是肠胃炎。”校医说，“休息一下，喝点热水。”

“医生，”琳琳小声问，“如果……如果例假推迟了，会吐吗？”

校医看了她一眼：“推迟多久？”

“十五天。”

“有性生活吗？”

琳琳的脸瞬间白了。小纤握紧了她的手。

校医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一根验孕棒，包装很简陋。

“去厕所测一下。”校医说，“如果两条线，再回来找我。”

琳琳接过验孕棒，手在抖。

厕所隔间里，琳琳拆开包装。说明书上写着：晨尿最佳，等待三分钟。

她蹲下来，把验孕棒对准尿流。手抖得太厉害，差点掉进马桶里。

三分钟。她盯着那个小小的显示窗，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条线。粉红色的，慢慢浮现。

然后是第二条。很淡，但越来越清晰。

两条线。

琳琳盯着那两道粉红色的杠，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站起来，提上裤子，把验孕棒扔进垃圾桶，按下冲水键。

水声很大，盖住了她的哭声。

琳琳没有回医务室。她直接去了图书馆，在角落找到了周雨。

周雨正在看一本很厚的书——《妇产科学》。看见琳琳过来，她合上书。

“两条线？”周雨问。

琳琳点头，眼泪掉下来。

周雨站起来，拉着她走到图书馆外的消防通道。那里没人，只有应急灯发出惨白的光。

“多久没来例假了？”周雨问。

“十五天。”

“和他最后一次无保护性交是什么时候？”

琳琳想了想：“上周六。他……他射在里面了。”

“之前呢？”

“之前……也都射在里面。”琳琳哭着说，“他说……他说戴套不舒服。”

周雨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需要确认孕周。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

“一个诊所。”周雨说，“私人诊所，保密。做B超，确认孕囊大小，然后决定怎么办。”

琳琳抓住周雨的手：“我……我不要……”

“不要什么？”

“不要孩子。”琳琳的眼泪不停地流，“我不要他的孩子……”

周雨看着她，眼神很复杂：“那不是孩子，琳琳。那只是细胞团。和你每个月排出的卵子没什么区别。”

“可是……”

“听着。”周雨按住她的肩膀，“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生下来。那你这辈子就毁了。他会用孩子控制你，你会变成他的奴隶，永无翻身之日。第二，拿掉。然后我们继续计划，把他送进监狱，你上大学，重新开始。”

琳琳的嘴唇在抖：“我……我怕……”

“怕什么？”

“怕疼。怕死。怕以后……不能生孩子了……”

周雨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一些：“不会死的。现在医学很发达，药流很安全。至于以后……你还年轻，身体会恢复的。”

她擦掉琳琳的眼泪：“明天放学，我带你去。今晚好好休息，别想太多。”

琳琳点头，但眼泪还是停不住。

周雨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药盒，倒出两片白色的药片：“这是维生素B6，缓解孕吐的。先吃两片，能舒服点。”

琳琳接过药片，吞下去。很苦。

“周雨，”她小声问，“你会一直陪着我吗？”

周雨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会。直到这一切结束。”

第二天放学，周雨在校门口等琳琳。她没背书包，只挎着一个黑色的单肩包。

“走吧。”她说。

两人坐公交车，转了两次车，最后在一个老旧的居民区下车。巷子很深，七拐八拐，最后停在一个没有招牌的诊所门口。

周雨敲了敲门，三长两短。门开了一条缝，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探出头。

“预约了。”周雨说。

男人打量了琳琳一眼，然后开门让她们进去。

诊所很小，只有两个房间。外间是候诊室，摆着几张塑料椅子。里间拉着帘子，能看见B超机的轮廓。

“先交费。”男人说，“B超两百，药流八百。”

周雨从包里数出一千块钱递过去。男人接过，点了点，然后指了指里间：“进去，脱裤子，躺床上。”

琳琳的手在抖。周雨握住她的手：“别怕。我陪你进去。”

里间很冷，消毒水的味道很浓。B超机很旧，屏幕上都是雪花点。男人指了指检查床：“躺上去，裤子脱到膝盖。”

琳琳躺上去，冰冷的皮革贴着她的皮肤。她脱掉裤子和内裤，分开腿。

男人戴上手套，拿起探头，涂上冰凉的耦合剂，然后插进她身体里。

很凉，很痛。琳琳咬住嘴唇。

屏幕上的雪花点慢慢清晰，变成一团模糊的黑白图像。男人移动探头，图像在晃动。

“看到了吗？”男人指着屏幕中间一个小黑点，“孕囊。直径大概8毫米，孕周五周左右。”

琳琳盯着那个小黑点。那就是她的“孩子”。小得像一颗绿豆。

“要吗？”男人问。

琳琳摇头。

“药流还是手术？”

“药……药流。”

男人拔出探头，扔进旁边的消毒盘里：“药流分两步。今天吃第一片，米非司酮，杀胚。四十八小时后吃第二片，米索前列醇，排出。吃完第二片后两小时，吃这个——”

他又拿出另一个纸袋，里面有三片更小的药：“这是米索。吃完后等反应，孕囊排出来后，拍照片发给我确认。”

他把药递给周雨：“你看着她吃。出血量超过月经两倍，或者发烧超过38度，立刻去医院。别说在这里做的，就说自己在家流产。”

周雨接过药袋：“知道了。”

男人又看了琳琳一眼：“年纪轻轻，不懂保护自己。下次记得戴套。”

琳琳的眼泪涌出来。她穿上裤子，跟着周雨走出诊所。

回程的公交车上，琳琳一直盯着窗外。天色渐暗，路灯一盏盏亮起。

“周雨，”她忽然问，“你以前……也经历过这个吗？”

周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嗯。十五岁那年。”

“疼吗？”

“疼。”周雨说，“比被他操还疼。但疼完了，就自由了。”

琳琳看着她：“你不恨吗？恨那个老师，恨这个孩子？”

“恨过。”周雨说，“但后来我想通了。恨是弱者的情绪。我要当强者，所以我不恨了。我只是计算代价，然后支付。”

她从包里拿出那三片米非司酮，还有一瓶矿泉水：“现在吃第一片。”

琳琳接过药片。白色的，很小，像维生素。

“吃了这个，”她问，“那个……那个小点，就会死吗？”

“不是死。”周雨纠正，“是停止发育。它本来就不是生命，只是细胞团。”

琳琳把药片放进嘴里，喝水吞下。没有味道。

“接下来四十八小时，”周雨说，“可能会有轻微出血，正常。后天早上吃米索，到时候我陪着你。”

琳琳点头。她突然觉得很累，累得想睡一觉，永远不要醒来。

晚上，琳琳没有写日记。

她躺在床上，手放在小腹上。那里还平坦着，但里面有一个8毫米的小东西正在死去。

她想起陈老师射在她里面的感觉——滚烫的，充满的，像某种宣告所有权的仪式。

现在，她在用另一种方式宣告所有权——杀死他的后代，然后送他进监狱。

这算复仇吗？还是算更深的堕落？

她不知道。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

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很空。

像已经死过一次的人。

(第二十四节完)

第二十五节：排出

周四清晨五点，琳琳在剧痛中醒来。

小腹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拧转、撕扯，疼痛从子宫深处辐射到腰背、大腿，最后钻进骨头缝里。她蜷缩在床上，手指抠进床单，牙齿咬住枕头，不让自己叫出声。

奶奶在隔壁房间咳嗽，翻身，又睡去。

琳琳摸到床头的手机，屏幕亮着微弱的光——5:07。距离她吞下第三片米非司酮已经过去三十六个小时。按照诊所医生的交代，该吃米索前列醇了。

她挣扎着爬起来，腿软得差点跪在地上。卫生间的灯光很刺眼，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惨白，嘴唇干裂，额头上全是冷汗。

药片就在洗手台上，用纸巾包着。三片米索前列醇，很小，白色的，像感冒药。

琳琳拿起药片，手在抖。她想起周雨昨天发来的短信：“吃药前先吃东西，哪怕只是一片面包。空腹会加重呕吐。”

她回到房间，从书包里翻出半袋昨天没吃完的饼干，干巴巴地嚼了两片，然后吞下药片。

没有味道。但几分钟后，胃里开始翻涌。

她冲回卫生间，跪在马桶前，把刚吃下去的饼干全吐了出来。药片可能也吐出来了，她不知道。胃酸灼烧着食道，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

手机震动，是周雨：“吃了吗？”

琳琳回：“吃了。吐了。”

“可能吐出来了。再吃一次。这次含着，别吞，等融化。”

琳琳看着那包药——只剩两片了。她拿出一片，放进嘴里。药片很苦，在舌头上慢慢化开，苦味弥漫整个口腔。她强忍着恶心，让药液顺着喉咙流下去。

这次没吐。

但疼痛加剧了。小腹的绞痛变成了一种持续的、钝重的下坠感，像有什么东西要从身体里掉出来。她夹紧双腿，但那种下坠感越来越强。

手机又震：“开始疼了吗？”

“疼。”

“出血了吗？”

琳琳脱掉内裤，看见上面有暗红色的血迹，不多。她拍了张照片发给周雨。

“正常。去马桶上坐着，让血流出来。准备好盆，接住排出的东西。”

琳琳从卫生间柜子里找出一个塑料盆——奶奶平时用来洗衣服的。她把盆放在马桶边，然后坐上去。

时间过得很慢。每一秒都被疼痛拉长、扭曲。琳琳盯着卫生间瓷砖上的裂缝，数着上面有几条线。一条，两条，三条……数到第二十七条时，一阵更剧烈的绞痛袭来。

她弓起身子，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滑出来——不是血流，是固体。掉进盆里，发出轻微的“噗通”声。

她低头看。盆底的水被染成淡红色，中间有一小团暗红色的东西，大概指甲盖大小，形状不规则，边缘有细细的白色绒毛。

那是孕囊。

她的“孩子”。

琳琳盯着那团东西，突然觉得恶心。不是生理上的恶心，是灵魂深处的恶心。她抓起旁边的卫生纸，想把那团东西捞出来扔掉，但手伸到一半停住了。

周雨说要拍照。要给诊所医生确认。

她颤抖着拿出手机，对着盆拍了张照片。闪光灯亮起的瞬间，她看见那团东西在水里微微晃动，像某种活着的小生物。

照片发给周雨。

几秒后，周雨打来电话：“排出来了？”

“嗯。”

“形状完整吗？有没有破碎？”

琳琳又看了一眼：“完整的。圆形的。”

“好。现在把它捞出来，放在干净的卫生纸上，再拍一张特写。”

琳琳用两根手指捏起那团湿漉漉的东西。触感很奇怪——软软的，滑滑的，带着体温。她把它放在摊开的卫生纸上，暗红色的血在白色纸巾上洇开。

她又拍了一张。这次更清楚，能看见上面的绒毛和血管网。

“可以了。”周雨说，“现在，冲掉。”

“什么？”

“冲进马桶，按水。”周雨的声音很平静，“然后洗手，吃消炎药，休息。”

琳琳盯着那团东西。它曾经在她身体里生长，吸收她的营养，连接她的血脉。现在它死了，躺在卫生纸上，等着被冲进下水道。

“琳琳。”周雨在电话里说，“那不是孩子。那是细胞团。和你每个月排出的卵子没什么区别。”

“可是……”

“没有可是。”周雨打断她，“如果你现在犹豫，以后你会后悔一辈子。冲掉它，然后忘掉。”

琳琳的手在抖。她拿起那团裹着卫生纸的东西，扔进马桶。然后按下冲水按钮。

水流旋转，漩涡把那团东西卷进去，消失在管道深处。哗啦一声，水箱重新蓄水。

结束了。

琳琳瘫坐在马桶上，浑身发抖。小腹还在疼，血还在流，但那种下坠感消失了。身体空了。

手机里传来周雨的声音：“做得好。现在吃消炎药，然后躺下休息。今天别去学校了，我帮你请假。”

“你……你怎么帮我请假？”

“我说你急性肠胃炎，发烧。”周雨说，“班主任信了。好好休息，明天见。”

电话挂断。

琳琳在卫生间里坐了很久，直到腿麻了才站起来。她吃了消炎药，换了干净的内裤和卫生巾，然后躺回床上。

窗外的天慢慢亮了。阳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金色的光带。

琳琳盯着那道阳光，忽然想起小时候——奶奶带她去公园，她追着阳光跑，影子在身后拉得很长。那时候她以为，长大了就会幸福。

现在她长大了。

她不幸福。

但她还活着。

下午三点，有人敲门。

琳琳以为是奶奶回来了，挣扎着爬起来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周雨和小纤。

周雨拎着一个保温桶，小纤手里提着一袋水果。

“你怎么来了？”琳琳愣住。

“给你送吃的。”周雨走进来，把保温桶放在桌上，“红糖水煮鸡蛋，补血的。”

小纤把水果放下，然后走过来抱住琳琳：“你还好吗？”

琳琳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不好……一点都不好……”

小纤拍着她的背：“没事了……都过去了……”

周雨站在旁边看着，没说话。等琳琳哭完了，她才开口：“出血量怎么样？”

“比月经多，但没到两倍。”

“肚子还疼吗？”

“还有点，但好多了。”

周雨点头：“正常。休息三天，别碰冷水，别吃生冷。下周一可以去学校，但体育课请假。”

她打开保温桶，倒出一碗红糖鸡蛋：“趁热吃。”

琳琳接过碗，小口小口地吃。红糖水很甜，鸡蛋很嫩。她突然想起，奶奶从来没给她煮过红糖鸡蛋——老人家舍不得放糖。

“周雨，”她小声问，“你那时候……也有人给你煮红糖鸡蛋吗？”

周雨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没有。我自己煮的。”

“疼吗？”

“疼。”周雨说，“但疼完了，就觉得轻松了。像卸掉了一个包袱。”

小纤忽然问：“那个……那个东西，你看了多久？”

琳琳知道她在问什么：“就几秒。然后冲掉了。”

“是什么样子的？”

“暗红色的，圆的，有绒毛。”琳琳说，“很小，像……像颗红豆。”

小纤握紧了她的手：“忘了它吧。就当是一场噩梦。”

琳琳点头。但她知道，忘不掉。那个“红豆”会一直留在她记忆里，像一颗钉子，钉在她身体最深的地方。

周雨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琳琳，有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

“陈老师昨天找我。”周雨说，“他说，下周六的‘辅导’要提前。因为他要出差。”

琳琳的心一沉：“提前到什么时候？”

“明天晚上。”

“明天？！”琳琳的手一抖，碗里的红糖水洒出来一些，“可是我……我还在流血……”

“我知道。”周雨说，“所以我拒绝了。我说你身体不舒服，需要休息。”

“他怎么说？”

“他同意了。”周雨合上本子，“但他要求下周补上。而且，要增加强度。”

“为什么？”

“因为他感觉你在疏远他。”周雨说，“他说，你最近看他的眼神不一样了。像在看……陌生人。”

琳琳愣住。她确实在疏远陈老师——自从周雨介入后，她不再害怕他，不再依赖他，甚至不再恨他。她只是把他当成一个需要对付的“问题”。

“那怎么办？”她问。

“继续疏远。”周雨说，“但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能让他觉得你要反水，但也不能让他觉得你完全顺从。这个度，你要自己把握。”

琳琳苦笑：“我怎么把握？我又不是你。”

“你可以学。”周雨站起来，“休息吧。明天数学课，如果你能来，就正常表现。如果不能，就在家休息。竞赛的事，我会处理。”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琳琳，记住——你今天的疼，是为了以后的自由。别浪费了。”

说完，她拉开门走了。

小纤留下来陪琳琳。两人躺在床上，谁都没说话。

过了很久，小纤忽然说：“琳琳，我们真的能赢吗？”

“周雨说能。”

“可周雨也是人。”小纤的声音很轻，“她也会犯错，也会害怕。”

“你怕她吗？”

“怕。”小纤承认，“但更怕没有她。”

琳琳懂。就像溺水的人，哪怕抓住的是一根带刺的藤蔓，也会死死抓住。

窗外的天黑了。

琳琳摸着小腹，那里还在隐隐作痛。

那个“红豆”不在了。

但疼痛还在。

像某种纪念。

（第二十五节完）

第二十六节：疏离

周一早上，琳琳站在镜子前，脸色还是白的，但嘴唇有了点血色。她穿上校服，扣子一颗颗扣好，最后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今天不能吐。”

数学课是第三节。前两节语文和英语，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脑子里全是昨天周雨发来的短信：“如果他碰你，就咳嗽。如果他问你身体，就说肠胃炎刚好，怕传染。如果他提竞赛，就说在准备。”

一套完整的应对策略，像背台词。

但琳琳知道，演戏比做题难多了。

第三节上课铃响，陈老师走进教室。他没像往常一样直接开始讲课，而是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过全班，最后停在琳琳脸上。

那目光很复杂——有关切，有审视，还有一点琳琳看不懂的东西。

“上课前说件事。”陈老师开口，“数学竞赛初赛名单出来了。我们班两个人——琳琳，小纤。”

教室里响起嗡嗡的议论声。几个男生回头看向琳琳，眼神里有羡慕，也有别的什么。

琳琳低下头，假装在整理课本。她能感觉到陈老师的目光还粘在她背上。

“初赛在下周六。”陈老师继续说，“这周会有额外辅导。琳琳，小纤，放学后留一下。”

琳琳的心一沉。额外辅导——在筒子楼，还是办公室？

下课后，琳琳和小纤在座位上等。等其他同学都走了，陈老师走过来，拉了两把椅子坐在她们对面。

“身体好点了吗？”他问琳琳。

“好多了。”琳琳按照周雨教的，“就是还有点虚，医生说要养一周。”

陈老师点点头，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两张纸：“这是初赛的模拟卷。难度比正式考试高，你们先做做看。”

琳琳接过试卷。密密麻麻的函数图像和证明题，她扫了一眼，有一半不会。

“这周末，我给你们加强训练。”陈老师说，“周六全天，从早到晚。地点……在学校旁边的快捷酒店，我开个钟点房，安静。”

琳琳的手猛地一紧。酒店？全天？

小纤也愣住了：“老师，酒店……”

“方便。”陈老师打断她，“有桌子，有空调，还能叫外卖。比筒子楼舒服。”

他说“筒子楼”三个字时，声音很轻，但琳琳听出了试探——他在看她们的反应。

琳琳按照周雨教的，咳嗽了两声：“老师，我肠胃炎刚好，怕传染给你。要不……下周再说？”

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笑了：“怕传染？那戴口罩。训练不能停，马上要比赛了。”

他的语气很温和，但眼神很冷。

琳琳知道，拒绝不了。

“好。”她说。

陈老师满意地点头，然后从包里又拿出一个小盒子：“这个给你。”

琳琳接过盒子——是一盒进口巧克力，包装很精美。

“补身体的。”陈老师说，“你这几天瘦了。”

琳琳看着那盒巧克力，突然觉得恶心。她想起诊所医生说的“年纪轻轻不懂保护自己”，想起马桶里那团暗红色的东西，想起红糖水的甜腻。

“谢谢老师。”她听见自己说，声音很平静。

陈老师站起来，拍拍她的肩：“好好准备。别让我失望。”

他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琳琳和小纤。

小纤拿起那盒巧克力，打开，里面是十二颗心形的巧克力，每一颗都包着金色的锡纸。

“他什么意思？”小纤问。

“收买。”琳琳说，“或者试探。看我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因为他给颗糖就摇尾巴。”

她拿起一颗巧克力，剥开锡纸，塞进嘴里。很甜，很腻，像凝固的血。

“好吃吗？”小纤问。

“难吃。”琳琳说，“但我得吃。”

她嚼着巧克力，脑子里在想周六的酒店。全天训练，意味着要从早到晚和他待在一起。意味着要吃饭，要休息，要……继续“辅导”。

手机震动，是周雨：“他找你们了？”

琳琳回：“嗯。周六酒店全天训练。”

几秒后，周雨打来电话：“酒店名字？”

“没说。就说学校旁边的快捷酒店。”

“房间号呢？”

“也没说。”

周雨沉默了一下：“周六我会跟踪。你们进去后，把房间号发给我。另外，找机会在房间放窃听器。”

“窃听器？”琳琳愣住，“哪来的？”

“我有。”周雨说，“明天给你。很小，贴手机壳里带进去，找机会粘在床底或者窗帘后面。”

琳琳的手心开始出汗：“周雨，我……我怕。”

“怕什么？”

“怕被他发现。怕周六……怕一整天……”

“琳琳。”周雨的声音很冷静，“周六是机会。酒店房间隔音好，他可能会说更多。可能会暴露更多弱点。我们需要那些录音。”

“可是……”

“没有可是。”周雨打断她，“如果你想赢，就要冒险。安全的路走不到终点。”

电话挂断了。

琳琳握着手机，指尖发凉。小纤握住她的手：“我陪你。”

“周六……会很可怕。”琳琳说。

“我知道。”小纤点头，“但我们必须去。”

周二中午，周雨在天台把窃听器交给琳琳。

那是一个黑色的纽扣电池大小的东西，背面有磁铁和双面胶。

“贴手机壳内侧。”周雨演示，“进去后，找机会粘在床头柜下面，或者窗帘杆上。磁铁吸附力很强，不容易掉。”

琳琳接过窃听器，很轻，很凉。

“电量能用多久？”她问。

“四十八小时。”周雨说，“足够录下周六全天。周日我去回收。”

琳琳把窃听器小心地贴在自己手机壳内侧——那是一个透明的软壳，从外面看不见。

“周雨，”她忽然问，“如果……如果周六他做了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怎么办？”

“什么叫特别过分？”

“比如……想杀我们。”琳琳的声音在抖。

周雨看着她：“你有报警器吊坠。按三下，我会报警。但记住，除非他真的拿出刀或者要掐死你，否则别按。警察来了，一切就提前曝光了。”

琳琳摸到脖子上的钥匙吊坠。金属的冰凉让她稍微镇定了一些。

“还有，”周雨从书包里拿出一小瓶喷雾，“防狼喷雾。对着眼睛喷，能让他暂时失明十分钟。足够你逃跑。”

琳琳接过喷雾，很小一瓶，像口红。

“藏在袖子里。”周雨说，“紧急情况再用。”

琳琳把喷雾塞进校服袖子。布料很薄，能感觉到那个硬硬的圆柱体。

“周雨，”她小声问，“你以前……用过这个吗？”

“用过。”周雨说，“对上一个老师。他差点掐死我，我喷了他，跑了。”

“后来呢？”

“后来他追出来，被邻居看见。邻居报了警，他进去了。”周雨的语气很平静，“所以，这招有用。”

琳琳看着她，突然觉得周雨像个身经百战的老兵，在给新兵分发武器。

“谢谢你。”她说。

“不用谢。”周雨转身要走，又停下，“琳琳，周六之后，可能一切都会变。做好准备。”

“变好还是变坏？”

“不知道。”周雨说，“但变，总比不变好。”

她走了。琳琳站在天台上，风吹起她的头发。她看向远处的筒子楼，那个她去了无数次的房间，那个她流血、流泪、高潮的地方。

周六要去酒店了。新的战场。

周三数学课，陈老师讲题时特意走到琳琳身边，俯身看她的草稿纸。

“这一步错了。”他的手指点在一个公式上，“应该是导数，不是积分。”

他的手指碰到了琳琳的手背。很凉。

琳琳按照周雨教的，咳嗽了一声，把手缩回来：“对不起老师，我还有点咳嗽。”

陈老师直起身，看着她：“药吃了吗？”

“吃了。”

“好好休息。”他说完，走向讲台。

下课后，琳琳去厕所，在隔间里收到周雨的短信：“表现很好。继续。”

琳琳回：“他碰我了。”

“碰哪里？”

“手背。”

“意图不明显，可能是无意。继续观察。”

琳琳放下手机，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在学习观察，学习分析，学习像周雨那样思考。

疏离不是冷漠，是策略性的距离控制。多近会让他放松，多远会让他警惕，这个度要精准。

她想起周雨笔记本上的图表——X轴是顺从度，Y轴是警惕度，中间有一条最佳曲线。

她现在就在那条曲线上走钢丝。

周四晚上，琳琳做了个梦。

梦里她在酒店房间，陈老师在她讲题，讲着讲着，他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蜘蛛，用丝把她缠住，然后一口一口吃掉。她尖叫，但发不出声音。然后周雨出现了，手里拿着防狼喷雾，对着蜘蛛的眼睛喷。蜘蛛惨叫，化成一滩黑水。

琳琳惊醒，浑身冷汗。她摸到脖子上的吊坠，摸到袖子里的喷雾，稍微安心了一些。

窗外的天还没亮。她爬起来，从床垫下拿出第二本日记。

今天她没写自己的感受，而是写：

周六计划：

1. 进房间后发定位给周雨
2. 找机会贴窃听器（优先床头柜下）
3. 保持疏离但不过分（咳嗽、保持距离、适当顺从）
4. 如果他提过分要求，用“身体还没好”拖延
5. 紧急情况按报警器
6. 如果他用强，喷眼睛，跑
7. 活着回来

写完后，她看着这七条计划，突然觉得可笑——别人的高三在准备高考，她在准备这个。

但笑不出来。

她把日记塞回床垫下，躺回床上。

手摸到小腹，那里已经不疼了，但总感觉空了一块。

像被挖走的，不止是那个“红豆”。

还有别的什么。

她不知道是什么。

但周六之后，也许会更空。

或者，会开始填满。

她不知道。

只能等。

（第二十六节完）

第二十七节：酒店

周六早晨七点半，琳琳站在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等。

她穿着校服，背着书包，里面装着数学题集、笔袋、一瓶水，还有那盒没吃完的巧克力。手机壳内侧贴着窃听器，袖子里藏着防狼喷雾，脖子上挂着报警吊坠。

小纤站在她旁边，脸色比她还白。

“你吃早饭了吗？”琳琳问。

小纤摇头：“吃不下。”

琳琳从书包里掏出半块面包：“多少吃点。不然撑不住。”

小纤接过面包，咬了一小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七点四十，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停在路边。车窗摇下来，陈老师戴着墨镜，朝她们招手：“上车。”

琳琳和小纤对视一眼，拉开后车门坐进去。

车里很干净，有淡淡的柠檬味空气清新剂的味道。陈老师从后视镜看了她们一眼：“安全带系好。”

车子启动。琳琳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向后倒退，手心全是汗。她悄悄拿出手机，给周雨发短信：“上车了。车牌号XXXXX。”

几秒后，周雨回：“收到。我骑自行车跟着，保持距离。”

琳琳收起手机。陈老师从后视镜看她：“跟谁发短信？”

“奶奶。”琳琳说，“告诉她中午不回去吃饭了。”

陈老师没再问。

车子开了二十分钟，停在一家叫“悦来”的快捷酒店门口。酒店不大，五层楼，外墙是米黄色的瓷砖，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了。

“下车。”陈老师说。

琳琳和小纤跟着他走进酒店大堂。前台是个年轻女孩，正在玩手机。看见他们进来，女孩抬头：“您好，开房吗？”

“预订了，姓陈。”陈老师说。

女孩在电脑上查了一下：“306房，钟点房，八点到晚上八点，十二小时。押金一百。”

陈老师交了钱，拿了房卡。电梯在维修，他们走楼梯上三楼。

楼梯间很暗，声控灯时亮时灭。琳琳跟在陈老师身后，数着台阶——一级，两级，三级……数到第二十七级时，她想起上次被皮带抽了二十七下。

306房在走廊尽头。陈老师刷卡开门，房间很小，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卫生间。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光线很暗。

“坐。”陈老师把书包扔在床上，“先做一套模拟题，九点半开始讲。”

琳琳和小纤在桌边坐下，拿出题集。陈老师坐在床边，拿出手机看。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纸的声音。琳琳一边做题一边观察——床头柜离床很近，下面有缝隙。窗帘是深蓝色的，窗帘杆是金属的。

九点十分，琳琳做完选择题。她站起来：“老师，我去下卫生间。”

陈老师点头。

琳琳走进卫生间，关上门，但没有锁。她从手机壳里抠出窃听器，撕掉背面的双面胶，然后走出来。

“老师，”她说，“窗帘能拉开吗？有点暗。”

陈老师正低头看手机：“随便。”

琳琳走到窗边，假装拉窗帘。她蹲下，手伸到窗帘杆下方——那里有个弯曲的金属支架。她迅速把窃听器贴上去，磁铁吸附得很牢。

完成。她站起来，拉开窗帘。光线涌进来，房间里亮了一些。

“做完了？”陈老师问。

“选择题完了。”

“拿过来。”

琳琳把题集递过去。陈老师看了看，用红笔圈出几道错题：“这几道不该错。基础不扎实。”

他的语气很平静，像个真正的老师。

九点半，他开始讲题。讲得很仔细，步骤清晰，偶尔还会问：“听懂了吗？”

琳琳点头。她确实听懂了——陈老师数学教得确实好，如果不是那些事，他可能真的是个好老师。

但很快，“那些事”就来了。

十一点，讲完一套卷子。陈老师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然后走到琳琳身后，手放在她肩上：“累吗？”

琳琳的身体僵住了：“还好。”

“按摩一下。”陈老师的手开始用力，捏着她的肩膀，“放松，别紧张。”

小纤在旁边低着头，假装在改错题。

陈老师的手从肩膀滑到后背，然后撩起琳琳的校服下摆，探进去。他的手掌很热，贴着她的皮肤。

“老师……”琳琳的声音在抖。

“嘘。”陈老师在她耳边说，“专心听讲。”

他的手在她背上游走，然后滑到前面，解开她胸罩的搭扣。琳琳咬住嘴唇，不敢动。

“小纤，”陈老师说，“去把门反锁。”

小纤站起来，走到门口，锁上门。

陈老师把琳琳按在桌子上，掀起她的校服裙子。琳琳趴在冰冷的桌面上，能看见自己摊开的数学题集，上面还有刚才写的解题步骤。

“今天讲新课。”陈老师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讲怎么在紧张状态下保持专注。”

他插进来。很疼——琳琳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但她没叫，只是盯着题集上的字。那些公式和数字在她眼前晃动，渐渐模糊。

小纤坐在床边，低着头，肩膀在抖。

陈老师操了十几分钟，然后抽出来，射在琳琳背上。温热的液体顺着她的脊柱往下流。

“擦干净。”陈老师说。

琳琳用纸巾擦掉背上的精液。手在抖。

“继续做题。”陈老师坐回床上，“下午讲大题。”

中午，陈老师叫了外卖。三份盒饭，两荤一素。琳琳吃不下，只扒了几口米饭。

“多吃点。”陈老师说，“下午还要训练。”

琳琳强迫自己吃了几块肉。味道很咸，像眼泪。

吃完饭，陈老师躺在床上午睡。琳琳和小纤坐在桌边，谁都不敢说话。

窃听器在窗帘杆上闪着微弱的红光——如果仔细看能看见，但陈老师睡着了。

琳琳拿出手机，给周雨发短信：“上午结束了。他做了。”

几秒后，周雨回：“录音清晰吗？”

“应该清晰。”

“下午继续。找机会让他多说。”

琳琳收起手机。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很近，又很远。

下午两点，训练继续。

陈老师没再碰她们，只是讲题。但讲着讲着，他会突然停下来，看着琳琳：“你走神了。”

“对不起……”

“走神要惩罚。”陈老师说，“小纤，打她手心。”

小纤愣住了。

“打。”陈老师的语气冷下来。

小纤站起来，走到琳琳面前。她的手在抖。

“快点。”陈老师说。

小纤举起手，轻轻拍在琳琳手心上。

“用力。”陈老师说，“没吃饭吗？”

小纤闭着眼睛，用力打下去。

啪。清脆的响声。

琳琳的手心红了。不疼，但屈辱。

“继续做题。”陈老师说。

下午的训练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进行——讲题，走神，惩罚，再讲题。陈老师像个严厉的教官，而她们是犯错的士兵。

四点半，陈老师接了个电话。他走到窗边，背对着她们。

“……对，酒店……训练学生……嗯，晚上回去……”

电话很短。挂断后，他转身看着她们：“晚上我有个饭局，六点走。你们做到六点，然后自己回去。”

琳琳的心跳快了一拍。六点就走？那意味着……

“走之前，”陈老师说，“最后一次训练。”

他让两人跪在床边，轮流给他口交。这次他没射，只是享受，然后推开她们。

“好了。”他站起来，提上裤子，“记住今天的教训。下周还有训练，别让我失望。”

他穿上外套，拿起包：“房间到八点，你们可以待到七点再走。走的时候把房卡放前台。”

说完，他拉开门走了。

脚步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

房间里只剩下琳琳和小纤。

两人瘫坐在地上，谁都没说话。

过了很久，小纤才开口：“他……还会回来吗？”

“应该不会。”琳琳说，“他说有饭局。”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取下窃听器。纽扣大小的黑色装置，还在闪烁。

“录下来了么？”小纤问。

“录了。”琳琳把窃听器装回手机壳，“周雨说要全程录音。”

她走到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外面很安静。

“我们走吧。”她说。

“现在？”

“嗯。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两人收拾好东西，检查了房间——没有遗漏什么。琳琳把房卡放在桌上，然后拉开门。

走廊里空荡荡的。她们快步下楼，走出酒店。

天还没黑，夕阳把街道染成橘红色。琳琳深吸了一口气——酒店里的霉味和精液味终于散了。

手机震动，是周雨：“出来了么？”

琳琳回：“出来了。在酒店门口。”

“等我两分钟。”

两分钟后，周雨骑着自行车出现了。她穿着灰色运动服，戴着口罩，像个普通路人。

“窃听器。”她说。

琳琳把窃听器递过去。周雨接过来，装进一个小盒子。

“录音我今晚处理。”周雨说，“你们回家休息。明天数学课，正常表现。”

“他今天……”琳琳的声音在抖，“他今天很怪。”

“怎么怪？”

“像……像在测试我们。”琳琳说，“测试我们会不会反抗，会不会哭，会不会跑。”

周雨点头：“他在确认控制力。你们通过了测试。”

“通过？”

“对。”周雨看着她，“你们没反抗，没哭，没跑。这让他安心。安心的人才会放松警惕，才会说更多。”

琳琳突然觉得很累。累得想躺在地上，再也不起来。

“回家吧。”周雨说，“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

她骑上自行车走了。

琳琳和小纤站在路边，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我们……”小纤小声说，“我们真的通过测试了吗？”

琳琳摇头：“我不知道。”

她只知道，今天她又当了一次狗。听话的，不叫的，不跑的狗。

但狗通过了测试，就有肉吃。

她不知道那块肉是什么。

也许是自由。

也许是更深的牢笼。

她不知道。

只能等周雨听录音。

等下周的训练。

等这一切结束。

或者，永远不结束。

(第二十七节完)

第二十八节：录音与背叛

周日晚上十一点，琳琳收到周雨发来的压缩文件，文件名很简洁：“录音分析报告_酒店20230513”。

文件很大，解压后有三个文件夹：

- 音频文件**：总时长8小时47分钟，分段标记。
- 文字转录**：逐字稿，含时间戳。
- 分析摘要**：周雨手写的笔记扫描件。

琳琳先打开分析摘要。周雨的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录音分析报告

时间：5月13日 8:03-19:50

地点：悦来酒店306房

在场人员：陈明（师）、王琳琳（生）、李小纤（生）

录音设备：纽扣窃听器（型号Z-7，有效距离15米）

关键发现：

1. 电话片段（16:34-16:41）

- 来电显示：“张主任”
- 对话内容：

张：进展怎么样？

陈：两个都听话。小的那个（琳琳）最近有点疏远，但还能控制。

张：竞赛名额定了？

陈：定了。大的那个（小纤）数学差一点，但更听话。小的数学好，但心思多了。

张：别玩脱了。上次那个（李雪）已经在闹了。

陈：李雪我有办法。她手里有照片，但她也怕。

张：下个月检查组来，收敛点。

陈：知道。等竞赛结束，我送她们出去集训，就干净了。

张：那个转学生呢？

陈：周雨？她在观察我，但不敢怎么样。成绩好，想保送，有软肋。
张：你自己把握。出事了别拉我下水。
陈：放心。

分析：

- “张主任”身份推测：学校教导主任张建国，52岁，分管教学竞赛。与陈明有十年共事经历。
- 对话证实：陈明有“上线”，且该知情者默许甚至协助其行为。
- “送出去集训”可能指：竞赛后以“特训”名义将两人带至外地，实施更密集控制。

2. 惩罚指令（14:22）

- 原句：“小纤，打她手心。用力。没吃饭吗？”
- 声纹分析：陈明此时呼吸急促，心率推测 > 100，处于兴奋状态。
- 背景音：李小纤的哭泣声（压抑），王琳琳的抽气声（疼痛）。

分析：

- 惩罚转移：让受害者互相施虐，强化控制。常见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诱导。
- 目的：测试服从度，同时离间两人关系（若小纤下手过重，琳琳可能恨她）。

3. 关键失言（18:07）

- 原句（陈明自言自语，以为两人已离开）：“等竞赛完了，把视频卖了，够本了。”
- 后续：“反正她们也不敢说。说了就是一起死。”

分析：

- 证实存在视频贩卖意图（可能已有渠道）。
- “一起死”暗示：陈明掌握足以毁掉琳琳小纤的材料（如更露骨视频、伪造的“自愿协议”等）。

4. 生理数据推断

- 根据背景音（撞击声、呻吟声、喘息间隔）推断：
 - 肛交发生时间：10:15-10:32（持续17分钟）
 - 口交发生时间：17:40-18:06（轮流，各13分钟）
 - 陈明射精次数：1次（10:32）
 - 王琳琳高潮次数：0（全程无典型高潮呼吸模式）
 - 李小纤情绪崩溃点：14:25（打手心后开始持续低泣）

行动建议：

- 立即备份**：将本报告及原始音频加密备份至三个独立位置。
- 接触张主任**：尝试获取其涉案证据（通话记录、转账记录等）。
- 防范“集训”**：若陈明提出外地训练，必须拒绝或要求周雨同行。
- 应对李雪**：李雪可能因竞赛落选而失控，需提前接触。
- 心理干预**：琳琳状态危险（高潮剥夺可能导致解离），建议每晚与我通话10分钟。

琳琳盯着屏幕，手指在颤抖。

张主任。那个总是笑咪咪的，在升旗仪式上的讲话的教导主任。他知道。他默许。

还有“把视频卖了”。陈老师不仅自己看，还要卖给别人。

她想起那些对着镜头的姿势，那些被迫摆出的表情，那些录下的呻吟。那些视频会被人买去看，被人评论，被人收藏。

像商品。

像色情片里的女优。

胃里又开始翻涌，她冲进卫生间，跪在马桶前干呕。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酸水和眼泪。

手机响了，是周雨打来的。

“看完了？”周雨问。

“嗯。”琳琳的声音在抖，“张主任……”

“我已经在查了。”周雨说，“他儿子去年出国，学费二十万。他老婆没工作。钱哪来的？”

琳琳懂了。利益链。陈老师提供女生，张主任提供保护，钱分账。

“那我们……”她问，“怎么办？”

“两条路。”周雨说，“第一，举报两个人，但证据不足，可能打草惊蛇。第二，先扳倒陈明，再让他咬出张主任。”

“他会咬吗？”

“如果判得重，他会。”周雨说，“强奸未成年，传播淫秽物品，威胁恐吓，数罪并罚，十年起步。为了减刑，他什么都肯说。”

琳琳握紧手机：“十年……”

“太少。”周雨的声音很冷，“应该枪毙。”

琳琳没说话。她想起陈老师讲数学题时的耐心，想起他给她巧克力时的温柔，想起他说“你是个好孩子”。

那些都是假的。

都是控制的手段。

“琳琳，”周雨说，“明天数学课，你要表现得一切正常。如果他试探你，就说身体好多了，感谢他的巧克力。”

“我……我做不到。”

“必须做到。”周雨说，“现在是关键时刻。李雪那边我会处理，你专心应付陈明。”

“李雪怎么了？”

“她在论坛发帖了。”周雨说，“没指名道姓，但描述了‘数学老师’‘酒店训练’‘两个女生’。已经有人在猜了。”

琳琳的心脏停了一拍：“她会曝光的……”

“不会。”周雨说，“我联系她了。约了明天见面。”

“你要跟她说什么？”

“给她钱。”周雨说，“给她足够远走高飞的钱，换她手里的所有证据。”

“你哪来的钱？”

沉默。

“周雨，”琳琳的声音在抖，“你哪来的钱？”

更长的沉默。

然后周雨说：“陈明的钱。我从他银行卡里转的。”

琳琳愣住了：“你怎么……”

“我有他网银密码。”周雨的语气很平静，“上次在筒子楼，他输密码时我看见了。他以为我在做题，其实我在记。”

“这是……盗窃。”

“对。”周雨承认，“但这是战争，琳琳。战争里没有道德，只有胜负。”

电话里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

“我转了五万。”周雨说，“分两次，通过境外账户洗过。李雪查不到来源。她会以为是陈明给的封口费。”

琳琳的脑子一片混乱。周雨在犯罪。她在偷钱，在洗钱，在做所有她曾经痛恨的事。

“你……你变了。”琳琳小声说。

“我没变。”周雨说，“我只是在做该做的事。干净的手段救不了人，琳琳。你还不明白吗？”

琳琳明白。但她害怕。害怕这样下去，她们都会变成罪犯。变成和陈老师一样脏的人。

“明天，”周雨说，“照常上课。等我消息。”

电话挂断了。

琳琳坐在卫生间冰冷的地砖上，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

她想起周雨笔记里的那句话：“战争里没有道德，只有胜负。”

可是如果赢了战争，却输掉了自己，那算赢吗？

她不知道。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

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很红。

像哭过。

也像燃烧过。

(第二十八节完)

第二十九节：交易

周一早晨七点四十五分，校门口的“转角咖啡”还没正式营业。周雨坐在最里面的卡座，面前摆着一杯没动过的美式咖啡，和一个黑色的帆布包。

李雪推门进来时，眼睛红肿，校服皱巴巴的，像是一夜没睡。她径直走到周雨对面坐下，没点东西。

“钱呢？”李雪开门见山。

周雨把帆布包推过去。李雪拉开拉链看了一眼——里面是五叠粉红色的钞票，每叠用银行封条扎着，崭新。

“五万。”周雨说，“数数。”

李雪没数，只是盯着那些钱看了很久，然后拉上拉链：“照片和录音都在这里。”

她把一个U盘放在桌上。银色的，很小，贴着标签：“备份1”。

“原文件呢？”周雨问。

“我删了。”李雪说，“手机里的，电脑里的，云盘的，都删了。”

“我怎么信你？”

李雪笑了，那笑容很疲惫：“周雨，我累了。我不想再跟你们玩这个游戏了。我想走，走得越远越好。”

她端起周雨的咖啡喝了一口，苦得皱眉：“这五万，够我在另一个城市租房子，找工作，重新开始。我不会再回来了。”

周雨盯着她：“你要去哪？”

“南方。”李雪说，“我有个表姐在深圳打工，说那边工厂缺人，包吃住。我先过去，等稳定了，再想以后。”

她把U盘又往前推了推：“这里面有所有东西。照片，录音，还有我记的日记——每次他操我的时间、地点、说了什么话、给了什么东西。够他坐牢了。”

周雨接过U盘，插进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亮起，文件夹目录显示：

- 照片（47张）
- 音频（23段）
- 日记.txt
- 联系人.txt

她点开联系人文件，里面是几个名字和电话号码，标注着：“可能也是受害者”。

“这些人你认识？”周雨问。

“不认识。”李雪摇头，“但我偷看过陈老师的手机。这些女生都和他有联系，有的已经毕业了。你们可以试试找她们。”

周雨关闭电脑，拔出U盘：“谢谢。”

“不用谢。”李雪站起来，拎起帆布包，“我们两清了。”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周雨，你比我们都狠。你会赢的。”

“你呢？”周雨问，“你会赢吗？”

李雪想了想：“我不知道。但至少，我能活下去了。”

她推门出去，消失在早晨的人流里。

周雨看着窗外，直到李雪的身影完全看不见，才收起电脑，离开咖啡馆。

同一时间，数学课上。

琳琳坐在第二排，盯着黑板上的函数图像。陈老师在讲一道压轴题，声音温和，条理清晰。偶尔他会看向琳琳，眼神带着询问：“听懂了吗？”

琳琳点头。她确实听懂了，但脑子在分神——在想周雨和李雪的见面，在想那五万块钱，在想U盘里的证据。

下课铃响，陈老师收拾教案：“琳琳，来办公室一下。”

琳琳的心一沉。她跟着陈老师走出教室，走廊里很安静，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陈老师关上门，没开灯，窗帘拉着，光线很暗。

“坐。”他说。

琳琳在椅子上坐下，手放在膝盖上，握成拳头。

陈老师没坐，而是走到她面前，俯身看着她：“你最近状态不对。”

“我……我挺好的。”

“撒谎。”陈老师的手按在她肩上，“你在疏远我。为什么？”

琳琳的呼吸急促起来。她想起周雨教的——咳嗽，说身体还没好。

但她没咳嗽，而是抬起头，看着陈老师的眼睛：“老师，我害怕。”

陈老师愣了一下：“怕什么？”

“怕竞赛。”琳琳的声音在抖，“怕考不好，怕让你失望，怕……怕以后没大学上。”

这是真话，也是假话。真话是她确实怕，假话是她怕的不是这些。

陈老师的眼神软了一些。他蹲下来，平视着琳琳：“别怕。有我在，你会考好的。”

他的手从肩膀移到她的脸，轻轻抚摸：“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琳琳的眼泪涌出来——这次不是演的。她突然觉得很委屈，很累，想有人抱抱她，哪怕这个人是陈老师。

“老师，”她哭着说，“我真的很努力了……”

“我知道。”陈老师抱住她，像父亲抱女儿那样，“我知道你努力。所以别怕，一切都会好的。”

这个拥抱很温暖。琳琳靠在他肩上，哭得浑身发抖。有那么一瞬间，她甚至想就这样算了——不报仇了，不反抗了，就这样被他控制着，至少还有这点虚假的温情。

但下一秒，她想起马桶里那团暗红色的东西，想起酒店房间里冰冷的桌面，想起周雨说的“视频卖了”。

她推开陈老师，擦掉眼泪：“对不起，我失态了。”

陈老师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纸巾递给她：“擦擦脸。竞赛的事别担心，我会帮你安排好。”

“怎么安排？”

“初赛你肯定能过。”陈老师说，“复赛在市里，到时候我陪你去。住酒店，我单独给你辅导。”

琳琳的心又是一沉。又是酒店，单独辅导。

“小纤呢？”她问。

“小纤数学差一点，可能过不了初赛。”陈老师说，“如果她没过，就你一个人去。”

“可是……”

“没有可是。”陈老师的语气温柔但坚定，“这是为你好。集中资源，培养一个尖子，比分散精力强。”

琳琳懂了。他在筛选。小纤是备选，她是正选。如果她听话，就有更多“资源”——包括竞赛，也包括他虚假的爱。

“我……我需要时间想想。”她说。

“好。”陈老师拍拍她的肩，“周五之前给我答复。如果你同意，周六开始特别训练。”

中午，琳琳在天台找到周雨。

周雨正在看李雪给的U盘内容，电脑屏幕上那些照片——琳琳在筒子楼被拍的，在酒店被拍的，每一张都让她想吐。

“他找你了？”周雨头也不抬地问。

“嗯。”琳琳把办公室里的对话复述了一遍。

周雨听完，合上电脑：“他在分化你和李雪，现在又开始分化你和小纤。经典的控制手段——制造竞争，让你们互相嫉妒，这样就不会联合起来反抗他。”

“那我该怎么办？”

“同意。”周雨说，“同意单独辅导。”

“为什么？”

“因为这是机会。”周雨看着她，“如果只有你们两个人，他可能会放松警惕，可能会说更多。而且——”

她顿了顿，“复赛在市里，住酒店，意味着我们可以安排更多人介入。”

“什么人？”

“警察。”周雨说，“如果他在酒店房间对你实施性侵，我们可以当场报警。人赃并获，跑不了。”

琳琳的心脏狂跳：“可是……可是那样我会暴露。所有人都会知道……”

“用化名。”周雨说，“未成年受害者身份受保护。而且，到时候我会安排记者——不是本地媒体，是外地的大媒体。舆论压力下，学校不敢包庇，警察不敢怠慢。”

琳琳盯着她：“你……你连记者都联系了？”

“早就联系了。”周雨说，“我从一开始就在准备这个。李雪的照片是导火索，你的复赛是战场，记者和警察是收网的人。”

她打开电脑，调出一个文档：“这是计划时间表。你看——”

屏幕上是一个详细的甘特图，从三个月前开始，到未来两周结束。每一个节点都标注着：证据收集、关系建立、危机触发、最终收网。

琳琳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标注，突然觉得周雨很可怕。

她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把所有人都算计进去，包括她自己。

“周雨，”琳琳小声问，“你有没有……有没有算过我们会付出什么代价？”

周雨沉默了很久。

“算过。”她说，“琳琳，你会被舆论扒一层皮。会有人骂你勾引老师，会说你是自愿的，会把你所有的隐私都翻出来。小纤可能会崩溃，可能再也走不出来。李雪拿着钱跑了，但她一辈子都会活在恐惧里。而我——”

她摘下眼镜，擦了擦：“我会被开除。因为我会是那个‘策划者’，是那个‘教唆犯’。学校会把我踢出去，保送资格会取消，我可能上不了大学。”

琳琳的眼泪掉下来：“那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如果不做，”周雨重新戴上眼镜，“你会被他操到毕业，然后被抛弃，或者被卖给别人。小纤会疯。李雪会死。而陈明和张建国，会继续找下一个女生。”

她看着琳琳：“有些代价，必须付。我们付，总比让后来的人付好。”

琳琳哭出声。她抱住周雨，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周雨的身体很僵硬，但慢慢放松下来，轻轻拍着她的背。

“别怕。”周雨说，“我会陪着你，直到最后。”

“你会坐牢吗？”琳琳问。

“不会。”周雨说，“我未成年，而且我是‘受害者’。最多是转学，是档案留记录。但没关系，我早就习惯了。”

琳琳抱紧她。她能感觉到周雨在发抖——原来她也会怕。

原来她不是机器，是人。

一个把自己也当成棋子的人。

下午数学课，陈老师宣布初赛成绩。

琳琳和小纤都过了。但琳琳是全市第15名，小纤是第87名。

“复赛下周六。”陈老师说，“在市一中。需要提前一天去，住一晚。学校会派老师陪同。”

他看向琳琳：“王琳琳同学作为种子选手，我会重点辅导。李小纤同学也要努力，争取进前五十。”

琳琳看着小纤。小纤低着头，手指紧紧攥着笔。

放学后，小纤在教室门口等琳琳。

“你会去的，对吧？”小纤问。

琳琳点头。

“他……他会对你做那些事吗？”

“会。”

小纤的眼泪涌出来：“对不起……如果我数学好一点，就能陪你去了……”

“不。”琳琳抱住她，“你留下来，帮我做件事。”

“什么事？”

琳琳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小纤的眼睛瞪大了：“你确定？”

“确定。”琳琳说，“这是周雨计划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你在这里，稳住他。”

小纤擦掉眼泪：“好。我会的。”

两人分开时，小纤又说：“琳琳，如果……如果你回不来了……”

“我会回来的。”琳琳说，“我答应你。”

她转身离开，没敢回头。

因为她知道，有些路，走上去了就回不了头。

晚上，琳琳在第二本日记上写：

今天李雪走了，带着五万块钱。
周雨说这是代价。
陈老师要带我去市里比赛，单独辅导。
周雨说这是机会。
小纤哭了，说我回不来。
我说我会回来。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回不来了。
比如干净的手。
比如相信人的心。
比如那个以为自己能好好长大的女孩。

写完后，她躺到床上。

手摸到小腹，那里已经完全不疼了，但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疤——药流后感染，发炎，留下了一个米粒大小的疤痕。

像某种烙印。

证明她死过一次。

证明她还要继续死。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

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很平静。

像已经接受了命运。

或者，像准备反抗命运。

她分不清。

也不需要分清。

（第二十九节完）

第三十节：启程

周五下午三点，琳琳最后一次检查书包。

数学竞赛准考证、身份证、两支黑色签字笔、一个透明笔袋——这些都是明面上的。藏在夹层里的有：新款窃听器（纽扣大小，续航72小时）、微型摄像头（伪装成发卡）、防狼喷雾（升级为辣椒水型）、报警吊坠（已连接周雨手机）、还有三片紧急避孕药（周雨给的，“以防万一”）。

奶奶在厨房煮鸡蛋，说要给她带着路上吃。琳琳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奶奶。

“怎么了？”奶奶问，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没事。”琳琳把脸贴在奶奶瘦削的背上，“就是……要去考试了，有点紧张。”

奶奶转过身，粗糙的手摸了摸她的脸：“好好考。考上了大学，奶奶给你煮红烧肉。”

琳琳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她点点头，转身回房间。关上门，她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无声地哭了五分钟。

然后擦干眼泪，站起来，对着镜子练习微笑。

周雨说，从现在开始，她每时每刻都在演戏。

下午四点，周雨发来短信：“记者已就位。姓赵，女，35岁，省报深度调查记者。这是她的临时号码：XXXXXXXX。如果出事，直接打给她，说‘雏菊开了’——这是暗号。”

琳琳存下号码，回复：“警察呢？”

“辖区派出所王警官，48岁，老刑警。他女儿去年自杀，怀疑与校园性侵有关，所以愿意帮忙。但他只能‘碰巧’出现，不能提前布控——没有立案依据。”

琳琳懂了。一切都是“巧合”。记者“碰巧”在酒店采访，警察“碰巧”接到举报，她“碰巧”在房间里被性侵。

一个精心设计的巧合。

“小纤那边呢？”她问。

“小纤会在学校盯着陈明。如果他临时改变计划，或者联系可疑人员，她会通知我。”

“她……安全吗？”

周雨沉默了几秒：“相对安全。陈明现在注意力全在你身上。”

相对安全。琳琳咀嚼着这个词。在这件事里，没有人绝对安全。

下午五点，陈老师的车停在楼下。琳琳背上书包，拎着装鸡蛋的布袋，下楼。

陈老师今天穿得很正式——深灰色西装，白衬衫，没打领带。看见琳琳，他笑了笑：“准备好了？”

“嗯。”

“上车。”

车子驶出小区。琳琳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向后倒退，心里默默告别——也许再也回不来了。

如果计划成功，她会成为“那个被老师强奸的女生”，转学，离开这座城市。

如果计划失败……她不敢想。

“紧张吗？”陈老师问。

“有点。”

“别紧张。”陈老师的手伸过来，拍了拍她的手背，“就当是普通考试。考完带你去吃好吃的。”

他的手很热。琳琳忍住抽回手的冲动，点点头。

车开了两个小时，进入市区。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琳琳第一次来市里，但没心情看风景。

酒店是“如家快捷”，离一中考场步行十分钟。陈老师停好车，从后备箱拿出一个行李箱——他也要住下。

前台登记时，陈老师只开了一间房。

“标间，”他对前台说，“两张床。”

前台小姐看了琳琳一眼：“这位是……”

“我学生，来考试的。”陈老师掏出身份证和准考证，“学校安排的。”

前台没再多问，递过房卡：“307，电梯在左边。”

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镜子映出他们的身影——陈老师高大，琳琳瘦小，像父女。

307房在走廊中间。开门进去，是标准的标间：两张单人床，中间隔着床头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卫生间玻璃是磨砂的，能看见模糊的人影。

“你睡这张床。”陈老师指了指靠窗的床，“早点休息，明早七点起床，八点进考场。”

“老师你呢？”

“我睡那张。”陈老师把行李箱放在另一张床边，“晚上还要备课。”

琳琳把书包放在自己床上，然后从布袋里拿出奶奶煮的鸡蛋：“老师，吃鸡蛋吗？”

陈老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

琳琳剥了两个鸡蛋，一人一个。鸡蛋还是温的，蛋白嫩，蛋黄香。陈老师吃得很慢，像是在品味。

“你奶奶对你很好。”他说。

“嗯。”

“你爸妈呢？”

“离婚了。爸爸死了，妈妈走了。”

陈老师沉默了一会儿：“那你奶奶一个人带你？”

“嗯。”

“不容易。”陈老师说，“所以你要争气，考个好大学，让你奶奶过上好日子。”

琳琳点头。这些话如果是别人说，她会感动。但陈老师说，她只觉得讽刺。

吃完鸡蛋，陈老师打开行李箱，拿出笔记本电脑：“你先洗澡，然后做一套题。我改会儿教案。”

琳琳拿着换洗衣服走进卫生间。关上门，她先检查——没有摄像头，但门锁是坏的，只能虚掩着。

她快速洗澡，换上干净的睡衣。然后拿出窃听器，粘在马桶水箱内侧——那里隐蔽，而且靠近房间。

摄像头藏在发卡里，别在头上。防狼喷雾塞在枕头下。报警吊坠一直戴着。

走出卫生间时，陈老师正对着电脑打字。屏幕上数学教案，密密麻麻的公式。

“洗完了？”他头也不抬，“桌上有题，做一下。”

琳琳在桌边坐下。是去年的复赛真题，难度很大。她做了半小时，只完成了一半。

“时间到。”陈老师走过来，看了看她的卷子，“正确率还可以，但速度太慢。明天考试要注意时间分配。”

他站在琳琳身后，手放在她肩上：“这里，三角函数的变换可以更快。”

他的手慢慢下滑，划过她的背。

琳琳的身体僵住了。

“放松。”陈老师在她耳边说，“我只是在教你。”

他的手伸进睡衣，握住她的乳房。琳琳闭上眼睛，开始数数——一，二，三……

数到十，他的手停住了。

“今天好好休息。”陈老师抽出手，拍拍她的肩，“明天考完试，我们再‘辅导’。”

他回到自己床边，继续看电脑。

琳琳坐在椅子上，浑身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他像在逗弄宠物，给颗糖，打一巴掌，再给颗糖。

她想起周雨的话：“他在享受控制的过程。你要让他享受，但不能让他满足。像钓鱼，饵要吃，但不能吞。”

她现在是那个饵。

晚上九点，陈老师关掉电脑：“睡吧。”

琳琳爬上床，盖好被子。灯关了，只有窗外的路灯透进微弱的光。

房间里很安静，能听见陈老师的呼吸声，均匀而绵长。他好像真的睡了。

琳琳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她想给周雨发短信，但不敢——手机屏幕的光会暴露。

她只能等。

等明天考试。

等明天晚上的“辅导”。

等那个“巧合”发生。

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睡着了。

梦里，她在考场做题，写着写着，试卷变成了那份“自愿协议”，上面的手印在流血，染红了整张纸。

监考老师走过来，是陈老师。他笑着说：“签了字，就是我的了。”

她惊醒，浑身冷汗。

窗外天还没亮。她摸到手机，凌晨四点。

陈老师还在睡。

她悄悄下床，走到窗边。城市的凌晨很安静，街道空旷，偶尔有出租车驶过。

远处有一栋高楼，顶层有灯光——那是周雨说的记者住的酒店，正对着这边窗户。

周雨说，记者会用长焦镜头拍摄。如果房间窗帘没拉严，能拍到内部。

琳琳回头看了一眼——窗帘拉得很严，只留了一条缝。

她轻轻拉开一点，对着对面高楼挥了挥手。

不知道记者能不能看见。

但做了，心里踏实一点。

她回到床上，闭上眼睛。

天快亮了。

战斗要开始了。

(第三十节完)

第三十一节：考场

周六早晨七点半，市一中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家长，学生，带队老师，还有几个扛着摄像机的本地媒体记者——数学竞赛是大事，每年都会上新闻。

琳琳站在人群里，手里攥着准考证，手心全是汗。陈老师站在她旁边，穿着那身深灰色西装，像个真正的良师。

“别紧张。”他低声说，“就当平时做题。”

琳琳点头。她不是紧张考试，是紧张考完后的“辅导”。

八点整，校门打开，考生鱼贯而入。陈老师拍了拍她的肩：“去吧。考完在这里等我。”

琳琳跟着人流走进校园。考场在教学楼三楼，走廊里贴满了“严肃考纪”的标语。她找到自己的座位——第三排靠窗。

坐下，放好文具，深呼吸。

监考老师是两个中年女人，表情严肃。试卷发下来，厚厚一叠，十二页。

铃响，开始答题。

第一题是函数求导，简单。第二题是数列证明，中等。第三题是几何综合，难。琳琳跳过去，做第四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纸的声音，和偶尔的咳嗽声。

做到第六题时，琳琳卡住了。那是一道复杂的概率题，需要用到贝叶斯定理——陈老师讲过，但她当时在走神，在想别的事。

她盯着题目，脑子里却浮现出昨晚的画面——陈老师的手伸进她睡衣，握住她的乳房。他说“今天好好休息”，语气温柔得像在哄孩子。

笔尖在草稿纸上无意识地划着，写出来的不是公式，是“救我”。

她猛地惊醒，擦掉那两个字，重新看题。

贝叶斯定理。 $P(A|B)=P(B|A)P(A)/P(B)$ 。

A事件：陈老师是强奸犯。

B事件：她考砸了。

如果她考砸了，陈老师会失望，会惩罚她，会更粗暴地“辅导”她。这是 $P(B|A)$ 。

但 $P(A)$ 是多少？陈老师是强奸犯的概率？在她这里，是100%。

所以 $P(A|B)=\dots\dots$

她算不下去了。眼泪掉在试卷上，晕开一小片墨迹。

“同学，你没事吧？”监考老师走过来，小声问。

琳琳摇头，擦掉眼泪：“没事，眼睛里进东西了。”

老师狐疑地看了她一眼，走开了。

琳琳强迫自己集中精神，继续做题。但思路断了，接不上。后面的题越做越乱，时间却越来越少。

十一点半，考试结束铃响。

琳琳交了卷，浑浑噩噩地走出教室。走廊里都是对答案的声音，她一句都听不进去。

下楼，走出教学楼。阳光很刺眼，她眯起眼睛。

陈老师站在校门口的梧桐树下，看见她，走过来：“怎么样？”

琳琳摇头：“不好。”

“怎么不好？”

“第六题卡住了，后面全乱了。”她的声音在抖，“可能……可能过不了。”

陈老师的脸色沉了一下，但很快恢复笑容：“没事，一次考试而已。先吃饭。”

他揽着她的肩，往路边走。琳琳的身体僵硬，但没躲。

街对面有一家小餐馆，陈老师点了两碗牛肉面。面端上来，热气腾腾，但琳琳吃不下。

“多少吃一点。”陈老师说，“下午还要训练。”

琳琳拿起筷子，强迫自己吃了几口。面条很咸，像眼泪。

“老师，”她小声问，“如果我考砸了，竞赛名额是不是就没了？”

“不会。”陈老师说，“初赛成绩已经定了，复赛只是加分。你初赛排名高，影响不大。”

“可是……”

“别担心。”陈老师的手在桌下伸过来，握住她的手，“有我在，你会没事的。”

他的手很热，很用力。琳琳想抽回来，但忍住了。

吃完饭，陈老师结账。走出餐馆时，琳琳看见街对面有个女人在拍照——短发，戴眼镜，背着黑色相机包。

是记者吗？她不敢确定。

回酒店的路上，陈老师一直揽着她的肩，像在宣示主权。琳琳低着头，不敢看路人的眼神。

回到307房，陈老师关上门，反锁。

“脱衣服。”他说。

琳琳愣住：“现……现在？”

“现在。”陈老师的语气很平静，“下午训练，先从身体开始。”

琳琳的手在抖。她想起周雨的计划——要在“辅导”过程中让记者拍到，让警察“碰巧”撞见。

但现在才中午，记者和警察准备好了吗？

“老师，”她小声说，“我有点累，想先睡一会儿。”

“睡什么？”陈老师走过来，捏住她的下巴，“考砸了还有脸睡？”

他的眼神变了，不再是那个温和的老师，而是筒子楼里的那个男人。

“我……”琳琳的眼泪涌出来，“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陈老师松开手，开始解自己的皮带，“趴床上，裤子脱了。”

琳琳趴到床上，手伸到枕头下——防狼喷雾还在。报警吊坠贴着胸口，冰凉。

她脱掉裤子，内裤，分开腿。

陈老师走到床边，皮带在手里对折：“今天让你记住，考砸了要付出代价。”

皮带抽下来，打在臀肉上。

啪！

琳琳咬住枕头，没叫出声。

啪！啪！啪！

一下，两下，三下……琳琳数着，数到第十下时，她开始感觉不到疼了，只有热辣辣的麻木。

陈老师停下手，呼吸有点急促。他扔掉皮带，解开自己的裤子。

龟头顶上来时，琳琳闭上眼睛。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

咚咚咚。

很响，很急。

陈老师动作僵住：“谁？”

“警察！开门！”外面传来男人的声音。

琳琳的心脏狂跳。警察？现在？不是晚上吗？

陈老师脸色一变，迅速拉起裤子，低声对琳琳说：“穿衣服，快。”

琳琳手忙脚乱地穿上裤子。陈老师走到门边，从猫眼看出去：“什么事？”

“例行检查。”外面的声音说，“有人举报这里涉黄，开门。”

陈老师回头看了琳琳一眼，眼神很复杂——有慌乱，有怀疑，还有一点别的什么。

他打开门。

门外站着两个穿警服的男人，一个年轻，一个中年。中年警察扫了一眼房间，目光在琳琳身上停留了一秒。

“身份证。”年轻警察说。

陈老师掏出身份证和教师证：“我们是来考试的，这是我学生。”

中年警察接过证件看了看，又看向琳琳：“你呢？身份证。”

琳琳从书包里拿出身份证递过去。手在抖。

“多大了？”中年警察问。

“十七。”

“学生证呢？”

琳琳又拿出学生证。警察仔细核对，然后问：“你们什么关系？”

“师生。”陈老师说，“学校安排我带队。”

“为什么只带一个学生？”

“她成绩好，重点培养。”

中年警察盯着陈老师看了几秒，然后走进房间，四处看了看——床，桌子，卫生间。他拿起琳琳的书包，打开，翻了一下。

“这是什么？”他拿出那个伪装成发卡的摄像头。

琳琳的心跳停了。

陈老师也愣住了：“这……这不是我的……”

中年警察把摄像头放在桌上，又翻出窃听器，防狼喷雾，还有那三片避孕药。

房间里一片死寂。

“解释一下。”中年警察看着琳琳。

琳琳的嘴唇在抖，说不出话。

陈老师先反应过来：“警察同志，这可能是误会。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哪来的。”

“不知道？”中年警察笑了，“在你房间里，在你学生的书包里，你不知道？”

他转向琳琳：“小姑娘，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谁的？”

琳琳看着陈老师，又看看警察。她想起周雨说的：“如果警察提前介入，就说是自己带的，为了保护自己。”

“是……是我的。”她听见自己说。

“为什么带这些？”

“因为……”琳琳的眼泪掉下来，“因为我怕。”

“怕什么？”

琳琳看向陈老师。陈老师的脸色惨白，嘴唇在抖。

“怕他。”琳琳说，“怕陈老师。”

中年警察盯着陈老师：“你有什么要说的？”

陈老师的额头冒出冷汗：“警察同志，这完全是诬陷。我是她的老师，我怎么会……”

“会不会，查了就知道。”中年警察对年轻警察说，“小刘，带他们回所里。分开问话。”

陈老师猛地站起来：“你们不能这样！我是老师，我……”

“老师怎么了？”中年警察打断他，“老师犯法，一样抓。”

他拿起桌上的摄像头和窃听器：“这些东西，还有你学生说的话，够立案了。”

陈老师瘫坐在床上，双手捂住脸。

琳琳看着这一幕，突然觉得不真实。像做梦。

计划提前了。

意外发生了。

但结果……好像是一样的。

中年警察走到她面前，声音温和了一些：“小姑娘，别怕。跟我们去派出所，把事情说清楚。”

琳琳点头，眼泪不停地流。

她赢了。

但为什么，一点都不高兴？

(第三十一节完)

第三十二节：审讯

派出所的询问室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壁是淡绿色的漆，有些地方剥落了。头顶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光线惨白。

琳琳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杯温水。中年警察姓王，就是周雨说的那个女儿自杀的老刑警。他坐在对面，没穿警服外套，只穿了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

“别紧张。”王警官说，“慢慢说，从头开始。”

琳琳的手在膝盖上握成拳头，指甲掐进掌心。她想起周雨昨晚的短信：“如果被问话，只说事实，不要推测，不要情绪化。”

“我叫王琳琳，十七岁，是第三中学高三学生。”她开始背诵练习过的话，“陈明是我的数学老师，从高一教我到现在。”

“他什么时候开始对你做那些事的？”

“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后。”琳琳说，“我数学考得不好，他说要给我补课。第一次是在办公室，他让我脱衣服。”

“你脱了吗？”

“脱了。”琳琳的声音在抖，“我害怕。他说如果我不听话，就让我数学不及格，就不能考大学。”

王警官在笔记本上记录：“继续说。”

“后来他经常让我去筒子楼……就是他家附近的一个出租屋。在那里……他让我给他口交，肛交，拍视频。”琳琳的眼泪掉下来，“他说如果我敢说出去，就把视频发到网上，让我没脸见人。”

“视频在哪里？”

“在他电脑里。还有一个移动硬盘，黑色的，放在书架最上层。”

王警官记下，又问：“除了你，还有谁？”

“还有小纤……李小纤，我同桌。李雪……她也去过。还有……可能还有别人，我不知道。”

“李雪是谁？”

“我们班同学。她手里有照片，偷拍的。陈老师怕她，给她钱让她删，但她没删。”

王警官抬起头：“李雪现在在哪？”

“她……”琳琳犹豫了一下，“她走了。拿了钱，去南方了。”

“多少钱？”

“五……五万。”

“谁给的钱？”

琳琳的心跳停了。她不能说周雨。

“陈老师。”她撒谎，“李雪威胁他，他就给了。”

王警官盯着她看了几秒，没追问，继续问：“你书包里的那些东西——摄像头、窃听器、防狼喷雾——哪来的？”

“我……我自己买的。”琳琳说，“网上。我怕他，想留证据。”

“为什么今天才带？”

“因为今天他要带我来市里，单独辅导。我害怕，就带了。”

王警官合上笔记本，叹了口气：“小姑娘，你知道报假警、诬陷他人是什么后果吗？”

琳琳愣住了：“我没有……”

“你书包里的摄像头，型号是警用微型监控设备，市面上买不到。”王警官说，“窃听器也是专业级的。防狼喷雾是警用辣椒水，普通药店没有。”

他身体前倾，压低声音：“谁给你的？”

琳琳的嘴唇在抖，说不出话。

“有人教你，对吧？”王警官说，“教你什么时候报警，教你带什么证据，教你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琳琳的眼泪涌出来：“我……我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因为她会坐牢。”琳琳哭着说，“她是为了帮我……”

王警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周雨，对吗？”

琳琳猛地抬头，瞪大眼睛。

“不用惊讶。”王警官站起来，走到窗边，“你那个转学生朋友，昨天来找过我。她给了我一份材料——陈明的银行流水，通话记录，还有几个疑似受害者的名单。”

他转过身：“她很聪明，但太年轻。警用设备不能随便使用，会惹麻烦。”

“她……她会坐牢吗？”琳琳的声音在抖。

“看情况。”王警官说，“如果陈明的案子能立住，她算立功。如果立不住，她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信息，非法使用警用设备，教唆他人作伪证——够判了。”

琳琳瘫在椅子上，浑身发冷。

“所以，”王警官走回来坐下，“你现在要做的，是把所有事实说清楚。包括周雨参与的部分。只有真相完整，才能保护所有人。”

琳琳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然后她开始说。从头说。从周雨转学那天开始，从她第一次在天台找她开始，从李雪的照片开始，从五万块钱开始，从今天的计划开始。

她说了四十七分钟。王警官没打断，只是记录，偶尔问一句细节。

说完后，房间里很安静。只有日光灯管的嗡嗡声。

“所以，”王警官最后问，“今天警察去酒店，是周雨安排的？”

“不是。”琳琳摇头，“她说记者和警察会在晚上‘碰巧’出现。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午就去了……”

王警官笑了：“因为我不信‘碰巧’。我接到周雨的消息后，就直接去了。这种事，不能等。”

琳琳愣住：“你……你早就知道？”

“知道一部分。”王警官说，“但需要你的证词，才能立案。”

他站起来，打开门：“先休息一下。等会儿还要做笔录，签字。”

门外，年轻警察带着一个人走进来——是记者赵女士，短发，戴眼镜，背着相机包。

“王警官，”赵女士说，“我能和她说几句话吗？”

王警官点头：“十分钟。”

赵女士坐到琳琳对面，没开录音笔，只是看着她：“我是省报记者，姓赵。周雨联系过我。”

琳琳点头。

“你刚才说的，我都听到了。”赵女士的声音很温和，“你很勇敢。”

“我不勇敢。”琳琳摇头，“我害怕。一直害怕。”

“害怕才叫勇敢。”赵女士说，“不害怕的人做事，那不叫勇敢，叫鲁莽。”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琳琳：“这是我的电话。如果你需要帮助，或者想说的话，随时打给我。”

琳琳接过名片，握在手心。

“还有，”赵女士压低声音，“周雨在外面。她没事，只是暂时不能见你。她让我告诉你——按计划进行。”

“计划……变了。”

“计划永远在变。”赵女士站起来，“但目标不变。把坏人送进去，让你们活下去。”

她拍拍琳琳的肩，离开了。

另一间询问室里，陈明的审讯不太顺利。

他坚持说琳琳是自愿的，说那些视频是“情趣”，说李雪是“敲诈”，说周雨是“诬陷”。

“我是老师，我怎么会做那种事？”他对着审讯的警察说，“她们三个女生串通好了，想毁了我。因为我不给她们竞赛名额，她们就报复。”

“那这些呢？”警察把摄像头和窃听器放在桌上，“在你学生书包里发现的。”

“那是她们自己带的！为了诬陷我！”

“为什么带这些？”

“我不知道！也许……也许她们早有预谋！”

警察笑了笑，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这是你的银行流水。上个月，你向一个境外账户转账五万元。收款人是谁？”

陈明脸色一变：“那是……那是理财。”

“理财？”警察又拿出一张纸，“这是那个境外账户的追踪记录。钱最终汇入一个叫李雪的国内账户。李雪是谁？”

陈明的额头开始冒汗。

“还有，”警察说，“我们检查了你的电脑和移动硬盘。发现了大量未成年女性的不雅视频，拍摄地点包括办公室、出租屋、酒店。视频里的女生，有王琳琳、李小纤、李雪，还有几个已经毕业的。”

陈明瘫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

“陈老师，”警察的语气冷下来，“现在交代，还能算坦白。等那些毕业的女生被找来作证，你就没机会了。”

陈明的手在抖。他想说话，但发不出声音。

警察等了一会儿，然后说：“给你十分钟考虑。十分钟后，我们会联系教育局，联系学校，联系媒体。”

他站起来，走出询问室。

门外，王警官在等他。

“怎么样？”

“快崩溃了。”年轻警察说，“但还没松口。”

“让他崩溃。”王警官说，“把他手机拿来，查最近联系人。特别是那个‘张主任’。”

“已经查了。”另一个警察走过来，“陈明今天中午给张建国打过电话，通话时间两分钟。内容不清楚，但定位显示张建国当时在教育局开会。”

王警官点头：“给教育局打电话，说我们有个案子涉及他们的人，请张建国主任过来配合调查。”

“现在？”

“现在。”

下午四点，琳琳在笔录上签了字，按了手印。

王警官把笔录收好，对她说：“今天你先回去。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吗？”

琳琳摇头。

“给你安排个招待所。”王警官说，“有女警陪着。明天你奶奶会过来。”

“我奶奶……”琳琳的心一沉，“她会知道吗？”

“瞒不住。”王警官说，“但我们会跟她好好说。你奶奶年纪大了，需要知道真相，也需要知道怎么保护你。”

琳琳的眼泪又涌出来：“她会……她会恨我吗？”

“不会。”王警官说，“她会心疼你。”

他叫来一个女警，带琳琳去招待所。走出派出所时，琳琳看见周雨坐在大厅的长椅上，低着头，手里拿着手机。

“周雨！”琳琳跑过去。

周雨抬起头，眼睛很红，像是哭过。看见琳琳，她站起来，挤出一个笑容：“你没事吧？”

“我没事。”琳琳抱住她，“你呢？警察说你……”

“我没事。”周雨打断她，“只是问话。王警官说，如果我配合，可以算立功。”

“那……那你会坐牢吗？”

“不知道。”周雨说，“但我不后悔。”

琳琳抱紧她，哭出声。

女警在旁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说：“走吧，先去招待所休息。”

周雨松开琳琳：“你先去。我还要等一会儿。”

“等什么？”

“等一个人。”周雨看向派出所里面的走廊。

琳琳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张建国，那个总是笑眯眯的教导主任，正从走廊那头走过来，脸色铁青。

他看见周雨，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

“你……”张建国指着周雨，声音在抖，“你搞什么鬼？”

周雨站起来，直视着他：“张主任，警察在等你。”

张建国的脸从铁青变成惨白。他想说什么，但王警官从询问室出来，对他招招手：“张建国主任，这边请。”

张建国看看王警官，又看看周雨，最后看看琳琳。他的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跟着王警官走了进去。

门关上。

琳琳看着周雨：“你……你早就知道他会来？”

“我猜的。”周雨说，“陈明崩溃了，一定会拉他下水。这是人性。”

女警催促：“走吧。”

琳琳跟着女警走出派出所。回头时，她看见周雨还坐在长椅上，低着头，像一尊雕塑。

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像孤独的战士。

像等待审判的囚徒。

琳琳分不清。

也不需要分清。

她只知道，这场战争，还没结束。

但至少，天快亮了。

（第三十二节完）

第三十三节：余震

周日清晨六点，招待所的房间里很冷。

琳琳裹着薄薄的被子，缩在床上。女警睡在另一张床上，呼吸均匀。窗外天还没亮，只有远处街道的霓虹灯还在闪烁。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周雨发来的短信：“张建国全撸了。供出了三个校领导，还有教育局一个科长。他们成立了‘保护伞’，收钱，压事，安排竞赛名额。”

琳琳盯着屏幕，手指在颤抖。三个校领导？教育局科长？这个网比她想象的更大。

她又发了一条：“他承认知道陈明的事。三年前就知道，但收了陈明二十万，答应帮他摆平。条件是陈明每年‘进贡’竞赛名额，让他安排关系户。”

琳琳的胃开始抽搐。竞赛名额——那些她拼了命想拿到的，以为能改变命运的东西，原来早就被标价出售了。

“周雨，”她打出，“你会坐牢吗？”

这次等了很久才有回复：“王警官说，如果我配合，指证张建国那伙人，可以算重大立功。加上我未成年，可能不起诉，或者缓刑。”

琳琳松了口气，但马上又担心：“那……那你还能上大学吗？”

“保送资格肯定没了。”周雨回，“但高考还能考。王警官说可以帮我开个证明，说我是‘配合警方破案’，不影响档案。”

琳琳的眼泪掉下来。周雨为了这件事，赌上了自己的前途。

“对不起……”她打出。

“不用对不起。我自愿的。”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小纤发来的短信：“琳琳，你在哪？学校炸了。”

琳琳回：“我在市里，派出所安排的招待所。学校怎么了？”

“陈老师和张主任都被抓的消息传开了。校长紧急开会，所有老师被要求封口。但学生都知道了，论坛里全是帖子。”

琳琳的心一沉：“有人知道是我吗？”

“有几个猜的，但不确定。李雪走的照片被人扒出来了，有人说她是‘畏罪潜逃’。还有人传……传你和陈老师有不正当关系。”

琳琳的手开始发抖。她最怕的事还是发生了——舆论不会管谁是受害者，只会传播最猎奇的故事。

“周雨呢？”小纤问，“她还好吗？”

“她在派出所配合调查。”

“她会不会有事？”

琳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只能回：“希望没有。”

上午九点，奶奶来了。

女警把琳琳带到派出所的接待室。奶奶坐在椅子上，背挺得很直，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看见琳琳进来，她站起来，嘴唇在抖，但没说话。

“奶奶……”琳琳的声音在哽咽。

奶奶走过来，抬起手——琳琳以为要被打，闭上眼睛。但那只手轻轻落在她脸上，颤抖着抚摸。

“疼吗？”奶奶问，声音沙哑。

琳琳摇头，眼泪掉下来。

“他们……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奶奶的眼泪也涌出来，“告诉奶奶。”

琳琳抱住奶奶，把脸埋在她瘦削的肩膀上，哭得说不出话。奶奶抱着她，手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小时候哄她睡觉那样。

王警官走进来，看见这一幕，静静站在门口等。

过了很久，琳琳才止住哭泣。奶奶用袖子擦掉她的眼泪，然后看向王警官：“警察同志，我孙女……受委屈了。”

王警官点头：“老人家，我们会还她公道。”

“那个畜生呢？”奶奶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冷，“那个姓陈的，他在哪？”

“在拘留所。涉嫌强奸未成年、传播淫秽物品、受贿，数罪并罚，最少十年。”

“十年不够。”奶奶说，“应该枪毙。”

王警官沉默了一下，然后说：“还有其他人。学校的领导，教育局的人，一个都跑不了。”

奶奶握紧琳琳的手：“我孙女……以后怎么办？学校还回得去吗？”

“我们会安排转学。”王警官说，“去另一个区，没人认识她。高考也不影响，她的成绩很好。”

“那……”奶奶犹豫了一下，“那她……她身体……有没有……”

琳琳知道奶奶在问什么。她摇头：“没有。我……我处理掉了。”

奶奶闭上眼睛，眼泪又涌出来：“造孽啊……造孽……”

王警官走过来，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这是临时保护令。禁止陈明及其亲属接近王琳琳。还有，这是心理援助申请，市里有专门针对未成年受害者的免费咨询。”

奶奶拿起文件，虽然不识字，但看得很仔细。

“谢谢警察同志。”她说，“我孙女……就拜托你们了。”

中午，琳琳和奶奶在招待所吃了简单的午饭——馒头，咸菜，小米粥。奶奶没怎么吃，一直看着琳琳。

“琳琳，”奶奶忽然说，“你恨奶奶吗？”

琳琳愣住：“为什么恨？”

“奶奶没本事。”奶奶的眼泪掉进碗里，“没让你过上好日子，没保护好你……”

“不。”琳琳握住奶奶的手，“奶奶是最好的奶奶。没有奶奶，我活不到今天。”

奶奶哭出声。琳琳抱着她，两人在简陋的房间里哭了很久。

哭完，奶奶擦干眼泪，从布包里拿出一个存折——红色的封皮，很旧。

“这是你爸的抚恤金。”奶奶说，“我一直存着，想等你上大学用。现在……现在你拿去吧。去外地，重新开始。”

存折里有两万块钱。对奶奶来说，是天文数字。

“奶奶，我不能要……”

“拿着。”奶奶把存折塞进她手里，“奶奶老了，用不上钱。你还年轻，路还长。”

琳琳握紧存折，纸张很薄，但很重。

下午，王警官带来一个消息：张建国供出的名单里，有一个是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的小舅子。案子升级了，市纪委介入。

“事情闹大了。”王警官说，“但也是好事。越大，越没人敢压。”

琳琳问：“周雨呢？”

“她还在做笔录。”王警官说，“但她很冷静，逻辑清晰，把所有事情的时间线、证据链都理得清清楚楚。连纪委的人都夸她。”

“她……她能回家吗？”

“暂时不能。”王警官说，“她是关键证人，也是‘从犯’。虽然未成年，但涉案太深，需要监护。”

琳琳的心沉下去：“那她住哪？”

“青少年救助中心。”王警官说，“条件不错，有心理辅导，有老师补课。等案子结束了，就能回家。”

琳琳想起周雨说的“我不后悔”。她确实不后悔，但代价太大了。

“我能见她吗？”她问。

王警官摇头：“暂时不能。等过几天，案子稳定了，安排你们见面。”

晚上，琳琳在招待所看电视。本地新闻正在播报：“我市破获一起校园性侵案，涉及多名教师及教育系统官员……”

画面里打了马赛克，但琳琳认出了那个走廊——是派出所。记者在门口报道，说“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没有提到她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周雨。这是保护。

但她知道，学校里的人都猜到了。论坛里的帖子已经删了，但私下里的议论不会停。

手机震动，是小纤发来的照片——教室黑板上写着“王琳琳滚出去”，被人用粉笔画了个大大的叉。

“谁写的？”琳琳问。

“不知道。早上发现的，班主任擦了，但很多人看见了。”小纤回，“琳琳，你别回来了。这里……这里的人都疯了。”

琳琳盯着那张照片，突然觉得很累。累得想睡一觉，永远不要醒来。

但她不能睡。她还要等周雨出来，还要陪奶奶，还要考大学，还要……活下去。

窗外的天黑了。

城市灯火通明。

她的战争，从一个人的黑暗，变成了一群人的风暴。

她赢了。

但赢得满身伤痕。

赢得面目全非。

但她还活着。

这就够了。

第三十四节：中心

青少年救助中心在市郊，一栋三层的小楼，外墙刷成淡黄色，院子里有滑梯和秋千，像幼儿园。但铁门很高，上面有监控摄像头。

周雨坐在活动室的窗边，手里拿着一本《刑法》在看。她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天。

房间是四人间，但只有她一个人住——其他孩子要么回家了，要么转去了别的机构。床单是白色的，被子是蓝色的，都很干净，有消毒水的味道。

上午九点，心理辅导员李老师来了。三十多岁的女人，戴眼镜，说话声音很轻。

“昨晚睡得好吗？”李老师问。

“还好。”周雨合上书。

李老师在她对面坐下，打开笔记本：“今天想聊什么？”

“聊我的案子。”周雨说，“王警官说，检察院下周会决定是否起诉我。”

“你担心吗？”

“不担心。”周雨摇头，“该做的都做了。结果怎么样，我都能接受。”

李老师看着她：“周雨，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救她们。”

“只是这样吗？”

周雨沉默了一会儿：“也为了救我自己。”

“怎么说？”

“我上一个学校……”周雨顿了顿，“那个老师进去后，所有人都说我‘不检点’，说我‘勾引老师’。我转学了，但那些话跟着我。我想证明……证明我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李老师记录着：“你想证明自己是受害者，不是共犯。”

“对。”周雨说，“但这次，我确实成了共犯。我偷钱，我教唆，我非法使用监控设备。我和陈明，其实没区别。”

“有区别。”李老师说，“你的目的是救人，他的目的是满足私欲。法律会考虑这一点。”

周雨笑了：“李老师，您真善良。”

“不是善良，是事实。”李老师合上笔记本，“下午律师会来，跟你讨论辩护策略。记住，你是未成年人，且有重大立功表现，情况乐观。”

“谢谢。”

李老师离开后，周雨继续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强奸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百零七条：教唆他人作伪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她算了算，如果数罪并罚，最少六年，最多二十年。但她是未成年，且有立功，可能判三缓三，或者不起诉。

但保送资格肯定没了。大学……还能考吗？

手机响了——是王警官。

“周雨，有个好消息。”王警官说，“张建国供出的那个副市长小舅子，今天上午被双规了。案子彻底升级为反腐大案，你是关键证人。检察院那边，大概率不起诉。”

周雨握紧手机：“那……那我什么时候能出去？”

“还要一阵子。”王警官说，“你是证人，也是‘从犯’，需要走完所有程序。但最晚下个月，应该能回家。”

“回家……”周雨重复这个词。她还有家吗？父母在另一个城市，早就当她不存在了。

“对了，”王警官说，“王琳琳转学手续办好了，下周去新学校报到。她奶奶陪她去。”

“她……她还好吗？”

“不太好。”王警官的声音低了一些，“新学校有人知道她的事，在传闲话。但她很坚强，说一定要考上大学。”

周雨闭上眼睛：“是我害了她。”

“不。”王警官说，“你救了她。如果没有你，她现在还在被陈明控制，可能已经死了。”

周雨没说话。

“还有，”王警官说，“记者赵女士的报道明天见报。省报头版，标题是《校园性侵案背后的保护伞网络》。里面会提到你和王琳琳，但用化名。舆论会转向，你们会得到支持。”

“谢谢。”

电话挂断。周雨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的滑梯。几个小孩在玩，笑声很清脆。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父母忙着吵架，没人陪她玩。她一个人在家做数学题，觉得那些公式比人可靠。

现在，她还是一个人。

但至少，她救了几个女孩。

也许这就够了。

同一时间，琳琳在新学校的教务处办手续。

新学校在另一个区，比原来的学校大，教学楼是新的，操场是塑胶跑道。奶奶陪着她，紧紧握着她的手。

教务处主任是个中年女人，姓刘，表情很严肃。她看了看转学材料，又看了看琳琳：“王琳琳同学，欢迎你。”

“谢谢老师。”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些。”刘主任说，“在这里，没有人会知道过去的事。但如果有人问，你就说是家庭原因转学。”

琳琳点头。

“另外，”刘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学校心理辅导室的预约卡。每周一次，免费。建议你去。”

琳琳接过信封：“谢谢。”

办完手续，刘主任带她们去教室。高三（七）班，在四楼。推门进去，教室里正在上语文课。

“打扰一下。”刘主任说，“这是新同学，王琳琳。大家欢迎。”

掌声稀稀拉拉。琳琳低着头，走到老师安排的座位——最后一排靠窗。

坐下后，她能感觉到很多目光投过来。好奇的，探究的，还有……恶意的。

下课后，几个女生围过来。

“你是从三中转来的？”一个短发女生问。

“嗯。”

“为什么转学啊？”

“家庭原因。”琳琳按照刘主任教的回答。

“哦……”另一个女生拉长了声音，“我听说三中最近出事了，有个数学老师被抓了。”

琳琳的心脏一紧。

“你认识那个老师吗？”短发女生追问。

“不认识。”琳琳说，“我数学不好，没上过他的课。”

“这样啊……”女生们交换了一个眼神，走开了。

琳琳松了口气，但知道这只是开始。谣言会像病毒一样传播，迟早会传到这个学校。

她拿出手机，给周雨发短信：“新学校办了手续。有人问三中的事，我说不认识陈明。”

周雨回：“聪明。保持低调，专心学习。”

“你什么时候能出来？”

“下个月。”

“我去看你。”

“不用。好好准备高考。”

琳琳盯着这句话，眼泪差点掉下来。周雨总是这样，把自己放在最后。

“周雨，”她打出，“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这次等了很久才有回复：

“我不知道。也许等这一切结束了，我们需要各自重新开始。”

琳琳的眼泪掉在手机屏幕上。她明白周雨的意思——她们之间的羁绊太沉重，都是伤痛和罪恶的记忆。也许分开，对彼此都好。

但她舍不得。

周雨是她黑暗里唯一的光。哪怕那光很冷，很刺眼，但至少是光。

下午放学，琳琳在公交站等车。几个同班的男生走过来，站在她旁边。

“你就是那个王琳琳？”一个高个子男生问。

琳琳点头。

“我听说……”男生压低声音，“你和那个老师有一腿，是真的吗？”

琳琳浑身僵硬：“你说什么？”

“别装了。”另一个男生笑，“三中论坛都传遍了。说你是自愿的，为了竞赛名额。”

琳琳的手在抖。她想反驳，但发不出声音。

“长得还行。”高个子男生打量着她，“难怪老师喜欢。”

琳琳转身要走，但男生拦住她：“急什么？聊聊嘛。”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你们干什么？”

琳琳回头——是刘主任。她刚从学校出来，看见这一幕。

男生们立刻散开：“没什么，开玩笑。”

“开这种玩笑？”刘主任的声音很冷，“明天叫你们家长来学校。”

男生们悻悻地走了。刘主任走到琳琳面前：“你没事吧？”

琳琳摇头，眼泪涌出来。

“跟我来。”刘主任说。

她带琳琳回到教务处，关上门，倒了一杯热水：“这种事，以后还会发生。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怎么保护？”

“报警。”刘主任说，“或者告诉我。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强大。他们欺负你，是因为觉得你好欺负。”

琳琳擦掉眼泪：“刘主任，您……您知道我的事吗？”

“知道一部分。”刘主任说，“王警官联系过学校。但我不关心过去，我只关心你的现在和未来。在这里，你就是普通学生，要考大学，要好好生活。”

琳琳点头：“谢谢您。”

“回去吧。”刘主任拍拍她的肩，“记住，有事随时找我。”

晚上，琳琳在家做数学题。奶奶在厨房煮面，香味飘过来。

手机震动，是小纤发来的短信：“琳琳，我决定转学了。去外地，我姨妈在的城市。”

琳琳回：“什么时候走？”

“下周。手续办好了。”

“那……那我们还能见面吗？”

“也许吧。”小纤说，“但可能需要时间。”

琳琳明白。她们都需要时间，去忘记，去愈合，去重新开始。

“小纤，”她打出，“对不起。”

“为什么道歉？”

“因为……因为我拉你进了这件事。”

“不。”小纤回，“是我自己选的。而且，如果没有你，我可能早就疯了。”

琳琳的眼泪又掉下来。她想起小纤在筒子楼里被打手心的样子，想起小纤在酒店里低泣的样子，想起小纤说“我陪你”的样子。

“保重。”她打出。

“你也是。”

放下手机，琳琳看着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

周雨在救助中心。

小纤要去外地。

李雪已经走了。

陈明在拘留所。

张建国在审讯室。

所有人都散了。

只有她，还在这里。

做题，考试，上大学。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她知道，一切都发生了。

都刻在骨头里，流在血液里，藏在每一个噩梦里。

她抹不掉。

只能带着。

带着这些伤，活下去。

(第三十四节完)

第五章：脆弱的联盟（续）

第三十五节：报道与证词

周一早晨，省报头版刊登了赵女士的深度报道。标题很克制：《校园性侵案背后的保护伞——一起案件牵出的教育系统腐败网络》。但副标题很尖锐：“未成年受害者如何成为权力交易的筹码”。

文章用了三个化名：

- “小雨”（周雨）：冷静的观察者与策划者，在灰色地带行走的复仇者。
- “小琳”（王琳琳）：从顺从到反抗的幸存者，用身体换分数又用分数换正义的复杂样本。
- “小雪”（李雪）：用身体当武器的反抗者，最终选择拿钱远走的现实主义者。

报道详细梳理了时间线、证据链、人物关系，还配了一张图表——陈明在中间，周围辐射出张建国、其他校领导、教育局官员，再往外是周雨、琳琳、小纤、李雪，像蜘蛛网。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

“这起案件暴露的不仅是几个人的罪恶，更是一个系统的溃烂。当教育者成为捕食者，当保护者成为帮凶，当受害者必须先成为加害者才能自救——我们需要问的，不是‘为什么她们不早点说出来’，而是‘这个系统为什么让说出来的人活不下去’。”

报纸一出，舆论炸了。

电视台做了专题报道，网络媒体转载，微博热搜前三都是相关话题。舆论风向从最初的猎奇，转向震惊，再转向愤怒。

新学校里，琳琳走进教室时，所有人都看着她。但这次目光不一样了——有同情，有好奇，还有一点……敬佩？

上午课间，刘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桌上摊着那份报纸。

“你看了吗？”刘主任问。

琳琳点头。

“现在全校都知道了。”刘主任说，“但这次是正面的。你是受害者，也是英雄。”

英雄？琳琳觉得这个词很讽刺。她只是活下来了，仅此而已。

“下午有记者想采访你。”刘主任说，“市电视台的。你愿意吗？”

琳琳愣住：“采访我？”

“对。但你可以拒绝。”刘主任说，“王警官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帮其他潜在受害者站出来。如果不同意，他会帮你挡掉。”

琳琳想起那些还在黑暗里的女孩。那些可能正在被另一个“陈明”控制的女孩。

“我……我愿意。”她说。

下午两点，市电视台的采访车停在学校门口。来的是个年轻女记者，姓林，说话很温柔。

采访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进行，只有琳琳和记者两个人，摄像机架在角落。

“别紧张。”林记者说，“我们就当聊天。如果你不想回答的问题，就摇头，我们跳过。”

琳琳点头。

“第一个问题，”林记者问，“当初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琳琳沉默了一会儿：“因为害怕。他说如果我说出去，就把视频发到网上，让我没脸见人。而且……我数学不好，需要他提分。我怕报警了，就考不上大学了。”

“所以你用身体换分数？”

“……是。”琳琳的眼泪涌出来，“我知道这很贱，但我没办法。我家穷，奶奶老了，上大学是我唯一的出路。”

林记者递过纸巾：“后来为什么决定反抗？”

“因为……因为周雨。”琳琳擦掉眼泪，“她告诉我，这样下去我会死。要么被他玩死，要么自己疯掉。她说，反抗可能会死，但不反抗一定会死。”

“周雨在报道里被称为‘灰色复仇者’。你怎么看她？”

琳琳想了想：“她是我见过最勇敢，也最……最可怕的人。她为了救我们，把自己也搭进去了。但她不后悔。她说，有些代价必须付。”

“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反抗？后悔把事情闹大？后悔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过去？”

琳琳摇头：“不后悔。后悔的是没有早点反抗。”

采访进行了四十分钟。结束时，林记者关掉摄像机，握住琳琳的手：“你很勇敢。真的。”

琳琳苦笑：“我不勇敢。我只是……没得选。”

采访播出是在晚上七点半的本地新闻。琳琳和奶奶一起看。电视上的自己打了马赛克，声音做了处理，但奶奶还是认出来了。

“这是我孙女。”奶奶指着屏幕，对琳琳说，“你看，多好看。”

琳琳靠在奶奶肩上，哭了。

新闻播完后，手机开始响。先是刘主任：“报道很好，很多家长打电话来，说要支持你。”

然后是小纤：“琳琳，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说得很好。”

最后是周雨——她发来短信：“报道看了。你说我是‘最勇敢也最可怕的人’。很准确。”

琳琳回：“你什么时候能出来？”

“周五。王警官说，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但要接受一年社区矫正，定期心理辅导。”

“那……那你能上学吗？”

“能。但要去另一个学校，没人知道我的过去。”

“我们还能见面吗？”

这次周雨没回。

琳琳盯着手机，直到屏幕暗下去。

她知道答案了。

周五下午，王警官开车送周雨回家——其实不是家，是临时租的一间小公寓，在城南的老居民区。一室一厅，家具很少，但干净。

“这里暂时安全。”王警官说，“楼下有派出所的巡逻点，有事随时报警。”

周雨点头：“谢谢。”

“还有，”王警官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你的新身份材料。转学手续办好了，下周一去新学校报到。名字改了，档案也处理过，没人知道你的过去。”

周雨接过文件。新名字叫“周晓雨”，年龄改小了一岁，理由是“因病休学”。

“我能……我能见见琳琳吗？”她问。

王警官犹豫了一下：“可以。但最好等一段时间。你们都需要各自适应新生活。”

“就一次。”周雨说，“最后一次。”

王警官叹了口气：“明天下午，中心公园东门。我会带她来。”

周六下午，中心公园人很少。深秋了，树叶黄了，风一吹就簌簌地落。

琳琳坐在长椅上，裹着奶奶织的围巾。远远地，她看见周雨走过来——穿着灰色的运动服，背着书包，还是老样子。

周雨在她身边坐下，两人都没说话。

过了很久，周雨开口：“你瘦了。”

“你也是。”

“新学校怎么样？”

“还好。刘主任很照顾我。”

“那就好。”

又一阵沉默。风吹过，落叶打着旋儿。

“周雨，”琳琳小声问，“我们……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周雨看着远处的人工湖：“琳琳，朋友是要分享快乐，分担痛苦的。但我们之间的痛苦太多了，多到……多到会彼此拖垮。”

琳琳的眼泪掉下来：“可是没有你，我撑不下去……”

“你能。”周雨转过头，看着她，“你已经撑过来了。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

“那你呢？”

“我也自己走。”周雨说，“我们都需要……重新学怎么当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学生，普通的朋友，普通地活着。”

琳琳哭出声。周雨伸手抱住她，很轻，很短暂。

“别哭。”周雨说，“哭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你说的。”

琳琳想起自己曾经对周雨说过这句话。现在周雨还给她。

“我会考大学的。”琳琳擦掉眼泪，“我要学法律，以后帮像我们这样的人。”

“好。”周雨站起来，“那我学心理学。以后你抓坏人，我治伤。”

两人对视，都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保重。”周雨说。

“你也是。”

周雨转身离开。琳琳坐在长椅上，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公园尽头。

像一场梦醒了。

像一场战争结束了。

她赢了，但赢了什么？

自由？代价是失去周雨。

正义？代价是满身伤痕。

但至少，她活下来了。

她还能继续活。

这就够了。

晚上，琳琳在日记本上写下最后一篇：

今天和周雨见了最后一面。

她说我们要各自重新开始。

我哭了，她说哭解决不了问题。

她说她会学心理学，我会学法律。

也许很多年后，我们会在某个法庭相遇。

她是专家证人，我是检察官。

我们会合作，把另一个陈明送进去。

那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学会了怎么当普通的朋友。

但现在，我们要先学会怎么当普通的人。

普通地活着。

普通地疼。

普通地等伤口结痂。

然后，普通地继续走。

写完，她合上日记本，锁进抽屉。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

明天还要上学。

还要做题。

还要考大学。

还要活下去。

她会活下去。

(第五章：脆弱的联盟完)

最终章：五年后

第三十五节：重逢

阳光透过法学院图书馆的落地窗，洒在琳琳摊开的刑法教材上。她抬头揉了揉眼睛，手机屏幕亮了起来——是小纤发来的微信：

琳琳，你还记得周雨吗？我在市心理医院看到她了，她现在是那里的实习生。

琳琳的心跳漏了一拍。五年了，她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如何当一个“普通的人”：

- 普通地上课
- 普通地参加社团活动
- 普通地和奶奶通电话

但周雨的名字，依然像一把钥匙，能轻易打开她刻意尘封的记忆。

“普通”是她给自己造的壳。壳里藏着那些不敢触碰的往事：

- 陈明的办公室
- 周雨的眼神
- 中心公园的告别
- 那句“你抓坏人，我治伤”的约定

她放下笔，收拾好书包，走出图书馆。出租车在市心理医院门口停下时，她突然紧张起来——五年未见，周雨会变成什么样？她还能认出自己吗？

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让她想起当年的心理辅导室。她按照小纤给的地址找到心理咨询科，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齐肩短发，穿白大褂，正在整理病历。

“周雨？”琳琳轻声叫了一句。

那背影顿了顿，缓缓转身。四目相对的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

周雨瘦了，更成熟了，但眼睛还是当年的样子——明亮，带着一丝她熟悉的倔强。

“琳琳。”周雨的声音有些颤抖，“你怎么来了？”

“小纤说……看到你了。”琳琳有些语无伦次，“我正好在附近上课，就过来看看。”

“进来坐吧。”周雨拉开椅子，“今天下午没病人，我们可以聊聊。”

两人坐下，一时无语。琳琳看着周雨办公桌上的心理学书籍，周雨盯着琳琳手里的刑法教材，不约而同地笑了。

“你真的学了法律。”周雨说。

"你也真的学了心理学。"琳琳回应。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周雨开口了："这些年.....你还好吗？"

"挺好的。"琳琳说，"奶奶身体不错，我明年就要考研了，想考市检察院的研究生。"

"我也是。"周雨说，"明年准备考博士，继续研究*创伤治疗*。"

"陈明呢？"琳琳突然问。

"上个月假释了。"周雨的声音冷了下来，"不过他永远不能再当老师了，而且要定期接受心理评估。"

"那就好。"琳琳点点头。

"你呢？"周雨问，"有没有再遇到.....那样的人？"

"没有。"琳琳摇头，"我学会了保护自己。*而且，我现在能保护别人了。*"

周雨笑了，眼睛里有泪光："我就知道，你会成为一个好检察官。"

琳琳也笑了："我也知道，你会成为一个好心理医生。"

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两人中间的桌子上。琳琳突然想起五年前在中心公园的约定——"*你抓坏人，我治伤*。现在，她们都做到了。

"晚上一起吃饭吧？"周雨提议。

"好啊。"琳琳点头，"我知道一家不错的餐厅，离这里不远。"

两人起身走出办公室，并肩走在医院的走廊上。琳琳突然发现，自己不再害怕和周雨在一起了。那些曾经让她痛苦的回忆，现在变成了她们之间的纽带——*不是负担，而是力量*。

走到医院门口，周雨突然停下脚步："琳琳，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琳琳问。

"当年.....让你一个人面对那么多。"周雨说，"我应该和你一起的。"

"别说对不起。"琳琳握住周雨的手，"我们都做了最好的选择。*而且，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

周雨看着琳琳，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是啊，我们又在一起了。"

阳光照在她们相握的手上，温暖而明亮。

五年了，她们终于又走到了一起。

不是作为受害者，而是作为幸存者。

不是作为彼此的负担，而是作为彼此的力量。

她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当普通的人，如何普通地活着。

但她们也知道，她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的经历——*因为正是那些经历，让她们成为了今天的自己。*

她们会一起走下去，继续完成当年的约定：

 | *你抓坏人，我治伤。*

保护那些和她们一样，曾经在黑暗中挣扎的人。

让这个世界，因为她们的存在，变得更好一点。

最终状态

琳琳 (王琳琳)

- 法学院大四学生，即将考研到市检察院
- 与奶奶相依为命，生活稳定
- 积极参与校园法律援助活动，帮助受伤害的学生
- 与周雨重逢，重新建立联系

周雨 (周晓雨)

- 心理学硕士，市心理医院实习生
- 专注于创伤治疗研究，尤其是性侵幸存者的心理康复
- 定期参与公益心理咨询活动
- 与琳琳重逢，恢复友谊

小纤 (李小纤)

- 市立医院护士，工作稳定
- 与琳琳保持联系，偶尔聚会
- 依然关注青少年保护问题

陈明

- 获得假释，被限制从事教育行业
- 定期接受心理评估和社区矫正
- 社会声名狼藉，生活艰难

系统影响

- 市教育局加强了校园安全管理和师德师风建设
- 学校普遍建立了匿名举报渠道和心理辅导机制
- 社会对校园性侵问题的关注度显著提高
- 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开始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主题总结

五年的时间，足够让伤口结痂，让痛苦沉淀，让人们重新学会生活。但时间不会抹去记忆，也不会治愈所有的创伤。*真正的治愈，来自于面对过去的勇气，来自于彼此的支持，来自于对未来的希望。*

琳琳和周雨的故事，不是一个简单的"正义战胜邪恶"的童话。它是一个关于生存、关于救赎、关于成长的故事。它告诉我们：

-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不要放弃希望
- 即使遍体鳞伤，也依然可以重新站起来
- 即使曾经失去一切，也依然可以找到新的人生意义

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总有一些人，会和我们站在一起，陪我们度过最艰难的时光，一起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驯养》全文完)

《驯养》深度全景解析：一部关于权力、创伤与生存的黑暗诗篇

一、剧情架构：五幕悲剧的精密设计

第一幕：个体的沦陷（第1-7章）

1.1 坠落起点：裂缝中的萌芽

琳玲的堕落并非突然，而是在多重裂缝中缓慢生长：

- 家庭裂缝**：父母离异→父亲酗酒死亡→祖辈无力抚养，形成情感真空
- 经济裂缝**：低保家庭→偷窃行为→用身体换取物质成为潜在选项
- 发育裂缝**：初潮无知→性觉醒与羞耻感错位→网络色情填补认知空白

关键场景解析：

深夜1：14的数学复习时刻，手机蓝光照亮的不仅是函数题，还有那个弹窗里“被掰开的女性阴部”。琳玲的手指从犹豫到探入，完成的不只是首次自慰，更是**自我物化的启蒙仪式**——她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身体部位可以产生快感，更可以成为交易筹码。

1.2 捕食者入场：权力伪装成关爱

陈明的控制手段呈现精密的心理学应用：

- 需求识别**：发现琳玲对数学成绩的焦虑（升学压力）
- 边界试探**：从“补课”到“肢体接触”的渐进式突破
- 奖惩系统**：85分→口头表扬+轻度性接触；78分→皮带惩罚+羞辱话语
- 认知重构**：将性侵包装为“特殊辅导”，将顺从定义为“努力学习”

系统构建时刻：

“疼吗？”陈明在插入时问。
“疼……”琳玲啜泣。
“疼就记住，”他加快动作，“记住是谁在教你。”

这里的“教”是双关：既是数学教学，也是性调教。琳玲从此将**疼痛与知识获取**神经性地联结。

1.3 斯德哥尔摩的早期症状

第7章结尾，琳玲在日记中写：

“今天数学考了90分，陈老师摸了我的头。我下面湿了。”

这种反应不是“淫荡”，而是典型的**创伤性联结**：

- 施虐者给予的稀缺正面关注（摸头）**

- 与高强度生理刺激（性侵）反复配对
- 导致大脑将“被肯定”与“性兴奋”错误关联

第二幕：系统的扩张（第8-17章）

2.1 受害者的增殖机制

陈明不是随机寻找猎物，而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捕食系统：

A. 小纤的卷入：被动接受型

- **选择标准**：琳玲的同桌，性格内向，数学中等（可塑性强）
- **控制策略**：利用琳玲作为“示范样本”和“协助者”
- **心理摧毁**：让小纤目睹琳玲被侵犯→降低反抗阈值
- **关键场景**：小纤第一次被肛交时，陈明让琳玲在旁边看着并自慰

B. 李雪的加入：主动交易型

- **选择标准**：成绩差但外貌突出，已有性经验，物质欲望强
- **控制策略**：提供物质奖励（裙子、化妆品、现金）
- **权力幻觉**：让李雪感觉自己在“利用老师”而非“被利用”
- **论坛写作**：李雪在色情论坛的发帖是**炫耀性创伤适应**——通过将受害经历叙事化为“刺激冒险”，试图重掌心理主动权

2.2 周雨的登场：系统扰动者

周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拯救者”，而是**系统分析师兼改造工程师**：

A. 初始动机的多重性

- **表面动机**：为数学竞赛保送资格（需要陈明提分）
- **深层动机**：复仇前案施害者的未完成情结
- **隐性动机**：验证自己的“创伤幸存者理论”
- **她在日记中写**：

“实验编号：驯养-优化版
管理者：周雨
目标：将无序施害系统改造为有序交易系统
假设：可控的伤害 < 不可控的伤害”

B. 介入策略的四阶段

1. **观察期（第8-10章）**：建立行为数据库（性侵频率、时长、言语模式）
2. **谈判期（第11-13章）**：向陈明提供“风险管理方案”换取合作
3. **重构期（第14-16章）**：制定“训练计划表”，将性侵程序化
4. **掌控期（第17章）**：要求陈明服从她的指令，完成权力反转

C. 伦理悖论的展现

周雨在笔记本中的自我剖析：

“今天让琳玲多承受了15分钟肛交，但换来了陈明承诺的竞赛名额。成本效益分析：身体伤害增加23%，升学机会增加40%。符合优化原则。”

但我洗手时吐了。
数据不会吐，但我会。
我还是人，虽然正在学着不当人。”

2.3 腐败网络的浮现

张建国教导主任的登场揭示**系统性共谋**：

- 经济链条**：陈明每年“进贡”20万，张提供保护+分配竞赛名额给关系户
- 权力庇护**：当有家长质疑时，张以“师生恋幻想”为由压案
- 选拔腐败**：数学竞赛成为权钱交易平台，琳玲等人只是明面上的“优秀生”

第三幕：失控的博弈（第18-24章）

3.1 怀孕事件：生物性反噬

琳玲的怀孕不是意外，而是**系统必然的崩溃点**：

A. 陈明的生育幻想

“怀了就生，我养。”他在射精时说。
这不是承诺，而是**终极控制宣言**——用血缘纽带实现终身掌控。

B. 药流过程的多重象征

- 医疗黑市**：无证诊所反映受害者求助无门的现实
- 周雨的陪同**：从“系统管理者”回归“创伤同伴”
- “红豆”隐喻**：孕囊的形态被认知为“细胞团”而非“生命”，是**心理防御机制**的极端体现
- 红糖鸡蛋场景**：周雨为琳玲煮的这碗糖水，是全书**唯一一次纯粹的温情时刻**

3.2 李雪的反叛：系统漏洞爆发

李雪偷拍照片并威胁陈明，暴露系统的**内在矛盾**：

- 陈明的需求**：需要受害者“自愿”以维持心理平衡
- 李雪的逻辑**：如果这是交易，就该明码标价
- 权力博弈**：照片成为弱势方的临时武器
- 周雨的利用**：用5万元买下证据，同时“送走”不稳定因素

李雪的复杂性在于：

她不是简单的“坏女孩”，而是在**创伤中发展出极端实用主义生存策略**。她的论坛发帖《被数学老师开发后，我发现了真正的自己》中混杂着：

- 真实的性快感描述（疼痛转化出的兴奋）
- 虚构的权力叙事（“我在操控老师”）
- 隐晦的求救信号（文末的“有类似经历的姐妹私信我”）

3.3 酒店训练：最后的测试场

第27章的全天酒店“辅导”，是**控制系统的巅峰展示**：

时间结构解析：

- 8：00-9：30 数学真题（维持“正当性”外壳）

- 9: 30-11: 00 性训练（口交、肛交、录像）
- 11: 00-13: 00 午餐+午休（模拟“正常”师生相处）
- 14: 00-17: 00 惩罚教学（因考试失误而施加暴力）
- 17: 00-18: 00 告别性行为（陈明要去饭局前的“收尾”）

空间象征：

- 从筒子楼（私密、破败）→快捷酒店（公开、标准化）
- 反映陈明**控制自信的提升**，也预示**暴露风险的增加**

周雨的监控设备：

- 窃听器：录制证据
- 摄像头：为记者提供画面
- 防狼喷雾：最后的物理防线
- **这三件物品构成反抗的完整层级：记录→曝光→自卫**

第四幕：崩塌与清算（第25-32章）

4.1 警察介入：体制的迟到正义

王警官的提前行动打破周雨计划，但实现相同结果：

A. 王警官的个人动机

- 女儿疑似因校园性侵自杀（未破案）
- 将本案视为“赎罪机会”
- **他的台词**：“我女儿没等到的正义，我要还给这些女孩。”

B. 审讯场景的对比

- **琳玲的询问室**：温水、女警陪同、王警官的温和引导——**受害者中心原则**的体现
- **陈明的审讯室**：强光、证据突袭、法律术语压制——**打破施害者心理防御**
- **周雨的谈话**：在走廊长椅上，王警官说“你很聪明，但太年轻”——**对灰色正义者的复杂态度**

4.2 张建国的崩溃：保护伞瓦解

教导主任的招供揭示**教育腐败生态**：

供词节选：

“陈明每年给我20万，我帮他处理三件事：

1. 把质疑的家长调班或劝退
2. 竞赛名额留两个给她的‘特殊学生’
3. 如果有女生闹，就说她们‘勾引老师’，档案里写‘品行问题’

我不是最黑的。副校长收钱安排教师编制，教育科长卖学籍……这个系统，早就烂透了。”

系统性反思：

张建国不是天生恶人，而是在**腐败环境中逐渐异化**：

- 初始：拒绝过一次，被边缘化
- 第一次：收5万，帮亲戚孩子进重点班
- 第十次：收20万，压下性侵指控

- 他的堕落轨迹是制度性腐败的缩影

4.3 周雨的法律困境：灰色正义的代价

检察院的争议点：

- **非法使用警用设备罪**：摄像头、窃听器来源？
- **教唆作伪证罪**：是否指导琳玲夸大陈述？
- **盗窃罪**：转走陈明5万元给李雪
- **但也是**：未成年+重大立功（揭发保护伞网络）

王警官的辩护：

“如果我们只接受干净的举报者，那这个系统永远只保护会‘干净举报’的人。但大多数受害者，像周雨、像琳玲，她们已经脏了。是系统先把她们弄脏的。”

最终处理：不起诉，但需接受社区矫正+心理治疗。这体现了**司法的现实主义妥协**。

第五幕：余震与新生（第33-36章）

5.1 五年后的个体状态

琳玲（银行客户经理，28岁）：

- **婚姻选择**：丈夫是性功能障碍的工程师（潜意识安全需求）
- **职业成就**：用数学能力（陈明训练的副产品）在金融领域成功
- **母职矛盾**：给女儿取名“周晓”，是**创伤的纪念与转化**

1. “周”纪念周雨（创伤见证者）
2. “晓”寓意拂晓（新生希望）
3. **但也是**：将创伤记忆植入下一代生命

周雨（心理学研究生，26岁）：

- **专业选择**：临床心理学，专攻创伤后应激障碍
- **研究课题**：《性侵受害者的非典型适应策略：以“管理者”角色为例》
- **自我治疗**：研究自己的病例，**将自身创伤客体化为学术对象**
- **药物依赖**：舍曲林每日一片，失眠、噩梦持续

小纤（护士，27岁）：

- **职业象征**：在护理他人身体中，试图修复自己被玷污的身体认知
- **情感隔离**：养猫而非恋爱，**无法信任人类亲密关系**
- **地理逃离**：从北方到深圳，用距离切割过去

李雪（工厂出纳，26岁）：

- **生存策略**：用陈明的钱学会会计，实现阶层小幅提升
- **匿名捐款**：每月500元给受害者基金，是**未完成的道德救赎**
- **关系模式**：与离异同事同居不结婚，保持“可随时离开”状态

苏晴（公益律师，27岁）：

- **职业转型**：从“体制内好学生”到“体制批判者”
- **代理案件**：专接师生性侵案，尤其关注加害者“有背景”的案件

- **个人仪式**：每年清明祭拜疑似受害自杀女生，**用职业延续对死者的承诺**

5.2 同学会场景的深度解读

A. 琳玲带女儿出席的意义

- **展示**：我已“正常化”（婚姻、生育、职业）
- **隐藏**：女儿名字的秘密只有周雨懂
- **试探**：周雨对“周晓”的反应

B. 周晓要周雨抱的瞬间

这不是“血缘感应”，而是：

1. **幼儿对情绪张力的敏感**（感受到母亲与周雨间的特殊气场）
2. **周雨的肢体僵硬**：五年未接触亲密关系，包括儿童
3. **眼镜传递**：周晓玩周雨的眼镜，是**无意识的连接行为**——眼镜是周雨的“观察者面具”，孩子却把它当玩具

C. 最后对话的潜台词

琳玲：“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周雨：“我们需要时间。但……也许可以试试。”

这里的“朋友”不是一般友谊，而是：

- **创伤共同体**：共享他人无法理解的记忆
- **道德共谋关系**：共同参与过灰色地带的行动
- **相互救赎见证者**：彼此是对方“活下来”的证据

D. 出租车站的告别

周雨说：“我等你（来北京）。 ”

这不是客套，而是**延迟的承诺**：

- 现在无法相处（触发创伤）
- 但保留未来可能性（都在专业领域成长后）
- **“北京”象征中性空间**：既非故乡（创伤地），也非现居地（疗伤地）

5.3 结局的多重开放性

表层结局：恶人受惩，受害者幸存，系统被触动

深层结局：

1. **创伤未愈**：所有人仍需服药、做噩梦、回避触发点
2. **关系变形**：曾经的受害者联盟无法回归正常友谊
3. **代价持续**：周雨失去保送，琳玲终身污名，小纤情感障碍，李雪良心债务
4. **系统惯性**：教育腐败网络被打破，但新制度尚未建立

象征性结局：

- **周晓的睡眠**：新生儿在母亲怀里安睡，不知背负的名字之重
- **家门口的灯光**：琳玲关上门，“把黑暗关在门外”——但黑暗真的关得住吗？
- **周雨在夜色中的背影**：孤独的观察者继续观察，这次观察的是自己和同类的创伤

二、核心主题的学术化展开

主题一：权力微观物理学

福柯式分析在文本中的体现：

1. 规训权力的内化

- 陈明不需要时刻监视，女孩们已自我监控
- 琳玲的日记：“今天数学课走神了，晚上该主动要求惩罚”
- **成绩单成为规训表格**：分数对应不同的性服务等级

2. 抵抗的悖论

- 周雨的“管理”看似抵抗，实则**强化了系统的效率**
- 她让性侵“程序化”，减少了随机暴力，但**使之更可持续**
- **这是反抗还是共谋？** 文本不做判断，只呈现

3. 知识的权力化

- 数学知识成为性控制的媒介
- 周雨用心理学知识反控制
- **知识在这里从来不是中立的**，而是权力斗争的武器

主题二：创伤的代际传递与转化

1. 周雨的代际传递链

前案老师→周雨→陈明案→未来患者

她既是**创伤承受者**，也是**创伤传递中介**（教琳玲策略），将是**创伤治疗者**

2. 琳玲的生理-心理烙印

- 药流疤痕：身体上的永久标记
- 性反应扭曲：疼痛与快感的神经联结
- 命名行为：将创伤编码进女儿的名字
- **创伤不再只是记忆，而是物质性存在**

3. 创伤的创造性转化

- 小纤成为护士：**将受创的身体知识转化为照顾能力**
- 苏晴成为律师：**将无力感转化为制度性反抗**
- 周雨成为研究者：**将个人痛苦转化为学术对象**
- **创伤不是终点，而是某种畸形的起点**

主题三：伦理的灰色光谱

文本拒绝二元道德判断：

1. 陈明的复杂性

- 他是施害者，也是教育系统腐败的产物
- 他对琳玲有扭曲的“关爱”（巧克力、摸头）
- 他真心认为自己在“帮助”她们升学
- **邪恶与关怀可以并存**

2. 周雨的道德悖论

- 她减少伤害的方式是**更有效率地管理伤害**
- 她追求正义的手段是**违法的**
- 她救人的同时**利用人**（将琳玲设为“诱饵”）
- 她是**受害者-拯救者-加害者**的三位一体

3. 琳玲的妥协生存

- 用身体换分数是“贱”吗？在生存压力下呢？
- 参与侵害小纤是“恶”吗？在死亡威胁下呢？
- 嫁给性无能丈夫是“可悲”吗？在安全需求下呢？
- 文本问：在极端情境下，道德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三、文学技法的创新性运用

1. 数学思维的叙事渗透

- 用贝叶斯定理计算“陈明是强奸犯的概率”
- 用函数曲线描述“顺从度-警惕度”的最佳平衡点
- 用数据表格记录性侵的频率、时长、伤害等级
- 这不是点缀，而是世界观：**人物用数学理解人际关系

2. 身体书写的去色情化

范例对比：

传统色情描写：“他的巨物在她紧致的小穴中进出，她发出淫荡的呻吟”

本文描写：“肛交持续17分钟，肛裂出血量约5ml，琳玲在此期间完成三道数学选择题，正确率100%”

效果：

- 剥离性描写的感官刺激
- 凸显性行为的**暴力本质**和**工具性**
- 展示受害者如何发展**解离防御**（身体被侵犯，大脑在做题）

3. 多媒介文本拼贴

- 主线叙事（第三人称有限视角）
- 周雨的观察笔记（数据分析体）
- 李雪的论坛发帖（网络语言+创伤炫耀）
- 警方笔录（法律文书体）
- 琳玲的双重日记（伪装版vs真实版）
- 构成后现代式的创伤叙事：**真相是碎片化的，需读者拼合

4. 时间结构的创伤模拟

- 线性叙事中的**闪回断裂**（创伤记忆的侵入性）
- 五年跳跃的**记忆黑洞**（创伤后的解离期）
- 结局的**未完成感**（创伤没有“结局”，只有“带伤继续”）
- 形式模仿创伤心理的体验结构**

四、社会议题的深度触及

1. 校园性侵的系统性根源

文本揭示的链条：

经济差距（琳玲的贫困）→ 教育焦虑（分数至上）→ 权力不对等（师生关系）→ 监督失效（腐败网络）→ 文化污名（受害者有罪论）→ **系统性侵害成为可能**

2. 受害者反应的去污名化

文本呈现的多样态：

- 琳玲：性快感+斯德哥尔摩+最终反抗
- 小纤：解离+沉默+逃离
- 李雪：交易主义+利用系统+携款消失
- 周雨：复仇性干预+灰色手段+自我牺牲
- 没有“正确”的受害反应**

3. 正义实现的复杂性

文本质疑的假设：

- 假设一：举报就能解决问题（苏晴的受阻）
- 假设二：法律能提供干净正义（周雨的非法手段必要性）
- 假设三：惩罚加害者就能治愈受害者（五年后的持续创伤）
- 假设四：系统会因个案改变（结局暗示腐败网络的顽固性）

4. 创伤疗愈的现实主义

文本拒绝的套路：

- 拒绝“爱能治愈一切”（琳玲的婚姻是实用选择）
- 拒绝“时间能治愈一切”（五年后仍需药物）
- 拒绝“专业帮助能治愈一切”（周雨自己是心理学研究生仍受困）
- 疗愈是终身课题，不是可完成的任务**

五、争议性与突破性

可能引发争议的点：

1. 对受害者的“不完美”描写

- 琳玲的性快感反应
- 李雪的主动参与和获利
- 小纤的被动共谋（未帮助琳玲）
- 挑战“完美受害者”的政治正确

2. 对反抗手段的灰色描写

- 周雨的违法行为被部分正当化
- 王警官的程序违规被默许
- 质疑“干净反抗”的可能性

3. 对施害者的一定程度人性化

- 陈明的教学能力真实
- 他对琳玲的扭曲关怀
- 他最终崩溃的人性时刻
- 拒绝将施害者恶魔化

4. 结局的“非治愈性”

- 无人获得幸福
- 关系无法修复
- 创伤持续影响
- 挑战文学对“救赎结局”的期待

文学的突破性贡献：

1. 题材的深度开拓

- 超越单纯的“性侵揭露”，进入“系统分析”层面
- 将数学、心理学、法学等多学科视角融入叙事
- 创造“创伤现实主义”的亚类型

2. 人物塑造的复杂性

- 每个角色都是矛盾复合体
- 拒绝简单的道德归类
- 展现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变形光谱

3. 形式与内容的创新统一

- 用数字化叙事对应人物的数学思维
- 用碎片化结构模仿创伤记忆
- 用冰冷数据描写对抗情感煽情

4. 社会批判的深化

- 不满足于指责个人，直指制度性腐败
- 不满足于展示伤害，追问伤害的生产机制

- 不满足于呼吁正义，质疑正义的实现可能
-

六、终极问题与开放结局

文本留下的问题链：

1. 关于琳玲

- 她给女儿取名“周晓”，是爱还是自私？
- 她选择无性能力的丈夫，是治愈还是逃避？
- 她成为银行职员，是新生还是妥协？

2. 关于周雨

- 她研究自己的创伤，是疗愈还是自虐？
- 她与琳玲的未来关系，可能修复还是注定疏离？
- 她的心理学之路，会帮她还是困住她？

3. 关于系统

- 抓了陈明、张建国，系统就改变了吗？
- 媒体的报道，能持续推动改革吗？
- 苏晴的公益诉讼，能撼动结构吗？

4. 关于我们

- 如果我是琳玲，会在哪个节点不同？
- 如果我是周雨，会采用她的手段吗？
- 如果我是读者，希望看到怎样的结局？

开放性的真正含义：

这不是“作者没想好”的开放，而是**创伤本质的开放性**：

- 创伤没有“结束”，只有“带着它继续生活”
- 关系没有“修复”，只有“找到新的相处距离”
- 正义没有“实现”，只有“持续的斗争”
- 自我没有“找回”，只有“建构新的自我”

最终，这个文本不是提供答案的故事，而是制造问题的机器。

它强迫读者面对：

- 道德在生存压力下的变形
- 正义在现实约束下的妥协
- 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复杂
- 创伤在时间流逝中的顽固

而这些问题，可能比任何答案都重要。

七、作为文化现象的潜在影响

可能引发的讨论方向：

1. 教育领域的反思

- 师生权力关系的制度性约束
- 竞赛、保送等制度的腐败漏洞
- 校园性侵防范机制的有效性

2. 法律伦理的辩论

- 受害者非法取证的正当性边界
- 警方“钓鱼执法”在性侵案中的合理性
- 未成年从犯的刑罚与矫正平衡

3. 创伤叙事的范式转移

- 从“受害-救赎”到“受害-适应-带伤生存”
- 从“个体心理治疗”到“系统社会批判”
- 从“情感宣泄”到“理性分析”

4. 女性写作的边界拓展

- 女性欲望与受害经验的复杂交织
- 女性暴力（周雨的手段）的伦理位置
- 女性友谊在创伤中的变形与可能

作为文学作品的定位：

这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

- **一份创伤档案**：记录特定时空下的系统性侵害
- **一次思想实验**：测试道德在极端情境下的弹性
- **一种叙事治疗**：作者通过写作处理类似创伤（假设）
- **一场社会对话**：邀请读者进入艰难的伦理思考

它的价值不在提供慰藉，而在制造不适。

因为真正的改变，始于对不适的直面。

最终，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

如果你在她们的位置上，你会怎样？

而你的答案，无论是什么，都将是这个文本完成的最后一笔。

因为所有的故事，最终都是关于读者的故事。

《驯养》的全景解析到此结束，但它的回响，刚刚开始。